

冷廬醫話

上

1326

412.081
145
:(13(12)1



3 0466 5863 3

中國醫學大成第十三集

雜著類乙
醫話叢刊之一

冷
廬
醫
話
上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A254867

冷廬醫話提要

清陸以湑著。以湑字定圃。桐鄉人。先生前有冷廬雜識。刊印行世。識中所採醫學家言。正復不少。又著再續名醫類案十二卷。吾越何氏尙有鈔藏。至今尙未刊行。惟冷廬醫話五卷。烏程龐元澂於光緒二十三年刊行。其卷一。首論醫範。醫鑑。慎疾。保生。慎藥。求醫。診法。用藥。其卷二。論古人。今人。古書。今書。卷三。四。五。論病。則專以辨證爲主。凡述一證。必推究其虛實原委。而指摘醫家利弊。言多精鑿。自序謂據拾聞見。以自達其意之所欲云。噫。豈易言歟。余以醫話之尤裨於世也。爰爲重校。圈點付印。

冷廬醫話 提要

自序

管理至深。豈易言哉。抑自軒岐以來。代不乏人。既已詳且盡矣。又奚待言。矧余小子。學疏識庸。莫究要妙。不亦可已於言乎。雖然。言必窮乎理之奧。則誠不能以幾及。若惟據拾聞見。以自達其意之所欲云。又何必不言。於是涉獵之餘。隨筆載述。聊以自娛。意淺而辭瑣。殆所謂言之無文者歟。夫言之不能文。猶之可也。言而或悖於理。則言適足以招尤矣。是用不敢晦匿。求當代君子教正焉。

咸豐八年十二月陸以滌書於杭州學廨之冷廬

冷廬醫話 自序

冷廬醫話目錄

卷一

醫範	一
醫鑑	六
慎疾	一二
保生	一四
慎藥	一八
求醫	二五
診法	二八
脈	二八
用藥	三三

卷二

古人	一
今人	五
古書	一六
今書	二四
形體	一
中風	二
傷寒	三
陰症陽症	四
暑	六
暑風	八

霍亂轉筋	九
熱	一
熱入心胞	一三
疫	一四
痧	一七
瘧	一九
三陰瘧	二一
痢	二一
瀉	二四
疝	二四
咳嗽	二五
噎	二六
吐	二九
頭痛	二九

脅痛	三〇
腹痛	三〇
肝病	三一
七情	三一
不寐	三三

卷四

吐血	一
諸血	三
汗	四
疽	五
腫	五
消	七
傷食	七

卷五

冷廬醫話 目錄

邪祟	八
癘	九
耳	一一
目	一二
喉	一四
舌	一五
齒	一七
腿	一八
雜病	二〇
婦科	二二
胎產	二五
乳	二〇

幼科	一
痘	三
疳	四
外科	六
疔	一
鍼灸	二
藥品	二
食忌	七
酒	八
鴉片煙	九
雜方	〇
質正	六

冷廬醫話 目錄



冷廬醫話

清 桐鄉 陸以愷 定圃氏 著

鄞縣 曹赤電 炳章 圈點

卷一

醫範

徐氏醫統云。古醫十四科。中有脾胃科。而今亡之矣。道藏經中頗有是說。宋元以來。止用十三科。考醫政其一爲風科。次傷寒科。次大方脈科。次婦人胎產科。次鍼灸科。次咽喉口齒科。次瘡瘍科。卽科次正骨科。次金鏃科。次養生科。卽今修養家也。是次祝由科。經曰移精變氣者。可祝由也。而國朝亦惟取十三科而已。其脾胃一科終莫之續。類經云。醫術十三科曰大方脈曰婦人曰傷寒曰瘡瘍曰鍼灸曰眼曰口齒曰咽喉曰接骨曰金鏃曰按摩曰祝由。今按摩祝由失其傳。二說微不同。而太醫院所設十三科。則與類經之說同。詳見明史。余接近有專業耳科者。是又

在諸科之外矣。

錢塘名醫金潤。實瑩珂。治極難險症。從容處之。常云。古之名醫者。曰和曰緩。倉遠奚爲耶。此語可爲俗醫鍼砭。

五世之醫。北齊有徐之才。元有危亦林。國朝有陳治。華亭三世之醫。宋張杲。陳自明。倪維德。陸士龍爲最著。近代亦多世其業者。青浦北簪山何自元。至今已二十四世矣。

張子和云。古人以醫爲師。故醫之道行。今以醫譬奴。故醫之道廢。有志之士。恥而不學。病者亦不擇精粗。一概待之。常見官醫迎送長吏。馬前唱喏。真可羞也。由是博古通今者少。而師傳遂絕。吁。醫官馬前唱喏。乃以爲可羞乎。今之官趨承上司。可羞之端。更有甚於此者。而况於醫乎。山陰陳載庵爲其邑令。治病獲瘳。將薦之上司。使爲醫官於郡中。力辭。將著之勳籍。使棄醫而爲官。又力辭。此真過人遠矣。醫人每享高齡。約略數之。如魏華陀年百餘。吳普九十餘。晉葛洪八十一。北齊徐之才八十。北周姚僧垣八十五。許智莊八十。唐孫思邈百餘。甄權百三。孟詵九十三。宋錢乙八十二。金李慶嗣八十餘。成無己九十餘。元朱震亨七十八。明戴原禮

八十二。汪機七十七。張介賓七十八。近代徐靈胎大椿七十九。葉天士桂八十。蓋既精醫學。必能探性命之旨。審頤養之宜。而克葆天年也。

葉天士治金某患嘔吐者數年。用泄肝安胃藥年餘幾殆。徐靈胎診之。謂是蓄飲。爲製一方。病立已。見徐批臨薛生白治蔡輔宜夏日自外歸。一蹶不起。氣息奄然。口目皆閉。六脈俱沈。少。妾泣於傍。親朋議後事。謂是痰厥。不必書方。且以獨參湯灌。衆相顧莫敢決。有符姓者。常熟人。設醫肆於楓橋。因邀之入視。符曰。中暑也。參不可用。當服清散之劑。衆以二論相反。又相顧莫敢決。其塾師馮在田曰。吾聞六一散能祛暑邪。蓋先試之。皆以爲然。卽以葦管灌之。果漸蘇。符又投以解暑之劑。病卽霍然。見徐批臨夫葉薛爲一代良醫。猶不免有失。况其他乎。知醫之不可爲矣。然如符姓。素無名望。而能治良醫誤治之疾。則醫固不可爲而可爲也。

震澤吳曉鈺茂才。劍森言乾隆間。吳門大疫。郡設醫局以濟貧者。諸名醫日一造也。有更夫某者。身面浮腫。偏體作黃白色。詣局求治。薛生白先至。診其脈。揮之去。曰。水腫已劇。不治。病者出。而葉天士至。從肩輿中遙視之。曰。爾非更夫耶。此蕪驅蚊帶受毒所致。二劑可已。遂處方與之。薛爲之失色。因有掃葉莊踏雪齋之舉。二

人以盛名相軋。蓋由於此。其說得之。吳中醫者顧某。顧得之其師。其師蓋目擊云。徐靈胎名醫不可爲論。謂名醫聲價甚高。輕證不卽延治。必病勢危篤。醫皆束手。然後求之。於是望之甚切。責之甚重。若真能操人生死之權者。如知病之必死。示以死期而辭去。猶可免責。若猶有一綫生機。用輕劑以塞責。致病人萬無生理。則於心不安。用重劑以背城一戰。萬一有變。則謗議蜂起。前人誤治之責。盡歸一人。故名醫之治病。較之常醫倍難。此蓋現身說法。猶爲真名醫言也。若獲虛名之時。醫既無實學。又切貪心。凡來求診。無不診視。其以重幣招致者。臨證猶或詳慎。鄰近里閭之間。尋常酬應。惟求迅速了事。漫不經心。余昔一弟一子。皆爲名醫。誤藥而卒。弟以顛中秋節玩月眠遲次日惡寒發熱誤謂冒寒用桂枝葛根防風等味致內陷神昏不知實伏暑證也子實章內風證誤謂外風而用全蠍牛黃等味致由於匆匆診視。不暇細審病情也。是以爲名醫者。當自揣每日可診幾人。限以定數。苟逾此數。令就他醫。庶幾可從容診疾。盡心用藥。不至誤人性命。

揚州府志謂鄭重光之醫。克紹吳普。許叔微之脈。其不在滑壽下。江都縣志以入篤行傳。儀徵續志雖入方技。而但以泛辭譽之。太史公爲扁鵲司馬季主作傳。必詳述其技。蓋人以技傳。不詳其技。不如不錄其人也。此論最合著述之要。近代文

人爲醫家作傳。往往以虛辭稱揚。不能歷敘其治驗。卽敘治驗而不詳方案。皆未知紀述之體裁也。

王葑亭先生友亮。作葉天士小傳。謂年十二至十八。凡更十七師。聞某人善治某證。卽往執弟子禮甚恭。旣得其術。輒棄去。故能集衆美以成名。善哉。轉益多師是我師。藝之精不亦宜乎。

紹興府志載山陰金太常蘭之祖輅。精保嬰術。終身不計財利。不避寒暑。不先富後貧。越俗醫家多出入肩輿。輅年八十餘。猶步行。曰。吾欲使貧家子稍受半襁褓耳。又山陰孫燮和。志切救世。專精岐黃。就醫者不論貧富。詳審精密。檢閱方書。幾廢食寢。此皆可以爲醫者法也。

醫非博物。不能治疑難之症。略舉二事以證之。粵東呂某女。爲後母尹氏所忌。佯愛之。親爲濯衣。潛以樟木磨如粉。入米漿糊女衣袴。女服之。搔癢不止。全身浮突。酷類麻瘋。延醫療治。經年不瘳。問名者絕踵不至。將送入瘋林。呂不忍。復請名醫程某治之。程察脈辨色。見其面無濁痕。手搔肌膚不輟。曰。此必衣服有毒所致。令取其衣滌之。漿澄水底。色黃黑而味烈。程曰。樟屑春粉。壞人肌肉所致。此必爲浣

衣者所藥。非瘋也。棄其衣勿服。病自可已。如其言果然。呂詢得其情。遂出尹氏。肆東莞歐蘇醫樓。覽余戚王氏女。徧體紅癩。痛癢不已。飲食爲減。延醫視之。以爲瘡也。治數旬不愈。後延名醫張夢廬治之。審視再四。曰。此必爲壁蝨所咬。毋庸醫也。歸閱帳枕等。檢棄壁蝨無數。果得瘳。

醫鑑

臨海洪虞鄰南沙文集曰。余家有經紀人。勞苦嘔血數升。延醫視之。用川連。人參。大黃。余詰之曰。旣補矣。又瀉之何也。答曰。古方所制者。因穢血未淨。故瀉之。余曰。是速之死也。亟命勿藥。老米粥。厚滋味。令寢食數日。不一旬而強健如故。蓋勞苦之人。未嘗享有飲食之美。數晨夕之安。得此勝於良藥多矣。其愈也固宜。又有與夫素無疾。忽腰痛肚飽不食。醫進以大補藥。其夜腰痛益甚。腹大氣喘且死。翌日醫復視之曰。此中鬼箭也。藥物無所施。亟宜禳遣。余歎曰。奈何嫁罪於鬼哉。是中寒傷食者。飲以祛寒化食兩大劑。第三日其人擡轎如故。書之以告世之誤信庸醫者。余謂誤信庸醫。由於不諳方書。不能不求援於醫耳。所可恨者。爲醫而不深。

究醫理。強作解人。以致誤事而不自知也。

吳郡某醫。得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奉爲秘本。見其屢用麻黃湯。適治一女子熱病無汗。謂是足太陽表證。投以麻黃服之。汗出不止而殞。蓋南人少真傷寒。凡熱病無汗。以紫蘇、葱白、豆豉、薄荷等治之足矣。豈可泥古法乎。

朱子暮年脚氣發作。俞夢達薦醫士張修之診視云。須略攻治去其壅滯。方得氣脈流通。先生初難之。張執甚力。遂用其藥。初製黃耆、粟殼等服之。小效。遂用巴豆、三稜、莪朮等藥。覺氣快足輕。向時遇食多不下。膈之病皆去。繼而大腑又祕結。再服溫白丸數粒。臟腑通而泄瀉不止矣。黃芽、歲丹作大劑投之。皆不效。遂至大故。蔡九峰夢葬記詳載之。觀此知高年人治病。慎不可用攻藥也。

祥符縣醫生胡某。操技精良。當道皆慕名延致。都督某之女。與人私。偶感寒疾。招胡診之。胡謂此孕脈也。某曰。先生之言信乎。胡曰。非識之真。不敢妄言也。某乃呼女出。以刀剖其腹。視之信然。胡大駭。暈仆。良久始蘇。歸病數月即卒。胡之藝工矣。惜乎其不知顧忌也。

先祖秋哇公宰密縣時。以此事先
生祖母願太孀人。誣爲以信言之。

近世醫者。能讀內經鮮矣。更有妄引經語。致成笑端者。如治不得寐。引半夏秫米

湯覆杯則臥。云是厭勝之法。令病者服藥後。覆盞几上。謂可安臥。治脚疔。引膏梁之變。足生大疔。以爲確徵。不知足者能也。非專指足而言。又有治痺瘧證。以陰氣先傷。陽氣獨發。爲已任編之言。蓋未讀內經金匱。第見已任編有是語耳。疏陋若此。乃皆出於懸壺而知名者也。

醫貴專門。歛吳章侯太守端甫。攢花易簡良方中。勸行醫說。言之甚爲切至。特錄之。古法行醫。各有專科。近見懸壺之輩。往往明日出道。今日從師。脾書內外兩師傳授。甚至兼治痧痘咽喉。探其根底。一無擅長。不過取門數之多。以博錢財。抑知賦質有限。何能兼善。病者不知。恆被貽誤。曾見有人患風痧。醫視爲漆咬。而誤用清藥。又有患火焰疔者。醫視爲熱瘡。而誤用發散諸品。幾致不治。此皆不專門故也。可不慎哉。

蘇州曹某。狀修偉多髯。醫名著一時。而聲價自高。貧家延請。每不至。巨室某翁有女。待字閨中。因病遣僕延曹。僕素憎曹。給以女已出嫁。今孕數月矣。吳俗大家婦女避客。醫至則於牀幃中出手使診。曹按女脈。漫云是孕。翁大駭異。次日延醫至。使其子僞爲女診之。復云是孕。其子褰幃啓袴視之。曰我男也。而有孕乎。誣我猶

可。誣我妹不可恕也。叱僕毆之。并飲以糞。跪泣求免。乃薙其髻。以粉筆塗其面。縱之去。歸家謝客。半載不出。聲望頓衰。太湖濱瘍醫謝某。技精藥良。而居心貪譎。往往乘人之急。以爲利。鄰村某農母患疽。求治。以其貧拒之。疽潰遂死。某憤甚。謝有拳勇數十人。不能近。某持刀伏稻間。伺其出。突起刺其腰。謝以所製藥敷治。將痊。怒某之刺己也。亟愬之縣。循例擿驗。縣官揭其衣。用力重。衣開皮裂。冒風復潰。而卒。某按律抵罪。後遇赦得生。此二人醫術皆良。乃一則以傲敗名。一則以貪傷身。皆可爲戒。故並誌之。

徐靈胎慎疾芻言曰。少時見前輩老醫。必審貧富而後用藥。尤見居心長厚。況是時參價猶賤於今日二十倍。尙如此謹慎。卽此等存心。今日已不逮昔人矣。此言真可矜俗。近時所稱名醫。恆喜用新奇之藥。以炫其博。價值之昂不計也。甚至爲藥肆所餌。凡診富人疾。必入貴重之品。俾藥肆獲利。此尤可鄙。

揚州府志辨高郵州志稱袁體庵。案脈極捷。以爲醫之切脈。以審慎爲工。捷於案脈。乃市醫苟且之爲。班斷不如是云云。吁。今之醫者。鮮不以捷爲工。卽延醫者亦皆以捷爲能。盍深味此言。

南方有割螻螂子之術。小兒蒙其害。徐靈胎蘭臺執軌詳辨之謂即拓乳法用青片一分同研細篩如北方有割疔之術。婦人蒙其害。兼及小兒。吳鞠通溫病條辨內兩闕一日四五知。是字焉。有是病此皆庸俗偽造其名。而劣婦祕傳其技。藉以欺世圖利者。明識之人。慎勿爲其所惑。

吾人不能徧拯斯民疾苦。宜廣傳良方。庶幾稍盡利濟之心。每見得一祕方。深自隱匿。甚至藉以圖利。挾索重賞。殊堪鄙惡。唐白華祕發背方。遂遭虎厄。歛蔣紫垣祕解砒毒方。竟獲冥譴。可以爲鑑。

烏程鈕羹梅福厚。由中書歷官郎中。在都門十餘年。聲望翕然。咸豐八年三月。偶患風溫。惡寒自足而起。漸及四肢。身熱脈浮。舌胎白。醫謂是風寒。用柴胡、葛根、防風、蒼耳子等藥。遂至神昏躁厥。胎黃便結。更醫用石膏、大黃等藥。病益危篤。醫皆謂有名者而恃諳乃若此。更醫又用理陰煎、復脈湯等。卒不能救而歿。年僅五十有六。羹梅爲余舅氏。周愚堂先生之壻。好學敦品。氣度雍容。咸謂可享上壽而躋顯秩。乃爲庸醫所戕。亦可惜矣。余見風溫濕溫等證。凡用風藥升提。伏熱陷入心胞。無不神昏厥逆而斃。當此卽用清營湯。至寶丹、紫雪丹等。滯滌中宮。猶可挽回於萬一。使認

爲陽明經腑症。一誤再誤。則生路絕矣。

作事宜從容詳慎。爲醫尤甚。不特審病當然。卽立方亦不可欲速貽誤。杭州某醫治熱病。用犀角七分。誤書七錢。服藥後胸痛氣促而殞。病家將控之官。重賄乃已。某醫治暑症。用六一散。又用滑石。服之不效。大爲病家所詬。此皆由疏忽致咎也。治癰疽之法。不可輕用刀。破膿鍼疾之法。必先精究穴道。一或不慎。適以傷人。過事有可以爲鑑者。杭城有善者。設局延醫。以拯貧人。外科李某與焉。農夫某脚生癰。李開刀傷其大筋。遂成廢人。農夫家衆毆李幾斃。吾里有走方醫人治某哮喘。以鍼貫胸。傷其心。立時殞命。醫卽日遁去。

烏程周岷帆學士學源。才藻華美。咸豐九年。大考一等第二。由編修擢侍講學士。旋丁外艱。回籍十一年。避亂苕南。醫生瘡有年矣。因坐臥不便。就菱湖蕩醫費某治之。費謂可用藥攻去。予以三品一條鎗。大痛數日。患處潰爛翻花。復投以五虎散。藥用蜈蚣。蜚螳。全蠍等味。服後體疲神憤。遽卒。年僅四旬。往歲余館湖城。及寓京邸。恆與岷帆談藝論詩。昕夕忘倦。今聞其逝也。深恨庸醫之毒烈。無異寇盜。特書於此。以志恫焉。

是年余避難柳絲有鄰女陳桂姐手生癰毒亦爲費某開刀傷筋痛甚不能收口就余醫治得痊大抵近世瘍醫皆從外科正

宗治法專用霸功誤人
甚多學者當以爲戒

慎疾

王叔和傷寒論序例云。凡人有疾。不時卽治。隱忍冀瘥。以成痼疾。小兒女子。益以滋甚。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有不愈者。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藏。則難可制。徐靈胎醫學源流論云。凡人少有不適。必當卽時調治。斷不可忽爲小病。以致漸深。更不可勉強支持。使病更增。以貽無窮之害。余在台州時。同官王愚庵先生年五旬餘。患時感症。堅守不服藥。爲中醫之戒。遷延數日。邪熱內閉。神昏。家人延醫診治。無及而卒。又余戚秀水王氏子。年方幼穉。偶患身熱咳嗽。父母不以爲意。任其冒風嬉戲。飲食無忌。越日疹發不透。胸悶氣喘。癩症畢現。醫言熱邪爲風寒所遏。服藥不效而卒。此皆不卽調治所致也。真空寺僧。能治癰子元心疾。令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諸病如失。海鹽寺僧。能療一切勞傷。虛損吐血乾勞之症。此僧不知神農本草。黃帝內經。惟善於起居得宜。飲食消息。患者住彼寺中。三月半年。十愈八九。觀此知保身卻病之方。莫

要於怡養性真。慎調飲食。不得僅乞靈於藥餌也。

北方人所眠火坑。南方人用之。體質陰虛者。多深入火氣。每致生疾。吾邑張侯。坊孝廉維。留寓京師。久臥火坑。遂患咳嗽。醫者誤謂肺虛。投以五味子。五倍子等藥。竟至殞命。張貧而好學。品復端謹。中年不祿。士林惜之。

凡從高墜下而暈絕者。慎勿移動。俟其血氣復定而救之。有得生者。若張皇扶掖以擾亂之。百無一生。余戚沈氏之女。年甫十歲。從樓墮地。暈死。急延醫視之。曰。幸未移動。尚可望生。否則殆矣。乃以藥灌之。移時漸蘇而安。治跌損者。人尿煮熱洗之。灌之良。

讀續名醫類案。而知移動之禁。非獨墜跌者宜然也。備錄之。張子和治叟年六十餘。病熱厥頭痛。以其用湧藥時已一月間矣。加之以火。其人先利。年高身困。出門見日而仆。不知人。家人驚惶欲揉撲之。張曰。大不可擾。與西瓜涼水蜜雪。少頃而甦。蓋病人年高湧泄。則脈易亂。身體內有炎火。外有太陽。是以跌仆。若更擾之。便不救矣。汪石山治人卒厥暴死。不知人。先因微寒發熱。面色蒼黃。六脈沈弦而細。知爲中風久鬱所致。令一人緊抱。以口接其氣。徐以熱薑湯灌之。禁止喧鬧。移動。

則氣不返矣。有頃果甦。溫養半月而安。不特此症爲然。凡中風中氣中寒暴厥。俱不得妄動以斷其氣。內經明言氣復返則生。若不諳而擾亂。其氣不得復。以致夭枉者多矣。魏玉璜曰。遇卒暴病。病家醫士皆宜知此。蓋暴病多火。擾之則正氣散而死也。余女年十八。忽暴厥。家人不知此。羣集喧闐。又扶挾而徙之他所。致甦復絕。救無及矣。今錄張汪二案。五內猶摧傷也。

保生

蘇子瞻曰。傷生之事非一。而好色者必死。旨哉斯言。士大夫祿位旣隆。更思快心悅志。往往昵近房幃。講求方術。不知道適以自促其生。偶見野獲編所紀云。大司馬譚二華綸。受房術於陶仲文。時尙爲庶僚。行之而驗。又以授張江陵。尋致通顯。譚行之二十年。一夕御妓女而敗。時年甫逾六十。自揣不起。屬江陵慎之。張用譚術不已。日以枯瘠。亦不及下壽而終。夫譚張皆一代偉人。而猶縱慾殞身。可見色之身溺人也。自非脫然於情欲之私。而兼之卓守之堅。烏能不爲所害哉。凡人於情欲。最難割斷。觀宋李莊簡集中。客有見饋溫劑云。可壯元陽。因感而作。

詩。竊歎其淡泊之懷。堅定之守。爲不可及也。詩云。世人服煖藥。皆云壯元陽。元陽本無虧。藥石徒損傷。人生百歲期。南北隨炎涼。君看田野間。父老多康強。茅簷弄兒孫。春隴驅牛羊。何曾識丹劑。但喜秫黍香。伊余十年謫。日聞貴人亡。金丹不離口。非妙常在傍。真元日滲漏。滓穢留空腸。四大忽分離。一物不得將。歌喉變哀音。舞衣換綾裳。爐殘箭鏃砂。篋餘鹿角霜。拙哉此愚夫。取樂殊未央。我有出世法。亦如不死方。禦寒須布帛。欲飽資稻粱。牀頭酒一壺。膝上琴一張。興來或揮手。客至亦舉觴。滌硯臨清池。鈔書傍明窗。日用但如斯。便覺日月長。參苓性和平。扶衰固難忘。恃藥恣聲色。如人蓄豺狼。此理甚明白。吾言豈荒唐。書爲座右銘。聊以砭世盲。讀此可以見所養之純。宜其久居瘴鄉而神明不衰。克躋上壽也。士大夫能如公之守身。有不康強逢吉者乎。公又與蕭德超書云。張全真在會稽。搜求妙麗丹砂茸附。如啖魚肉。徒恣嗜慾耳。自謂享榮貴。得便宜。今爲一藜枯骨。有甚便宜。到這裏。便世尊諸大菩薩出來。也救不得。豈不哀哉。此可爲溺情燕私者當頭棒喝。養生家有行房禁忌日期。人每以爲迂而忽之。不知世間常有壯年得病暴亡。未始不由於此。至於合婚吉期。往往不避分至節氣。少年恣慾。隱乖陰陽之和。病根

或因之而伏。不可不留意也。

採戰之術。乃邪說也。孫真人千金方房中補益篇。詳房中之術。且謂能御十二女而不施瀉者。令人不老。有美色。若御九十三女而自固者。年萬歲。此等論說。疑是後人僞託。夫見色必動心。況交合之際。火隨慾煽。雖不施瀉。真精必因之而耗。安能延年。又治陽不起。壯陽道方。用原蠶蛾。蛇牀子。附子等味。以此示人。必將假熱藥以縱慾。而貽害無窮。曾謂濟物攝生如真人。而忍出此乎。男子破身遲。則精力強固。凡育子者。最防其知識早開。天真損耗。每至損身。當童蒙就傅之時。尤宜審擇儔侶。勿令比匪致傷。余族姪某。成童時。至親戚讀書。同塾六人。有沈氏子。年最長。導諸童以淫褻事。數年後。諸童病瘵死者三人。姪亦一病幾殆。又如俊僕韶婢。皆不宜使之相親。長洲陳公子甫婚而咯血。其母慮溺於燕婉。命居書室。一老奴一稚僮侍寢。老奴嗜酒。夜卽酣睡。公子遂與僮私。病轉增劇。比其母知之。則已沈痼。竟致不起。此所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可不鑑諸。沈氏子。余曾見之。屢應童。之殆。舊行報。

人至中年。每求延壽之術。有謂當絕慾者。有謂當服食補劑者。余謂修短有命。原

不可以強求。如必欲盡人事。則絕慾戒思慮。二者並重。而絕慾尤爲切要。至於服食補劑。當審氣體之宜。慎辨藥物。不可信成方。而或失之偏。轉受其害也。

盧子繇傷寒論疏鈔金鏗云。人不見風。龍不見石。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猶千祿者之不見害也。余爲續之曰。人不見風。龍不見石。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猶好色者之不見病也。蓋人能不爲財色所溺。則於保生之道。思過半矣。

行房忍精不泄。阻於中途。每致成疾。如內而淋濁。外而便毒等症。病者不自知。其由醫者鮮能察其故。用藥失宜。因而殞命者多矣。可不慎歟。

史記太倉公傳載其診疾二十有四。得之內者有七。而死不治者有四。其一因於飲酒且內。其一因於盛怒接內。其一因於得之內而復爲勞力事養生者。識此當知所戒矣。

嚔氣不得法。反足爲害。惟嚔津較易。亦甚有益。每日於閒暇時正坐閉目。以舌徧擾口中三十六次。津既盈滿。分作三次嚔下。嚔時喉中須以意送至丹田。此法行之久久。大可卻病延年。余表兄周荔園士煜。中年便血。誤服熱藥。遂成痼疾。身羸足痿。十載不痊。後乃屏棄方藥。專行此法。一年之後。諸恙悉愈。身體亦強健如初。

杭州郎二松十三歲患瘵垂危。聞某庵有道士功行甚高。往求治之。道士教以行八段錦法。謂能療疾。並可延年。遵而行之。三月後。病去若失。

張景岳稱其父壽峰公。每於五更嚔氣。因作噎。以提之。使吐。每月行吐法一二次。閱四十餘年。愈老愈健。壽至八旬以外。俞惺齋非之。以爲陽明胃脈下行爲順。若吐則上逆。頻吐理當損壽。何反益壽。殊未敢信。此說良是。夫古人汗吐下三法。皆治實證。若屬虛證。均非所宜。張壽峰以吐而得壽。必體質強健。或素有痰飲。乃藉吐以推蕩積垢。他人不得輕易效之。

慎藥

乩方之風。於今尤甚。神仙豈爲人治病。大率皆靈鬼耳。故有驗有不驗。余所目擊者。都門章子雅患寒熱。乩方用人參、黃耆、痰塞而殞。蕭山李儀軒老年足痿。乩方用附子、熟地、羌活、細辛等味。失血而亡。彼惑於是者。效則謂仙之靈。不效則謂其人當死。乃假手於仙以斃之也。噫。是尙可與言乎。

藥以養生。亦以傷生。服食者最宜慎之。秀水汪子黃孝廉同年。熏工詩善書。兼諳

醫術。道光乙未。余與同寓都城庫堆胡同。求其治病者踵相接。丙申正月。汪忽患身熱汗出。自以爲陽明熱邪。宜用石膏。服一劑。熱卽內陷。膚冷泄瀉神昏。三日遽卒。醫家謂本桂枝湯證。不當以石膏遏表邪也。嶧縣吳季軒明經鵬飛。司鐸太平。壬寅六月科試。天氣大熱。身弱事冗。感邪遂深。至秋仲疾作。初起惡寒發熱。病勢未甚。紹台習俗。病者皆飲薑湯。而不知感寒則宜。受暑則忌也。服二錢。暑邪愈熾。遂致不救。又有不辨藥品而致誤者。歸安陳龍光業外科。偶因齒痛。命媳煎石膏湯服之。誤用白砒。下咽腹卽痛。俄而大劇。詢知其誤。急飲糞清吐之。委頓數日始安。猶幸砒湯僅飲半瓊。以其味有異而舍之。否則殆矣。吾邑陳莊李氏子。夏月霍亂。延醫定方。有製半夏二錢。適藥肆人少。而購藥者衆。有新作夥者。誤以附子與之。服藥後腹卽大痛發狂。口中流血而卒。李歸咎於醫。醫謂藥不誤。必有他故。索視藥渣。則附子在焉。遂控藥肆於官。餽以金乃已。

世俗喜服熱補藥。如桂附鹿膠等。老人尤甚。以其能壯陽也。不知高年大半陰虧。服之必液耗水竭。反促壽命。余見因此致害者多矣。

禽蟲皆有智慧。如虎中藥箭而食青泥。野猪中藥箭食薺芎。雉被鷹傷貼地黃葉。

鼠中攀毒飲泥汁。蛛被蜂螫以蚯蚓糞掩其傷。又知嚙芋根以擦之。鵲之卵破以漏藥纏之。方書所載不可勝數。今人不辨藥味。一遇疾病。授命於庸醫之手。輕者重。重者致死。亦可哀已。

凡服補劑。當審氣體之所宜。不可偏一致害。葉天士景岳全書發揮云。沈赤文年二十。讀書明敏過人。父母愛之。將畢姻。合全鹿丸一料。少年四人分服。赤文於冬令服至春初。忽患暈身作痛。漸漸腹中塊痛。消瘦不食。渴喜冷飲。後服酒蒸大黃丸。下黑塊無數。用水浸之。胖如黑豆。始知爲全鹿丸所化。不數日熱極而死。同服三少年。一患喉痺。一患肛門毒。一患吐血咳嗽。皆死。此乃服熱藥之害也。葉天士醫驗錄云。黃朗令六月畏寒。身穿重棉皮袍。頭帶黑羊皮帽。喫飯則以火爐置牀前。飯起鍋熱極。人不能入口者。彼猶嫌冷。脈浮大遲。按之細如絲。此真火絕滅。陽氣全無之症也。方少年陽旺。不識何以至此。細究其由。乃知其父誤信人云。天麥二冬膏。後生常服最妙。遂將此二味熬膏。令早晚日服。勿斷。服之三年。一寒肺一寒腎。遂令寒性漸漬入臟。而陽氣寢微矣。是年春。漸發潮熱。醫投發散藥。熱不退。而汗出不止。漸惡寒。醫又投黃連。花粉。丹皮。地骨皮。百合。扁豆。貝母。鼈甲。姜朮。

之類。以致現症若此。乃爲定方。用人參八錢。附子三錢。肉桂炮薑各二錢。川椒五分。白朮二錢。黃耆三錢。茯苓一錢。當歸錢半。川芎七分。服八劑。去棉衣。食物仍畏冷。因以八味加減。另用硫黃爲製金液丹。計服百日而後全愈。此則服涼藥之害也。人之愛子者。可不鑑於此。而慎投補劑乎。

程杏軒治汪木工夏間寒熱嘔瀉自汗頭痛。他醫與疏表和中藥。嘔瀉止而發熱不退。汗多口渴。形倦懶言。舌胎微黃而潤。脈虛細。據經言脈虛身熱。得之傷暑。因用清暑益氣湯加減。服一劑。夜熱更甚。譫狂不安。次早復診。脈更細。舌胎色紫肉碎。凝有血痕。渴嗜飲冷。此必熱邪內伏未透。當舍脈從證。改用白虎湯加生地。丹皮。山梔。黃芩。竹葉。燈心。服藥後。週身汗出。譫狂雖定。神呆手足冰冷。按脈至骨不見。脈伏可與。蓋虛仙翁。闔目不省人事。知爲熱厥。舌胎形短而厚。滿舌俱起紫泡。大如葡萄。并有青黃黑綠雜色。罩於上。辭以不治。其母哀懇拯救。乃令取紫雪蜜調塗舌。前方加入犀角。黃連。元參以清熱。金汁。人中黃。銀花。萊豆以解毒。另用雲水煎藥。厥回脈出。舌泡消苔退。僅紫乾耳。再劑熱淨神清。舌色如常。是役也。程謂能審其陽證似陰於後。未能察其實證類虛於前。自咎學力未到。蓋以初用清暑益

氣湯之誤也。因思此湯最不可輕用。况因傷暑而脈虛。外見汗多口渴等症。則尤不當用也。

醫家以丸散治病。不可輕信而服之。吾里有患痞者。求治於湖州某醫。醫授丸藥服之。痞病愈而變腹脹以死。又有嬰兒驚風。延某醫治之。灌以末藥不計數。驚風愈而人遂癡。至長不愈。其藥多用硃砂故也。

世人喜服參朮。虛者固得益。實症適足為害。蘇州某官之母。偶傷於食。又感風邪。身熱不食。醫者以其年高體虛。發散藥中雜參朮投之。病轉危殆。其內姪某知醫。適從他方至。診其脈。且詢起病之由。曰。右脈沈數有力。體雖憊而神氣自清。此因傷食之後。為補藥所誤。當以峻藥下之。乃用大黃、檳榔、厚朴、萊菔子之屬。一劑病如故。衆疑其謬。某謂藥力未到。復投二劑。泄去積滯無算。病遂瘳。此可為浪服補藥之鑑。

世俗每謂單方外治者。非比內服。可放膽用之。不知亦有被害者。續名醫類案云。一僧患瘡疥。自用雄黃艾葉燃於被中熏之。翌日徧體潰腫。皮破水出。飲食不入。投以解毒不應而死。蓋毒藥熏入腹內而散真氣。其禍如此。又云。余舉家生瘡。家

人亦用此方熏之。瘡不愈。未幾鬢兒出痘。症極凶。藥不能下咽而歿。殆亦受其毒耳。竊意所患瘡。當是熱毒。以熱攻熱。毒乃益熾。故凡用藥。先宜審明陰陽虛實。不得謂外治無害而漫試之。

身軀肥瘦。何關利害。而隨郡王子隆體肥。乃服蘆茹丸以消。名位升沈。何與榮辱。寇萊公望得相。乃服地黃兼餌萊菔。推之服金丹以求仙。反促其壽。餌春藥以求子。轉傷其生。皆逐末忘本者也。

鄱陽名醫周順。謂古方不可妄用。如聖惠千金。外臺祕要。所論病原脈症。及鍼灸法。皆不可廢。然處方分劑。與今大異。不深究其旨者。謹勿妄用。有人得目疾。用古方治之。目遂突出。又有婦人產病。用外臺祕要坐導方。反得惡露之疾。終身不瘥。余謂古方固勿妄用。近世所傳單方。尤當慎擇用之。朱子藩眉極少。方士令服末子藥六七釐。眉可卽生。戒以服藥後須避風。服之夕卽有汗。偶值賊至。乃出庭除。及歸寢。大汗不能止。幾至亡陽。後竟不壽。見浙版湖州胡氏子患水腫。服藥不效。有教以黑魚一尾。入綠礬腹中。燒灰服之。服後腹大痛遽死。夫古方單方。用之得當。爲效甚速。但當審病症之所宜。且勿用峻厲之藥。庶幾有利而無弊耳。

士大夫不知醫。遇疾每爲俗工所誤。又有喜談醫事。研究不精。孟浪服藥。以自誤。如蘇文忠公事。可惋歎焉。建中靖國元年。公自海外歸。年六十六。渡江至儀真。巖舟東海亭下。登金山妙高臺時。公決意歸。毘陵。復同米元章遊西山。道暑。南窗松竹下。時方酷暑。公久在海外。覺舟中熱不可堪。夜輒露坐。復飲冷過度。中夜暴下。至旦。憊甚。食黃耆粥。覺稍適。會元章約明日爲筵。俄瘴毒大作。暴下不止。自是胸膈作脹。卻飲食。夜不能寐。十一日發儀真。十四日疾稍增。十五日熱毒轉甚。諸藥盡卻。以參苓淪湯而氣寢止。遂不安枕蓆。公與錢濟明書云。某一夜發熱不可言。齒間出血如蚯蚓者無數。迨曉乃止。困憊之甚。細察病狀。專是熱毒根源不淺。當用清涼藥。已令人參。茯苓。麥門冬。三味煮濃汁。渴卽少啜之。餘藥皆罷也。莊生聞在宥天下。未聞治天下也。三物可謂在宥矣。此而不愈。則天也。非吾過也。二十一日。竟有生意。二十五日疾革。二十七日。上燥下寒。氣不能支。二十八日。公薨。余按病暑飲冷暴下。不宜服黃耆。迨誤服之。胸脹熱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參。麥門冬。噫。此豈非爲補藥所誤耶。近見侯官林孝廉昌彝射鷹詩話云。公嘗暴下之。益氣湯或五苓散或冷香引子及二陳湯或治中皆可。選用既服黃耆。齋邪已內。隨胸作脹。以爲瘴氣大作。誤之甚矣。瘴毒亦非黃耆。齋所可解。後乃牙齦出血。係

前失調達之劑。暑邪內干胃腑。宜甘露飲。犀角地黃主之。乃又服麥冬飲子。及人參茯苓麥門冬三物藥。不對症。以致傷生。竊爲公惜之。云云。余謂甘露飲。犀角地黃。揚用之。此病固當至。桂附等味。公之熱毒如是之甚。亦不可用也。

用藥最忌夾雜。一方中有一二味。卽難見功。戊午季春。余自武林旋里。舟子陳姓。病溫。壯熱無汗。七日不食。口渴胸痞。咳嗽頭痛。脈數。右甚於左。杭醫定方。用連翹。瓜蒌皮。牛蒡子。冬桑葉。苦杏仁。黑山梔。象貝。竹葉。蘆根。藥皆中病。惜多羚羊角。枳殼。二味。服一劑。病不減。胸口悶。熱轉甚。求余診治。余爲去羚羊角。枳殼。加淡豆豉。薄荷。服一劑。汗出徧體。卽身涼能食。復去淡豆豉。牛蒡子。加天花粉。二劑全愈。因思俗治溫熱病。動手卽用羚羊角。犀角。邪本在肺胃。乃轉引之入肝心。輕病致重。職是故耳。

陶穀清異錄云。昌黎公愈。晚年頗親脂粉。故事服食。用硫黃末攪粥飯。啖雞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隻焉。始亦見功。終致絕命。以牯按白樂天詩中。退之服硫黃句。昔人已辨其非昌黎公。陶氏此說。未必可信。然亦足徵服食之當謹也。

求醫

漢郭玉曰。貴者處尊高。以臨臣。臣懷怖懼。以承之。其爲療也。有四難焉。自用意而不任臣。一難也。將身不謹。二難也。骨節不彊。不能藥。三難也。好逸惡勞。四難也。夫玉爲一代良工。而猶若此。矧在中醫。使臨以威嚴。必畏慄失措。而診治有誤矣。薛立齋醫案云。一穩婆止有一女。分娩時。巡街御史適行牌取視其室。分娩女因驚嚇。未產而死。後見御史以威顏分付。迨視產母。胎雖順而顧偏在一邊。以致難產。因畏其威。不敢施手。由是母子俱不能救。卽此推之。凡求醫治病。斷不可恃勢分之尊也。

凡病不能自治。必求治於醫者。而其要則有四焉。一曰擇人必嚴。醫者之品學不同。必取心地誠謹。術業精能者。庶可奏功。一曰說症必詳。脈理淵微。知之者鮮。惟問可究病情。乃醫之自以爲是者。往往厭人瑣語。而病家亦不能詳述。此大誤也。故凡求醫診治。必細述病源。勿憚其煩。一曰察藥必慎。藥之僞者不必論。卽尋常品味。肆中人粗心。往往以他物攙溷。必親自檢視。方免舛誤。至炮煎諸法。亦宜精審。服之。斯可獲效。一曰錄方必勤心。俗於醫者所定之方。服藥旣訖。隨手棄擲。余謂宜彙錄一冊。以備檢閱。此不過舉手之勞耳。有心人見之。則上工之治驗。固可

採以示法。中工之方案。亦可因以徵學識之淺深。品詣之高下。而定其取舍矣。錢塘縣志方伎傳。沈好問精小兒醫。尤善治痘。江魯陶子一歲。痘止三顆。見額上耳後。脣傍。好問曰。兒痘部位。心腎脾三經逆傳。土尅水。水尅火。宜攻不宜補。攻則毒散。補則臟腑相戕。治至十四日。痘明潤將成矣。好問曰。以石膏治之。恐胃土傷腎水。俗醫憐兒小。謬投以參。好問見之。驚曰。服參耶。不能過二十一日矣。兒卒死。夫治痘已有成效。竟爲庸醫所誤。由於恆情皆畏攻而喜補也。此亦可爲任醫不專之戒。

贈醫詩鮮有佳者。近閱臨川李小湖回卿。聯秀好雲樓初集中。有贈醫士費晉卿明經詩。語殊警惕。咸豐中。回卿督學江蘇。知江蘇有二名醫。一爲陽湖吳仲山。斐融居印墅。一爲武進費晉卿伯雄。居孟河城。遂並訪之。吳以回卿未有子。投補劑爲嗣育計。費謂回卿肝陽過旺。心腎兩虧。投以養心平肝之劑。回卿主費說。因贈以詩云。儒林與文苑。千秋照簡編。豈無藝術傳。別表冠世賢。華陀許穎宗。婦孺驚若仙。本草三千味。難經八十篇。格致卽聖學。名與精神傳。況用拯危殆。能奪造化權。活人較良相。未知誰後先。莘渭不巷遇。隻手難回天。孟城一匹夫。所值蒙生全。

日濟什百人。功德歲萬千。大哉農軒業。託始堯舜前。

診法

寇宗奭云。凡看婦人病。入門先問經期。張子和云。凡看婦病。當先問娠。又云。凡治婦病。不可輕用破氣行血之藥。恐有娠在疑似間也。彭用先云。凡看產後病。須問惡露多少有無。此婦科要訣也。沈芊綠云。嬰兒臟氣未全。不勝藥力。周歲內非重症。勿輕易投藥。須酌法治之。卽兩三歲內。形氣畢竟嫩弱。用藥不可太猛。峻攻峻補。反受藥累。此幼科之要訣也。王洪緒云。癰與疽截然兩途。紅腫爲癰。治宜涼解。白陷爲疽。治宜溫消。又云。惟疔用刺。其餘概不輕用刀鍼。并禁升降痛爛二藥。此外科要訣也。

傷寒論六經提綱。大半是憑乎問者。至如少陽病。口苦咽乾目眩。及小柴胡湯症。往來寒熱。胸脅苦滿。默默不欲飲食。心煩喜嘔等。則皆因問而知。此孫真人所以未診先問也。

脈

大腸脈候左寸。小腸脈候右寸。此脈訣之言也。自滑伯仁候大小腸於兩尺。李士材稱爲千古隻眼。後人遂皆信之。余考汪石山脈訣刊誤。辨正叔和之說甚多。而獨於左寸候心小腸。右寸候肺大腸。未嘗以爲非。謂以腑配臟。二經脈相接。故同一部也。又昌邑黃坤載元御。謂脈氣上行者。病見於上。脈氣下行者。病見於下。手之三陽。從手走頭。大小腸位居至下。而脈則行於至上。故與心肺同候於兩寸。其說亦精。可正滑說之誤。

楊仁齋謂脈沈細。沈遲。沈小。沈濇。沈微之類。皆爲陰。沈滑。沈數。沈實。沈大之類。皆爲陽。一或誤施。死生反掌。余謂亦有不盡然者。按名醫類案。火熱門。壺仙翁治風熱不解。兩手脈俱伏。時瘟疫大行。他醫謂陽證見陰不治。欲用陽毒升麻湯升提之。翁曰。此風熱之極。火盛則伏。非時疫也。升之則死矣。投連翹涼膈之劑。一服而解。又按脈訣歌。謂傷寒一手脈伏曰單伏。兩手曰雙伏。不可以陽證見陰爲診。乃火邪內鬱。不得發越。陽極似陰。故脈伏。必有大汗而解。時證見此脈不少。習醫者宜審之。不可專主楊氏之說而爲所誤也。

仲景傷寒論。結胸熱實。脈沈而緊。心下痛。按之石鞮者。大陷胸湯主之。金匱論寒

痲繞臍痛。若發則白津出。手足厥冷。其脈沈緊者。大烏頭煎主之。同一沈緊之脈。一則屬熱。一則屬寒。然則臨證者。豈可專憑脈乎。

上海縣志藝術門載姚蒙善醫。尤精太素脈。鄒來學巡撫召之視疾。姚曰。公根器上別有一竅出汗水。鄒大驚曰。此余秘疾。汝何由知。姚曰。以脈得之。左關滑而緩。肝第四葉有漏通下故也。鄒求藥。曰。不須藥。到南京便愈。以手策之曰。今是初七。約十二日可到。鄒卽行。果十二日晨抵南京而卒。夫預決死期。脈理精者能之。至因關脈之滑而緩。知其有漏通下。恐無是事也。志書好爲誇張之辭。往往若是。李東璧奇經考云。凡八脈不拘制於十二正經。無表裏配合。故謂之奇。蓋正經猶夫溝渠。奇經猶夫湖澤。正經之脈隆盛。則溢於奇經。故秦越人比之天雨降下。溝渠溢滿。霧霈妄行。流於湖澤。按此則奇字當讀作奇耦之奇。無表裏有讀作奇正之奇者。非也。

脈象虛實疑似之間。最難審察。葉思蘭治一產婦醫案有云。凡診脈遇極大極微者。最宜斟酌。如極大而無力。須防陽氣浮散於外。如極微之脈。久久尋而得之。於指稍稍加力。按之至骨愈堅牢者。不可認作虛寒。今此症六部皆無脈。尺後則實。

數有力。所謂伏匿脈也。陽匿於下。亢之極矣。豈可泥於產後禁用寒涼哉。其辨別脈象。至爲精細。爲醫者。當熟復其言。

鬼祟之脈。忽大忽小。忽數忽遲。蟲症之脈。乍大乍小。蓋皆無一定之形也。至若氣鬱痰壅之症。每因脈道不利。遲數不調。最宜審察。虛者此脈。亦有至數不齊者。汪石山醫案。一人患泄精。脈或浮濡而駛。或沉弱而緩。汪曰。脈之不常。虛之故也。用人參爲君。加至五錢而病愈。

脈有六陰。亦有反關。診病者。均宜詳審。吳郡某醫有聲於時。一達官新納姬人。忽患心痛。痰湧手厥。某診其兩手無脈。辭不治。易醫診脈。知是反關。一劑而愈。某之名望頓減。

明王文恪公震澤長語云。徐文定公爲詹事時。至蘇城。聞王時勉明醫也。令診之。時勉旣診。以公脈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脈素有異。時勉曰。如是無妨。然則脈又有歇至而非爲病。臨症者。可不詳察乎。錢塘梁氏玉繩曾記。謂近有人祇一手有脈。一手無脈。此理殊不可曉。此又臨症者所當知也。

汪石山醫案載。王宜人產後因沐浴。發熱嘔惡。渴欲飲冷水瓜果。謔語若狂。飲食

不進。體豐厚不受補。醫用清涼。熱增劇。石山診之。六脈浮大洪數。曰。產後暴損氣血。孤陽外浮。內真寒而外假熱。宜大補氣血。與八珍湯加炮薑八分。熱減大半。病人自知素不宜參耆。不肯再服。過一日復大熱如火。復與前劑。潛加參耆炮薑。連進二三服。熱退身涼而愈。此段病情脈象。無一可以用溫補者。醫安得不用清涼。迨服清涼而熱增劇。始知其當用溫補。然非如狂之有膽識。亦不能毅然用之。再其脈雖浮大洪數。而按之必無力。與葉思蘭所云見前相合。此可於言外得之。元和江良庭聲論語。喚質謂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自牖執手。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其說未經人道。然禮記疏有夫子脈訣之說。則江說亦自有因。况疾爲子之所慎。豈慢以任之醫人。而不究其理乎。或謂孔子既知醫。何以康子饋藥而曰未達。余曰。藥當是丸散之類。不知其爲何物。卽知之而莫辨其種之善否。故曰未達。不敢嘗。

魏書術藝列傳。顯祖欲驗徐審之所能。置諸病人於幕中。使審隔而脈之。深得病情。兼知色候。後高祖疾大漸。審診治有驗。酬賚甚渥。下詔有誠術兩輪。忠妙俱至之語。其藝可謂精矣。乃文詔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所逐。化爲龍而繞后。后

寤而驚悸。遂成心疾。王顯診脈云。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而審則謂是微風入臟。宜進湯加鍼。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醫道真不易言也。

脈數時一止爲促。促主熱。然亦有因於寒者。如傷寒脈促。手足厥逆。可灸之。注家謂真陽之氣本動。爲寒所迫。則數而促也。脈緩時一止爲結。主寒。然亦有因於熱者。如太陽病身黃。脈沈結。少腹鞭。小便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注家謂濕熱相搏。脈緩爲濕。所以裏濕之脈。當見沈結也。觀此益知臨症者。不可專憑脈矣。

用藥

徐之才十劑。宣、通、補、洩、輕、重、滑、瀉、燥、濕。王好古補二種。曰寒可去熱。大黃、芒硝之屬是也。熱可去寒。附子、官桂之屬是也。藥之用已無遺。心印紺珠經。標十八劑之目。曰輕、解、清、緩、寒、調、甘、火、暑、淡、濕、奪、補、平、榮、瀉、溫、和。則繁而寡要矣。

鄭康成周官疾。醫注五穀。麻、黍、稷、麥、豆。素問以麥、黍、稷、稻、豆爲五穀。分屬心、肝、脾、肺、腎。治病當從之。程杏軒醫案輯錄。治胸脘脹痛。泛泛欲嘔。食麵尙安。稍飲米湯。

腕中卽覺不爽。謂肝之穀爲麥。胃弱故米不安。肝強故麥可受。當用安胃制肝法。此得內經之旨者也。

名家治病。往往於衆人所用方中。加一藥味。卽可獲效。如宋徽宗食冰太過。患脾疾。楊吉老進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屢矣。楊曰。疾因食冰。請以冰煎此藥。是治受病之源也。果愈。杜清碧病腦疽。自服防風通聖散。數四不愈。朱丹溪視之曰。何不以酒製之。清碧乃悟。服不盡劑而愈。張養正治聞教論羸疾。吳醫皆用三白湯無效。張投熟附二三片。煎服卽瘥。繆仲淳治王官壽遺精。聞婦人聲卽泄。瘡甚欲死。醫者告術窮。繆之門人以遠志爲君。蓮鬚、石蓮子爲臣。龍齒、茯神、沙苑、蒺藜、牡蠣爲佐使。丸服稍止。然終不斷。繆加鱉膠一味。不終劑卽愈。葉天士治難產。衆醫用催生藥不驗。是日適立秋。葉加梧桐葉一片。藥下咽卽產。嘉定何弁伯患嘔吐。醫用二妙丸不效。徐靈胎爲加茶子四兩。煎湯服之。遂愈。因其病茶積。故用此爲引症藥。略識數條。以見治病者。必察理精而運機敏。始能奏捷功也。

鄒潤庵治一人。暑月煩滿。以藥搐鼻不得。噉悶極。遂取藥四五錢匕。服之。煩滿益甚。昏不知人。不能言語。蓋以藥中有生半夏。生南星等物也。鄒謂南星半夏之毒。

須薑汁乃解。盛暑煩懣，為可更服薑汁，勢必以甘草解之。但其味極甘，少用則毒氣不解。服至一二錢，即不能更多。因以甘草一觔蒸露飲之。飲盡而病退。凡病者畏藥氣之烈，惡藥味之重，皆可仿用此法。陳載庵嘗治一人，熱甚喉痛，用甘草、桔梗、連翹、馬勃、牛蒡、射干、元參等味。其人生平飲藥即嘔，堅不肯服而病劇，又不能不進藥。乃令以藥煎露，飲二十餘碗而全愈。

許允宗治王太后病風，不能言，以防風、黃耆煎湯數斛，置牀下熏蒸，使口鼻俱受。此夕便得語。陸嚴治徐氏婦產後血悶暴死，胸膈微熱，用紅花數十觔，大鍋煮湯，盛木桶，令病者寢其上熏之。湯氣微復進之，遂得甦。此善師古法者也。李玉治痿，謂病在表而深，非小劑能愈。乃熬藥二鍋，傾缸內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藥澆之。踰時汗大出立愈。則又即其法而變化之。醫而若此，與道大適矣。

吳人畏服重藥。馬元儀預用麻黃浸豆發蘖，凡遇應用麻黃者，方書大黃、豆卷，俾病家無所疑懼。當時治病皆於醫家取藥。徐靈胎治張某病，當用大黃，恐其不服，詭言以雪蝦蟆配藥製丸，與服得瘥。可想見良工心苦，非拘方之士所能及也。

病有因偏嗜食物而成者，非詳問得之，奚由奏效。前人治驗，略誌數則，以資玩索。

朱丹溪治叔祖泄瀉。脈濇而帶弦。詢知喜食鯉魚。以茱萸、陳皮、生薑、砂糖等藥探吐膠痰而瀉止。林學士面色頰青。形體瘦削。夜多驚悸。杜某詢知喜食海蛤味鹹。故心血衰。令多服生津液藥而病愈。富商患腹脹。百藥無效。反加胃嘔。食減。疴羸。一草澤醫詢知夏多食冰浸瓜果。取涼太過。脾氣受寒。醫復用寒涼。重傷胃氣。以丁香、木香、官桂健脾和胃。肺氣下行。由是病除。趙尹好食生米而生蟲。憔悴萎黃。不思飲食。用蒼朮米泔水浸一夜。剉焙末。蒸餅丸。米湯下而愈。吳孚先治長夏無故四肢厥冷。神昏不語。問之曾食豬肺。乃令以款冬花二兩煎湯灌之而痊。蓋所食乃瘟豬肺也。沈繹治肅王嗜乳酪獲疾。飲濃茶數椀。蕩滌膈中而愈。薛立齋治一老人似痢非痢。胸膈不寬。用痰痢等藥不效。詢知素以酒乳同飲。爲得酸則凝結。得苦則行散。遂以茶茗爲丸。時用清茶送三五十九。不數服而瘥。吳廷紹治馮延己胸中痛。詢知平日多食山鷄、鷓鴣。投以甘草湯而愈。楊吉老治楊立之喉痛潰爛。飲食不進。詢知平日多食鷓鴣肉。令食生薑一片。覺香味異常。漸加至半觔餘。喉痛頓消。飲食如故。梁新治富商暴亡。謂是食毒。詢知好食竹鷄。令搗薑搯汁折齒灌之而甦。某醫治一婦面生黑斑數點。日久滿面俱黑。詢知日食班鳩。用生

薑一觔切碎研汁。將滓焙乾。卻用生薑煮汁糊丸食之。一月平復。蓋山鷄、鷓鴣、竹鷄、班鳩皆食半夏。故以解其毒也。沈宗常治廬陵人脹而喘。三日食不下咽。視脈無他。問知近食羊脂。曰。脂冷則凝。溫熨之所及也。溫之得利而愈。

治痼病宿病有不能不速愈者。如朱丹溪治虛損瘦甚。右脅下痛。四肢軟弱。用二陳湯加白芥子、枳實、薑炒黃連、竹瀝。八十貼而安。祝仲寧治脚膝痺痛。服清燥湯百劑而愈。此類甚多。當初服數劑時。必不見效。非信任之深。誰能耐久乎。吁。世之延醫治病。往往求其速效。更易醫者。雜投方藥。而病轉增劇。蓋比比然矣。

袁隨園作徐靈胎先生傳有云。張雨村兒生無皮。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此蓋有所本也。元危亦林得效方。生子無皮。速用白早米粉乾撲。候生皮方止。明葛可久治舟人生子身無全膚。令就岸畔作一坎置其中。以細土隔衾覆之。且戒勿動。久之生膚。蓋其母懷妊舟中。久不登岸。失受土氣故也。徐參用二法而得效。洵乎醫之貴博覽也。

治婦人肝症。每用疏泄攻伐之藥。而不知陰受其傷。治小兒驚風。每用香竄鎮重之劑。而不知隱貽之害。治肝莫善於高鼓峰之滋水法。治風莫善於吳鞠通之解

不進。體豐厚不受補。醫用清涼。熱增劇。石山診之。六脈浮大洪數。曰。產後暴損氣血。孤陽外浮。內真寒而外假熱。宜大補氣血。與八珍湯加炮薑八分。熱減大半。病人有知素不宜參耆。不肯再服。過一日復大熱如火。復與前劑。潛加參耆炮薑。連進二三服。熱退身涼而愈。此段病情脈象。無一可以用溫補者。醫安得不用清涼。迨服清涼而熱增劇。始知其當用溫補。然非如狂之有膽識。亦不能毅然用之。再其脈雖浮大洪數。而按之必無力。與葉思蘭所云見前相合。此可於言外得之。元和江良庭聲論語。堦質謂孔子聖無不通。焉有不知醫者。自牖執手。切其脈也。既切脈而知其疾不治。故曰。亡之命矣夫。其說未經人道。然禮記疏有夫子脈訣之說。則江說亦自有因。况疾爲子之所慎。豈慢以任之醫人。而不究其理乎。或謂孔子既知醫。何以康子饋藥而曰未達。余曰。藥當是丸散之類。不知其爲何物。卽知之而莫辨其種之善否。故曰未達。不敢嘗。

魏書術藝列傳。顯祖欲驗徐審之所能。置諸病人於幕中。使審隔而脈之。深得病情。兼知色候。後高祖疾大漸。審診治有驗。酬賚甚渥。下詔有誠術兩輪。忠妙俱至之語。其藝可謂精矣。乃文詔皇太后之懷世宗也。夢爲日所逐。化爲龍而燒后。后

寤而驚悸。遂成心疾。王顯診脈云。非有心疾。將是懷孕生男之象。而審則謂是微風入臍。宜進湯加鍼。所謂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醫道真不易言也。

脈數時一止爲促。促主熱。然亦有因於寒者。如傷寒脈促。手足厥逆。可灸之。注家謂真陽之氣本動。爲寒所迫。則數而促也。脈緩時一止爲結。主寒。然亦有因於熱者。如太陽病身黃。脈沈結。少腹鞭。小便利。其人如狂者。血證諦也。抵當湯主之。注家謂濕熱相搏。脈緩爲濕。所以裏濕之脈當見沈結也。觀此益知臨症者不可專憑脈矣。

用藥

徐之才十劑。宣、通、補、洩、輕、重、滑、瀉、燥、濕。王好古補二種曰。寒可去熱。大黃、芒硝之屬是也。熱可去寒。附子、官桂之屬是也。藥之用已無遺。心印紺珠經。標十八劑之目曰。輕、解、清、緩、寒、調、甘、火、暑、淡、濕、奪、補、平、榮、瀉、溫、和。則繁而寡要矣。

鄭康成周官疾醫注五穀。麻黍稷麥豆。素問以麥黍稷稻豆爲五穀。分屬心肝脾肺腎。治病當從之。程杏軒醫案輯錄。治胸膈脹痛。泛泛欲嘔。食麵尙安。稍飲米湯。

腕中卽覺不爽。謂肝之穀爲麥。胃弱故米不安。肝強故麥可受。當用安胃制肝法。此得內經之旨者也。

名家治病。往往於衆人所用方中加一藥味。卽可獲效。如宋徽宗食冰太過。患脾疾。楊吉老進大理中丸。上曰。服之屢矣。楊曰。疾因食冰。請以冰煎此藥。是治受病之源也。果愈。杜清碧病腦疽。自服防風通聖散。數四不愈。朱丹溪視之曰。何不以酒製之。清碧乃悟。服不盡劑而愈。張養正治聞教論羸疾。吳醫皆用三白湯。無效。張投熟附二三片。煎服卽瘥。繆仲淳治王官壽遺精。聞婦人聲卽泄。瘡甚欲死。醫者告術窮。繆之門人以遠志爲君。蓮鬚石蓮子爲臣。龍齒茯苓沙苑蒺藜牡蠣爲佐使。丸服稍止。然終不斷。繆加饅膠一味。不終劑卽愈。葉天士治難產。衆醫用催生藥不驗。是日適立秋。葉加梧桐葉一片。藥下咽卽產。嘉定何弁伯患嘔吐。醫用二妙丸不效。徐靈胎爲加茶子四兩。煎湯服之。遂愈。因其病茶積。故用此爲引症藥。略識數條。以見治病者。必察理精而運機敏。始能奏捷功也。

鄒潤庵治一人暑月煩滿。以藥搐鼻不得。嚏悶極。遂取藥四五錢匕。服之。煩滿益甚。昏不知人。不能言語。蓋以藥中有生半夏。生南星等物也。鄒謂南星半夏之毒。

須薑汁乃解。盛暑煩懣，烏可更服薑汁。勢必以甘草解之。但其味極甘，少用則毒氣不解。服至一二錢，卽不能更多。因以甘草一觔蒸露飲之。飲盡而病退。凡病者異藥氣之烈，惡藥味之重，皆可仿用此法。陳載庵嘗治一人，熱甚喉痛，用甘草、桔梗、連翹、馬勃、牛蒡、射干、元參等味。其人生平飲藥卽嘔，堅不肯服而病劇。又不能不進藥，乃令以藥煎露，飲二十餘碗而全愈。

許允宗治王太后病風，不能言，以防風、黃耆煎湯數斛，置牀下熏蒸，使口鼻俱受。此夕便得語。陸嚴治徐氏婦產後血悶暴死，胸膈微熱，用紅花數十觔，大鍋煮湯，盛木桶，令病者寢其上熏之。湯氣微復進之，遂得甦。此善師古法者也。李玉治痿，謂病在表而深，非小劑能愈，乃熬藥二鍋，傾缸內稍冷，令病者坐其中，以藥澆之。踰時汗大出立愈，則又卽其法而變化之，醫而若此，與道大適矣。

吳人畏服重藥，馬元儀預用麻黃浸豆發藥。凡遇應用麻黃者，方書大黃、豆卷、俾病家無所疑懼。當時治病皆於醫家取藥徐靈胎治張某病，當用大黃，恐其不服，詭言以雪蝦蟆配藥製丸，與服得瘥，可想見良工心苦，非拘方之士所能及也。

病有因偏嗜食物而成者，非詳問得之，奚由奏效。前人治驗，略誌數則，以資玩索。

朱丹溪治叔祖泄瀉。脈瀉而帶弦。詢知喜食鯉魚。以茱萸、陳皮、生薑、砂糖等藥探吐膠痰而瀉止。林學士面色頓青。形體瘦削。夜多驚悸。杜某詢知喜食海蛤味鹹。故心血衰。令多服生津液藥而病愈。富商患腹脹。百藥無效。反加胃嘔。食減。疰羸。一草澤醫詢知夏多食冰浸瓜果。取涼太過。脾氣受寒。醫復用寒涼。重傷胃氣。以丁香、木香、官桂健脾和胃。肺氣下行。由是病除。趙尹好食生米而生蟲。憔悴萎黃。不思飲食。用蒼朮米泔水浸一夜。剉焙末。蒸餅丸。米湯下而愈。吳季先治長夏無故四肢厥冷。神昏不語。問之曾食猪肺。乃令以款冬花二兩煎湯灌之而痊。蓋所食乃瘟猪肺也。沈繹治蕭王嗜乳酪獲疾。飲濃茶數椀。蕩滌膈中而愈。薛立齋治一老人似痢非痢。胸膈不寬。用痰痢等藥不效。詢知素以酒乳同飲。為得酸則凝結。得苦則行散。遂以蒼朮為丸。時用清茶送三五十丸。不數服而瘥。吳廷紹治馮延巳胸中痛。詢知平日多食山鷄。鷄鷓投以甘草湯而愈。楊吉老治楊立之喉痛。潰爛。飲食不進。詢知平日多食鷓鴣肉。令食生薑一片。覺香味異常。漸加至半觔餘。喉痛頓消。飲食如故。梁新治富商暴亡。謂是食毒。詢知好食竹鷄。令搗薑搯汁折齒灌之而甦。某醫治一婦面生黑斑數點。日久滿面俱黑。詢知日食斑鳩。用生

薑一觔切碎研汁。將滓焙乾。卻用生薑煮汁糊丸食之。一月平復。蓋山鷄、鷓鴣、竹鷄、班鳩皆食半夏。故以解其毒也。沈宗常治廬陵人脹而喘。三日食不下咽。視脈無他。問知近食羊脂。曰。脂冷則凝。溫熨之所及也。溫之得利而愈。

治癩病宿病有不能不速愈者。如朱丹溪治虛損瘦甚。右脅下痛。四肢軟弱。用二陳湯加白芥子、枳實、薑炒黃連、竹瀝。八十貼而安。祝仲寧治脚膝痺痛。服清燥湯百劑而愈。此類甚多。當初服數劑時。必不見效。非信任之深。誰能耐久乎。吁。世之延醫治病。往往求其速效。更易醫者。雜投方藥。而病轉增劇。蓋比比然矣。

袁隨園作徐靈胎先生傳有云。張雨村兒生無皮。先生命以糯米作粉糝其體。裹以絹。埋之土中。出其頭。飲以乳。兩晝夜而皮生。此蓋有所本也。元危亦林得效方。生子無皮。速用白早米粉乾撲。候生皮方止。明葛可久治舟人生子身無全膚。令就岸畔作一坎置其中。以細土隔衾覆之。且戒勿動。久之生膚。蓋其母懷妊舟中。久不登岸。失受土氣故也。徐參用二法而得效。洵乎醫之貴博覽也。

治婦人肝症。每用疏泄攻伐之藥。而不知陰受其傷。治小兒驚風。每用香竄鎮重之劑。而不知隱貽之害。治肝莫善於高鼓峰之磁水法。治風莫善於吳鞠通之解

兒難。詢可以挽積弊。拯生命也。

世人襲引火歸源之說。以用桂附。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誤。動輒誤人。今觀秦皇士所論。可謂用桂附之準。特錄於此。趙養葵用附桂辛熱藥。溫補相火。不知古人以肝腎之火。喻龍雷者。以二經一主乎木。一主乎水。皆有相火存其中。故乙癸同源。二經真水不足。則陽旺陰虧。相火因之而發。治宜培養肝腎真陰以制之。若用辛熱攝伏。豈不誤哉。夫引火歸源。而用附桂。實治真陽不足。無根之火。為陰邪所逼。失守上炎。如戴陽陰躁之症。非龍雷之謂也。何西池曰附桂引火歸源為下寒上熱。此說不知引此火歸於何處。熱者言之若水涸火炎之症。上下皆旺。自有下衝上。此不比六淫之邪。天外加臨。而用苦寒直折。又不可宗火鬱發之。而用升陽散火之法。治宜養陰制火。六味丸合滋腎丸。及家秘肝腎丸。地黃天冬。白芍。黃耆。神母。共研細末。之類是也。

病有上下懸殊者。用藥殊難。陸養愚醫案。有足以為法者錄之。陸前川素患腸風便燥。冬天喜食銅盆柿。致胃腕當心而痛。醫以溫中行氣之藥。療其心痛。痛未減。而腸紅如注。以寒涼潤燥之藥。療其血便。未通而心痛如刺。陸診其脈。上部沈弱。

而遲。下部洪滑而數。曰。此所謂胃中積冷。腸中熱也。用潤字丸三錢。以沈香衣其外。濃煎薑湯送下二錢。半日許。又送一錢。平日服寒涼藥。一過胃腕。必痛如割。今兩次丸藥。胸膈不作痛。至夜半大便秘行。極堅而不甚痛。血減平日十之六七。少頃又便一次。微痛而血亦少。便亦不堅。清晨又解便。澹一次。微見血而竟不痛矣。惟心口之痛尙未舒。因爲合臟連丸。亦用沈香爲衣。薑湯送下。以清下焦之熱而潤其燥。又用附子理中料爲散。以溫其中。飴糖拌吞之。以取戀膈。不使速下。不終劑而兩症之相阻者並痊。此上溫下清之治法也。盧紹庵曰。丸者緩也。澹下而後發。嚼嚼卽銷。鑿不犯魏門之熱。妙處在於用沈香飴糖。

陳曙倉室人咳嗽吐痰有血。夜熱頭眩。胸膈不舒。脚膝無力。醫用滋陰降火藥已半年。飲食漸少。精神漸羸。診其脈。兩寸關沈數有力。兩尺瀋弱而反微浮。曰。此上盛下虛之症。上盛者。心肺間有留熱瘀血也。下虛者。肝腎之氣不足也。用人參固本丸。令空腹時服之。日中用貝母。蘇子。山查。丹皮。桃仁。紅花。小蘆。以茅根煎湯代水煎藥。服之十帖。痰清血止。後以清氣養營湯。茯苓。白芍。歸身。川芎。木香。白豆蔻。陳皮。黃連。與固本丸間服。三月後病瘥而受孕。此上清下補之治法也。

物性有相忌者。即可因之以治病。如鐵畏朴硝。張景岳治小兒吞鐵釘入腹內。用活磁石一錢。朴硝二錢。并研末。熬熟猪油加蜜和調。與之吞盡。遂裹護鐵釘從大便解下。豆腐畏萊菔。延壽書云。有人好食豆腐中毒。醫不能治。作腐家言萊菔入湯中。則腐不成。遂以萊菔湯下藥而愈。菱畏桐油。橘旁雜論云。一醫治某嗜菱食之過多。身熱胸滿。腹脹不食。病勢垂危。知菱花遇桐油氣輒萎。因取新修船上油滯作丸。入消食行氣藥中與服。卽下黑燥糞而痊。此類尙多。未能縷舉。習醫術者。誠不可不博識多聞也。

冷廬醫話

清 桐鄉 陸以湑定圃氏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二

古人

京師先醫廟。始於明嘉靖間。按元貞元間建三皇廟內祀三皇並歷代名醫十餘人至是始定爲先醫廟。本朝因之。中奉伏羲。左神農。右黃帝。均南面。句芒。風后。東位。西向。祝融。力牧。西位。東向。東廡。饒貨。季天師。岐伯。伯高。少師。太乙。雷公。伊尹。倉公。淳于意。華陀。皇甫謐。巢元方。藥王。韋慈藏。錢乙。劉完素。李杲。皆西向。西廡。鬼臾區。俞跗。少俞。桐君。馬師皇。神應王。扁鵲。張機。王叔和。抱朴子。葛洪。真人。孫思邈。啓元子。王冰。朱肱。張元素。朱彥修。皆東向。以北爲上。歲以春冬仲月上甲。遣官致祭。按韋慈藏名飢道。唐人。施藥濟世。因有藥王之稱。今世俗之祀藥王者。塑像爲卉服。而以王爲皇。未知出何典。故渤海

秦越人受秦君之祕術。遂洞明醫道。以其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乃號之爲扁鵲。又家於廬國。乃命之曰廬醫。世或以廬扁爲二人謬矣。語見楊元操集注難經序。凡爲名醫。必有傳授之師。如孫文垣一壺之師黃古潭。張景岳介賓之師金夢石。此皆青出於藍。而師之名轉賴徒以傳。漢張仲景稱醫中之聖。其師爲張伯祖。自非仲景。誰復知有張伯祖哉。傳道貴得其人。非獨聖門爲然矣。

張仲景醫中之聖也。華元化醫中之仙也。二人同時。范氏祇爲元化作傳。烏得稱良史乎。

明代以醫名而爲顯官名列史傳者有二人。曰許紳。曰王綸。許官尙書。因醫而始顯者也。王官巡撫。旣顯而猶醫者也。然許能拯世宗於已絕。事見明史。而野獲編編云嘉靖壬寅年上腹絞之已垂絕矣。幸諸婢不諳維結之法。繩股攪不收。戶外聞啞口以數人踞上腹絞之。已垂絕矣。幸諸婢不諳維結之法。繩股攪不收。戶外聞啞略諱孝烈皇后率衆人諱之。今言云西苑宮人之變。聖躬甚危。紳用桃仁紅花大黃瀉下血。醫辰時進之。未時忽作聲去。紫血數升。申時遂能言。又三四劑。平氣活血。聖躬遂安。次年紳而不能用自療其驚悸。明史紳得疾曰。曩者官寢吾自能療。不效王所在治疾無不立效。而不能自知服藥之誤。眉道者治之。道者問公於服藥。訪有生用氣血之物。焙製未徹者乎。曰有之。常服補陰丸。數十年矣。中用龜甲酒炙而入之。曰是矣。宜亟歸節齋。速投撒歸。至吳閶下赤色小龜無數而卒。醫豈

易爲哉。

元史方伎傳醫家僅列李東垣。言其學於傷寒癰疽眼目爲尤長。而不及脾胃。載治驗有六。皆不詳其所用之藥。史例大率如此。然而略矣。

道士知醫最著名者。有崔紫虛。僧則有深師。荆山浮圖師。慎柔和尙。宦官則有羅大無知悌。婦女則有胡宗仁之母徐氏。妻李氏。醫任死生之重。而通性命之微。固無人不當學也。特非盡人所能學耳。

上古俞跗治病。能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華元化猶傳其術。史能稱剗破腹背。抽割積聚是也。華以後能之者無聞焉。雖有弟子吳普。樊阿。不盡其奧。豈神奇之術。非其人勿傳歟。

續名醫類案卷三十奇疾門。錢國賓案注云。錢塘人。萬歷時人。有壽世堂醫案四十則。多奇疾。乃刻本。由杭太史董甫處借得。凡三十二字。閣本無魏氏家藏本有奇疾門。錢論肉行一症。可補瘟疫諸書之缺云。癸亥冬。山海天行時疫病者。頭痛發熱。惡心口渴。神昏欲寐。四肢不舉。其肉推之則一堆。平之則如故。醫有作傷寒者。有作時氣者。投以發散藥。無不加重。死者數百。時督師閣部孫及贊畫各傷一

僕。至乙丑春。錢之闕門謁太師。談次問及曰。此症天行時疫。名肉行。人肉屬土。土燥則崩。土濕則流。其邪感於血脈肌肉。不比傷寒所治。古今醫集不載。止於宦邸便方見此異症一款。因人血枯而感天時不正之氣。當大補血。用首烏、枸杞、歸地等味。少加羌活、風藥。足以應病矣。若經發散。立死無疑。又治足跟響。至頭聲如雷。診脈五部皆和。獨腎部大。舉之始見。按之似無。乃腎敗也。腎經自足走頭。腎主骨。腎虛則體空。空則鳴。所以骨響。以六味丸加紫河車膏、虎骨膏、豬髓、枸杞、杜仲服之。愈。又治兩膊紅十數條。頭粗尾尖。腹大長尺許。闊寸許。曰。此青蛇異氣。不急治。蛇形入腹而死。或生大小腿。如頭向上。故入腹亦死。以鍼挑破頭尾。使其不走。流出惡血。又研明雄黃唾調塗患處。內服清涼敗毒散而愈。防風、荆芥、白芷、羌活、黃連、金銀花、槐子、貫 障。當歸 生。觀此則錢亦當時名手。而今罕有知之者。不有續名醫類案。不幾湮沒無傳乎。

古今醫案類按云。高果哉先生。乃王金壇之高弟。準繩序中所謂嘉善高生隱士也。余童時習聞父老傳誦其治病如神。著有醫林廣見及雜症二書。未曾刊印。得之者。珍如拱璧。又有醫案數卷。立方頗多奇巧。然險峻亦難輕試。略選數條。以存

吾邑文獻。其卷七一條云。魏子一患。嘴脣乾燥。自服麥冬一兩。生地四錢。元參二錢。五味一錢。甘草六分。烏梅三個。雖有小效。而病根不去。高云。此症宜用神水。其法以鉛鎔化。散澆於地。成薄片。取起。剪作長條數塊。以一頭鑽眼。懸弔於鍋。鍋內置燒酒。燒酒之上。仰張一盆。與鉛片相近。鍋下燃火。使酒沸而氣上。衝於鉛片。鉛片上有水滴下盆內。謂之神水。取服之。以此水從下而上。能升腎中之水。救上之乾燥也。按本草綱目所載神水。指五月五日午時竹竿中雨水。其主治亦異。此可以補方書之缺。特錄之。

△了人

吾里張雲寰先生。字鶴桐。醫學深邃。求治者門常如市。余表兄周士勳。夏日身熱不退。脈虛自汗。醫用清暑藥不效。先生診之曰。口不渴。舌少胎。且神氣虛弱。乃大虛症也。再服清暑藥脫矣。投以八珍大補之劑。獲愈。其子鐵葫。上舍禾。亦精醫理。診病膽識絕人。有鄉農病喘十餘日。服藥不效。登門求治。令服小青龍湯。鄉農有難色。張曰。服此藥二劑。仍不得臥者。余甘任其咎。鄉農去。家人訝其失言。張曰。彼

喘而延至十餘日不死。非實症不能。又何疑焉。閱數日。鄉農復來。則病果瘳矣。臨海洪萊園。孝廉裕封。精醫理。嘗言古方書如傷寒金匱。今方書如臨證指南。誠能專心玩索。診疾自能奏功。台郡少良醫。由於昧所適從。僅讀藥性賦。湯頭歌。括及醫宗必讀等書耳。其治病每以古方獲效。文參軍之子患暑症。初微惡寒。後壯熱汗出。噁氣腹痞。口乾渴。面腫頭痛。大小便少。醫用葛根。桔梗。製半夏。薄荷。佩蘭。赤苓。通草。杏仁。蘆根等藥。漸覺氣急神昏。萊園診之。謂脈大舌黃。是白虎湯症也。投一劑。諸症皆減。改用鮮石斛。黃連。生甘草。金銀花。瓜蒞實等味。而痊。張明經患春溫。惡寒發熱。喉爛。醫用甘。桔。荆。防。牛蒡等味。病不減。萊園投以黃芩湯。加連翹。殼。杏仁。一劑獲愈。此真善用古方者。

嫡兄星槎先生瀚。少好學。以多病兼玩醫書。久而精能。宰化縣。年老罷官。貧不能歸。乃懸壺於會城順德縣。縣令徐某之子夏月泄瀉。服清暑利濕藥不效。漸至發熱不食。神疲息微。徐年已暮。祇此一子。計無所出。延兄求治。兄曰。此由寒藥傷脾。陽虛欲脫。宜進溫藥以救之。因用附子理中湯。徐疑不敢服。兄曰。此生死關頭。前藥已誤。豈可再誤。設此藥有疏虞。我當任其咎。服藥諸症俱輕。連進數劑全愈。徐

大喜。傾囊厚贈。復爲乞援同寮。因得全家歸里。兄著有製方贅說行世。錢塘呂榕村司馬震名。官湖北。有政聲。忽動歸思。僑居吳門。爲人治疾多獲效。潘太史遵邪病痺。服茵陳湯不效。服平胃散又不效。腕中若藏井底泥。米飲至前輒噦。呂診之曰。濕固是已。此寒濕宜溫之。與五苓散加附子。藥下咽。胸次爽然。方氏子傷寒疾革。議用牛黃清心丸。呂曰。邪在腑上蒙心包。開之是揖盜也。宜急下存陰。投以犀連承氣湯。一服病愈。葉氏女週歲。遭疾將殆。仰臥。胸膈如阜。呻吟拒按。呂曰。此結胸也。服小陷胸湯立效。呂酷好醫書。徧覽百家。而一以仲景爲宗。嘗言仲景傷寒立法。能從六經辨症。則雖繁劇如傷寒。不爲多歧所誤。而雜症卽一以貫之。其爲醫也。問切精審。不雜一他語。立方必起草。閱數刻始安。一家有病者數人。一一處之。無倦容。暇輒手自撰論。闡發仲景之學。著有傷寒尋源行於世。青浦何書田其偉。家世能醫。初爲諸生。專於學。工古今體詩。未嘗爲醫。自其父元長先生卒。念世業不可無繼。稍稍爲之。名大噪。有徐姓者。昏熱發狂。力能踰牆屋。何曰。是邪食交結也。則其人果以酷暑食水澆飯。旋就柳陰下臥也。以大黃枳實下之而愈。金澤鎮某生逾冠未婚。得狂疾。用牛黃清心加味法。而屬其家人於煮

藥時覆女子褻衣於其上。兩劑而愈。門人疑之。何曰。是陰陽易法。吾用之偶驗耳。嘗作醫論詩云。治病與作文。其道本一貫。病者文之題。切脈賡理現。見到無游移。方成貴果斷。某經用某藥。一味不可亂。心靈則手敏。法熟用益便。隨症有新獲。豈爲症所難。不見古文家。萬篇局萬變。此可見其生平所得力矣。

表兄周乙藜。學博士。照潛研醫理。嘗治分水典史王某之妻。兩臂攣不能舉。面色黯淡。脈沉緩。諸藥不效。令服活絡丹數服即愈。後以治手臂足腿攣腫之屬寒濕者皆效。乙藜之戚張氏婦。體弱惡食。月信已停八月。就診於蘇州名醫何氏。診之云。是經阻。令服通藥。乙藜診之曰。六脈滑疾。右寸尤甚。是孕也。且必得男。以安胎藥與之。閱四月果生男。

烏程鈕松泉。殿撰。福保之父。晴嵐封翁芳鼎。精外科術。貧者求治不取錢。且贈以藥。製藥不惜重值。拯治危症甚多。殿撰尤好岐黃書。在京師每爲人治愈危疾。嘗治其同年之母。高年患痢。醫用芍藥湯不效。轉益困篤。身熱不食。殿撰詢知病前曾多食蟹。診脈左弦數。右數而弱。舌胎中黑。腹痛喜按。力排衆議。專主熱藥。用熟附子八分。炮薑一錢。白芍一錢。吳茱萸五分。焦白朮三錢。茯苓三錢。肉桂八分。炙

甘草一錢。砂仁五分。陳皮五分。生薑二片。一劑痢稀熱減。去茱萸。陳皮。加丁香。木香。二劑痢止。改用補中益氣湯。加附桂。炮薑全愈。殿撰有診治醫案一冊。名曰春冰集。蓋言慎也。

吳江陳夢琴。茂才希恕。家居蘆墟。其曾祖爲諸生者名策。得外科秘方於外家潘氏。始爲醫。茂才幼好學。有聲庠序間。壯歲家中落。母令習家學。可養生兼可治生。乃從其兄省吾。上舍希曾學。期年而業成。生平所治疾。悉錄成爲書。積三百二十二卷。手撮其要爲十冊。以訓子姪。其壻沈沃之。學博。曰富擇取之。爲婦翁陳先生治疾記。篇長不備錄。錄其尤者。一人無故舌出於口寸餘。他醫遵古方。熏以巴豆煙。飲以清心脾藥。不效。先生命取雞冠血塗之。使人持銅鉦立其後。擲於地。聲大而騰。病者愕顧而舌收矣。或問其故。先生曰。舌爲心苗。心血用從其類。必雞冠者。清高之分。精華所聚也。擲鉦於地者。驚氣先入心。治其原也。因產子。舌上不收。似砂傳之。令以壁外墮。瓦盆收。而舌收。此蓋從其法化出。

先生治疾。以至之先後爲序。一日忽於衆中呼一人前問所患。曰。臂有微腫。視之僅一小胞。先生潛謂同來者曰。此白刃疔。試視其額端。已起白色。速歸矣。危在須臾。

與。其人方出門。面部白色漸趨口角。未至家死。

徐氏子年二十餘。四肢不舉。昏昏欲寐。食後益甚。莫識其症。先生曰。是見肘后方。名曰穀勞。由飽食卽臥而得。以川椒。乾薑。焙麥芽爲丸服之。遂瘳。

有食鴉片煙者。徧體發皰。痛癢交作。抑搔膚脫。終日昏憤。語言誕妄。先生曰。此中毒之最甚者。尋常解法。恐不及濟。用硃砂一兩。與琥珀同研末。犀角磨汁。和。三豆湯進之。神志頓清。徧體無皮。痛不可忍。復磨菖蒲。菘豆爲粉塵粘席。乃得安臥。不半月愈。

胡氏子咽痛氣急。勺水不能下。或曰風溫。或曰風痰。先生切其脈細微。手足清而脾滑。曰。虛寒喉痺也。用理中湯。觀者皆駭相顧。先生曰。急服之。遲將不及。苟無效。余任咎耳。覆杯而平。

吾邑張夢廬。學博千里。少工詩文。長精醫術。家居後珠村。就診之舟。日以百計。醫金所入。半賜親友。不置生產。惟聚書數萬卷而已。時長興臧孝廉壽恭。有文名。張延課諸子。臧亦通醫理。嘗問張曰。長洲葉氏。忌用柴胡。吳江徐氏。譏之。先生亦不輕用此味。得毋爲葉說所惑。曰。非也。江浙人病多挾濕。輕投提劑。瞑眩可必。獲效。

猶賒。葉氏實閱歷之言。徐氏乃拘泥之說。此河間所以有古法不可從之激論也。臧曰。聞先生治瘡瘍。不用升藥何也。曰。升藥卽漢之五毒藥。其方法見瘍醫後鄭注。自來瘍醫皆用之。然諸瘡皆屬於心。心爲火藏。又南人瘡瘍皆由濕熱。若更劑以剛烈熬煉之藥。弱者必痛傷其心氣。強者必反增其熱毒。此所謂不可輕用也。張生平拯危疾甚多。尤著者。湖州歸某。寒疝宿飲。沈綿四年。諸藥不應。投一方立效。三易方全愈。茲錄於後。初診云。肝陽鬱勃。動必犯胃。久則胃氣大傷。全失中和之用。以致肝之鬱勃者聚而爲疝。胃之停蓄者聚而爲飲。疝動於下。則飲溢於中。所以居常胃氣不振。時有厥氣攻逆。自下而上。懊懣痞懣。必嘔吐酸綠之濁。飲而後中陽得通。便溺漸行。此所謂寒疝宿飲互爲病也。病經數年。宜緩以圖之。若得怡情舒鬱。當可全愈。茯苓三錢 桂枝三分 生薑一分 錢半 炙甘草四分 小川連三分 酒炒一錢 牛膝七分 生薑三分 乾薑三分 製半 夏一錢 枳實炒五分 白朮三分 竹茹七分 生薑三分次診云。寒疝宿飲。盤踞於中。久而不和。陽明大失中和之用。今腸漸通降。屢次所下黑黃乾堅之矢。旣多且暢。則腸腑之蓄積者得以漸去。腸通然後胃和。此數年來病之大轉機也。蓋飲疝互擾。皆在陽明。下流壅塞。則上流何能受感傳導。益滿必上溢。此理之易明者也。今宜專與養胃。以漸漸充復。其受感

傳導之職。機不可失。正在此時。至於痔瘻漏少。皆屬陽明。可一貫也。黨參三錢 茯苓二錢 製半夏一錢 麥冬去心錢半 火麻仁二錢 瓜杏仁去皮尖二錢 白朮一錢 三診云。秦炒去刺二錢 刀豆子炒研三錢 黑芝麻仁三錢 柿餅半枚 白朮一錢 米一撮 三診云。病纏三四年。至今秋纔得腸腑通潤。燥矢漸來。繼以澹潤。然後胃脈不致上逆。嘔吐止而飲食進。可見陽明之病。以通爲補也。今深秋燥令。痔必稍愈。仍宜柔養。陽明以期漸漸充復。黨參三錢 橘皮錢半 茯苓二錢 製半夏一錢 麥冬去心錢半 柿餅半枚 荷葉一角

歷代宰相通醫理者。伊尹而後。狄梁公。陸忠宣公。范文正公是已。我朝山陽汪文端公亦諳醫理。其評吳鞠通溫病條辨有云。溫熱濕溫。爲本書兩大綱。溫熱從口鼻吸受。並無寒症。最忌辛溫表散。但當認定門徑。勿與傷寒混雜。再能三焦投藥。辨清氣血營衛。不失先後緩急之序。便不致誤。濕溫爲三氣雜感。濁陰瀰漫。有寒有熱。傳變不一。全要細察兼證。辨明經絡臟腑。氣血陰陽。濕熱二氣。偏多偏少。方可論治。又云。熱症清之則愈。濕症宣之則愈。重者往往宣之未愈。待其化熱而後清。清而後愈。一爲陽病。一兼陰病。難易較然。觀此知公學識之精矣。吾里孔行舟上舍廣福善醫。治外感尤精。嘗云。噤口痢半因誤藥而成。醫者治痢。

輒用葛根。濕熱提入陽明。遂至噦逆不食。變成險症。急投以黃連、乾薑、庶克有濟。余見近世治外感。不辨手足六經。輒用葛根、柴胡。溫病遇之。鮮不輕者。至重。重者至死。病家不識藥性。以爲疾不可治。而不知醫實殺之也。可慨也夫。

續名醫類案云。鮑業飲年二十餘。夏月至歛受熱。鼻衄愈後。偶啖梨。遂得吐症。蓋肝火而胃寒也。百治無效。聞說吐字。則應聲而嘔。後至吳門。就葉氏診。以其脈沈細。令服附子理中湯。參薑附俱用三錢。服後出門。行及半里。覺頭重目眩。急歸寓。及門而仆。其尊人諳藥性。謂必中附毒。亟煎甘草灌之。良久乃甦。後去附子。仍服三劑。吐轉甚。再往診。仍令服前方。遂改就薛氏告以故。薛用六君子湯。服四劑無驗。冬月感寒。增咳。纏綿至夏。余偶訪知。則病劇。詢知爲向患吐。近復二便秘。已七八日不食。惟渴飲茶水。更醫數人。或言令以艾灸臍。俱不應。請診之。見其面色青悴。脈弦伏。而寸上溢。謂此緣脾陰大虧。水火熾盛。又因久咳肺虛。肝無所畏。遂下乘脾而上侮胃。致成闕格。幸脈不數。易治也。宜先平其肝。俾不上衝而吐止。斯肺得下降而便行。令以黃連、肉桂各五分。隔湯蒸服。飲下。覺吐稍止。卽能食糕數塊。然二便脹不可支。令以大田螺一枚搗爛。罨於丹田。以物繫定。不逾時。二便俱行。

所下皆青色。遂霍然而愈。時甲戌五月二十七日也。按甲戌年五月二十七日。天堤其燄不若。是後以六味加減。入沙參、麥冬等。咳嗽亦止。向後常服養榮之劑。吐不復作。余按鮑刊各醫類案。魏爲校正。鮑賦夕陽詩。魏亦和作。二人之交情。非比尋常。蓋有由然矣。

上元葛芝山布衣。少孤極貧。讀書僧寺。遇異人授書一卷。乃岐黃家言。其方甚秘。習之以治者。效如神。厚小兒戲。一人張口而跳。蹶伏門限。舌斷墮地。一人騎門限。坐力猛。腎囊破。舉丸墜。葛悉爲安之。自朝至日中。門庭如市。口講手畫。無倦色。午後攜百錢獨游。或採藥。或看花。或冒雨雪。提酒榼。訪知己。當道聞名。迎者沓至。則詭曰。葛某窮士。藉醫苟活。實無伎倆。昨誤殺人。羣聚毆之。已遁矣。其志趣如此。尤精砭法。凡病赤遊風汗。不得發。死者十八九。宜以血代汗。葛削竹夾瓷鋒。砭之。出血如珠。密排而不流。立愈。蓋輕則皮不破。重則肉傷。無第二手也。咸豐癸丑三月。賊陷金陵。脅爲內醫官。不從。十四日旣夕。昇舊制兩棺於廳事。出白金九錠。分贈鄰里。且託身後事。遂與妻周氏縱飲沈醉。整衣冠。各入棺。呼其兄子蓋而釘之。時夜將半。至四更。聞棺中格格然。蓋氣始絕也。其友嘗塗馬鶴船。學博壽齡。爲作

詩。余撮其略如此。惜不得其治驗方云。

陳載庵坤居山陰之柯橋。承其父梅峰先生燦之傳。虛心臨證。屢救危殆。猶復廣搜書籍。研究忘倦。咸豐丁巳春。訪余於武林。相見恨晚。各出所藏祕笈互鈔。載庵之長子幼時喉痛數日。偏身發皰如剝皮狀。痛癢難堪。醫者不識。載庵焦思無計。忽憶唐笠山吳醫彙講中曾載。名曰虜瘡。須以蜜煎升麻拭摩。若不卽療。必死。乃卽如法治之。蜜隨塗隨消。二晝夜用蜜數升遂愈。其好學之獲效有如此。

杭州趙芸閣泰。勤求醫理。洞燭病機。其感有爲醫誤治。服利濕藥以致危殆者二人。趙皆拯治獲痊。其一患淋症。小便澀痛異常。服五苓八正等益劇。趙詢知小便濃濁。曰。敗精留塞隧道。非濕熱也。用虎杖散入兩頭尖。韭根等與之。小便得通而愈。其一膝以下腫。醫用五苓。腫更甚。趙以其腫處甚冷。而面色晁白。知是陽虛。令服金匱腎氣丸而愈。夫南方濕病居多。此二症尤多挾濕者。茲獨不宜於利濕藥。可知治病不當執一。非學識之精者。焉能無誤哉。

吾邑沈吟梅州判炳榮。熟精醫理。官直隸時。曾治一婦。年二十八。因喪夫而得顛疾。時發笑聲。用六味地黃湯加犀角一錢。服二劑卽痊。蓋笑主心。心生火。心鬱則

火愈熾而上升。故以此藥交心腎。使火熄而病自己也。

古書

醫家著書。每爲假託之辭。以炫其功能。如竇材扁鵲心書。則以爲上天所畀。張景岳全書。則以爲游東藩之野。而遇異人。至陳遠公石室祕錄。乃竟託之於岐天師雷公。尤屬不經。洪氏集驗方五卷。宋洪景嚴遵所輯本草綱目。採宋人方書甚多。獨遺此書。蓋失傳久矣。嘉慶間。吳縣黃堯圃丕烈。得宋刻本。乃重刊之。其書始傳於世。黃序中謂此書刊成。求序於獨學老人。謂石殿撰玉有札示余曰。昨所言交感丹。疑用香附太偏重。因查敝處所藏方書。乃是香附一箇。配茯苓四兩。尊鈔是香附一觔。竊意香附一箇。無一觔重之理。恐係鈔胥之誤。能再查原本。此固慎重起見。然余卽以此方降氣湯二條證之。一用半觔。一用五兩。是遞減用之。原方一觔非誤。佞未之辯如是。并附著之以質之深於醫理者。一正其是非云。余按用藥分兩。有君臣佐使之不同。卽如此書中茯苓附丸。兔絲子六兩。而沈香僅一分。以視一觔四兩。更爲輕重懸殊。且瑞竹堂經驗方亦載是方。香附亦用一觔。本草綱目

收人香附條下。分兩悉合。然則黃說是也。

蘇沈內翰良方沈存中自序有云。世之爲方者。稱其治效常喜過實。千金肘后之類。尤多溢言。使人不復敢信。夫千金肘后。爲古方書之佳者。而猶若如此。況其他乎。卽如此書中蘇合香丸。至寶丹等。素稱神效。而統觀全書。熱藥居多。至若止吐。輒紅丸之用信砒。巴豆。治驚辰砂丸之用膩粉。龍腦。尤爲峻厲。豈可輕視。又小柴胡湯爲傷寒少陽症主方。而此書以爲赤白痢尤效。且謂痢多因伏暑。此藥極解暑毒。凡傷暑之人。審是暑暍。不問是何狀。連服數次卽解。是欲執此方以治一切暑暍症也。不又爲聖散子之貽禍於世乎。是知方書非無可取之處。而不能盡善。在人精心審擇。以定棄取耳。

宋董汲旅舍備要方。四庫全書題要云。汲因客途猝病。醫藥難得。集經效之方百有餘道。內如蚰蜒入耳。及中藥毒。最爲險急。而所用之藥。至爲簡易。其雜傷五方。古書中不少概見。今亦罕傳。尤見奇特。蓋古所謂專門禁方。用之則神驗。至求其理。則和扁有所不能解。卽此類也。今錄其方以備用。

治蚰蜒入耳。膽礬末一匙。以醋少許滴灌之。須臾蟲化爲水。解中藥毒。並蟲毒。

悶亂吐血煩躁。甘草一兩生用。白礬五錢生。延胡索一兩。右爲細末。每服半錢。水一盞。煎至六分。去滓。放冷。細細呷之。雜傷。治火傷。被火燒處。急向火灸之。雖大痛強忍之。少間不痛不膿。治犬馬鬣及馬骨刺傷人及馬血入舊瘡中方。取灰汁熱漬瘡。常令汁器有火。數易其汁。勿令爛入肉。三數日漬之。有腫者。炙石令熱熨之。日二次即止。

治蛇咬久不效。及毒氣內攻瘡痛方。雄黃。白礬等分研就。刀頭上爆令鎔下。便貼咬傷處自瘥。治道塗大醉仆地。或取涼地臥。爲蛇入人竅方。見時急以手捻定。用刀刻破尾。以椒或辛物置破尾上。以綿繫之。少刻自出。此蛇有逆骨。慎不可以力拔之。須切記。壁鏡咬人立死治之方。檳榔不拘多少。燒灰存性。先以醋淋洗。後以醋調貼之。又一方甚平易可用。並錄之。治跋涉風雨。或道路誤爲細塵眯目。隱痛不能視物。隨所眯目以手分開。自以唾搽之即愈。

偶從友人處見張叔承三錫醫學六要眉間評語甚佳。惜不知何人手筆。摘錄數條於此。惟痰最易忽略。鄭醫周公望治謝時素三十年不愈之痰。用滾痰丸三服頓除。又治一夢遺幾死。百補不愈。以滾痰丸一兩行之即愈。葛可久補髓丹。黃

蟻與雞同用。此二味不宜並食。錄有明禁。當刪去。一人嗜酒。醉後服葛花卽解。一醫曰。此人不久矣。疏利太過也。果以風痺死。吞酸一症。東垣作寒證。河間丹溪作熱論。世人因有標本之說分屬之。吾輩固當兼參。然治常得芩連症。用薑桂者甚少。豈東垣之法可廢哉。緣俗醫治病。初多用溫散。久久寒化爲熱。未有不從熱治者耳。一娠婦小便徧數。多而溺少。澀而不通。余用補中益氣湯吞六味丸。四錢愈。醫貫法也。次日令再服。病人以不慣丸藥。且謂地黃泥隔遂止。越四日病復作。必欲另一方。因以清心蓮子飲與之。一服效。後視傷寒準繩。知古有成法也。妊婦轉胞。由胎壓膀胱。大抵虛陷所致。薛氏以補中益氣湯舉之。較丹溪四物。四君。二陳煎服。探吐爲穩。杭醫陳月坡治鄞謝宣子室人。一劑而通。蓋清氣之陷。總因濁氣不降耳。升之則降矣。降之則升矣。催生如柞木飲。兔腦丸。通明乳香等法。俱不足存。祇一味獨參湯妙甚。余第四女難產。一晝夜。服參半觔而生。高鼓峰每用參耆各一兩。當歸五錢。川芎三錢。冬月加桂以溫之。

四庫全書醫家類存目藥鏡四卷。浙江巡撫採進本。題要云。明蔣儀撰。儀。字儀。嘉興人。正德甲戌進士。其歷官未詳。是編前後無序跋。惟凡例謂醫鏡之鑄。駢車海

內。今梓藥性。仍以鏡名云云。此書余於咸豐七年。從武林書坊得刊本四卷。乃與王宇泰醫鏡四卷。有儀用崇禎巳序文合刻者。前有儀用之弟雲章彥文氏順治丁亥序。及儀用康熙二年自序。各卷首刊嘉善蕭德彥文之序。謂儀用負宏濟蒼生之願。出入場屋。見別執事。鬱鬱不得志。以爲無爵位而有功名。可以遂我宏濟之願者。莫若業醫。若徧訪名宿。遂得宗旨於王宇泰先生。發其枕秘。有醫鏡一書。鑄傳海內。學人奉爲指南矣。然而用克鏡醫。必先鏡藥。歲在乙酉。魏塘春夏爲宏光元年。魏塘秋冬爲順治之二年。民之死於兵死於疫者。蓋踵相望。儀用側處北村。惻然心傷。益無意章句。乃集古今藥性全書。並諸名家。及金壇用藥秘旨。手自刪訂編輯。綴方給藥。全活鄉黨貧人。又與常子馨逸互相考論。砥琢詞章。協以聲韻。成書四卷。名曰藥鏡。又云儀用近葦蓬編艾。驅兒輩及僮僕。督耕隴上。暇時買藥歸來。懸壺街市。袖古今醫說。研窮探味。云以自老。據此則儀用應試而未嘗登第。入本朝業醫以終。題要所云。乃據採進本之辭耳。及考嘉興府志撰述門。祇有卜祖學藥鏡。無儀用名。當亦有誤。特識於此。爲吾郡徵文獻者告焉。

張介石謂醫貫以六味治傷寒。其言如飶。葉天士謂景岳以大溫中飲治溫邪時。

疫言。滋陰可以發汗。真醫中之賊。蓋趙氏喜用六味。張氏喜用參桂。立言一偏。遂滋流弊。今二書盛行於世。讀者必詳察其失。而節取其長。斯可矣。

史載之方二卷。卽直齋書錄解題所云蜀人史堪指南方也。此書世少傳本。余從新城羅鏡泉學博以智借得鈔本錄之。洪景嚴集驗方曾記載之。治婦人氣塊刺痛二方。兼及其治驗。蓋亦能醫之士也。然其書中之方大半皆麻黃。獨活。附子。官桂等藥。其治疫毒痢之通神散。用麻黃。官桂。甘草。川芎。白朮。細辛。獨活。桔梗。防風。芍藥。白芷。牡丹皮。牽牛。第二方用訶子。第三方用硫黃。楊子建襲之。改爲萬全獲命三方。并襲其說。如寒邪犯心。水火相戰。所以先發寒熱。水火相犯。血變於中。所以下赤痢云云。孔以立痢疾論深詆之。斥爲不經之說。又謂不辨人體之強弱。脈息之虛實。擅用麻黃。朮。桂。牽牛。訶子。硫黃。實乃殺人之事。其論良然。

宋靈泉山初虞世古人錄驗養生必用方。人間絕少。咸豐初年。杭州吳山陶氏寶書堂書坊。偶得宋刊本於四明湖州丁寶書。以錢六千購之去。余友羅鏡泉亦喜搜奇書。聞之大驚。急從丁君強借鈔副本。余因得錄一冊。按郡齋讀書後志謂是十六卷。直齋書錄解題及宋史藝文志謂是三卷。通志藝文略亦云三卷。又有續

必用方一卷。此冊分上中下三卷。前有紹聖五年宗室捐之重刊序文。書中記傳方之人甚多。皆詳其出處行誼。知亦有心人也。卷首論爲醫一條云。用藥之法。先審有害無害。苟能無害。是爲有利。蓋湯丸一入不出。人死豈可復生。歷劫長夜。永爲冤對。無有免難。仁者鑑此。豈不勉旃。語簡旨深。可爲醫門藥石。

張戴人治病。專用汗吐下。然則其時病者竟無虛症。當補者乎。醫術雖高。不謂之偏不得也。其醫業中往往不詳脈象。此出自麻知幾輩之手。不免多附會失實。至如治勞嗽。治虛治勞。凍瘡。皆以舟車丸。瀉川散。大下之。治臨產病喘。以涼膈散二兩。四物湯二兩。朴硝一兩。煎令冷服。且謂孕婦有病用朴硝。八月者當忌之。九月十月內無礙。其說皆未可信。

雷公扁鵲。皆上古時人。戰國時秦越人慕扁鵲學。因稱扁鵲。迨後宋雷斅炮炙論亦稱雷公。寶材心書亦稱扁鵲。炮炙論之稱雷公。乃後世所傳訛。心書之稱扁鵲。則材直以之自稱。從來著書家。未有如此誇大者。

秀水殷方叔仲春。醫藏自錄一卷。就其生平所見醫書。自上古以及近世咸載焉。分爲二十函。函各數十種。首曰無上函。自內經神農本草難經諸書。外兼及易經。

洪範繁露。蓋本孫思邈大醫須兼識陰陽卜相之意。同時平湖陳懿典爲作序有云。方叔研計方藥。治病稱神。戶履常滿。然蕭然環闔中。不走五都。不游大人。而醫藏一編。網羅悉人間未覩之書。議論闡古人未發之旨。考嘉興府志。方叔有傳。在隱逸門。是殆精於醫而不以醫名者。方叔又能詩。有安老堂集。惜未得見。

董氏璉。衛濟寶書。吳曉鈺得袁永之影宋定本二十二篇。完善無缺。視文勞宋同本多三之一。後有續添方。乃元人所輯。不知名氏。方多佳者。摘錄於此。治毒蛇咬。先以麻繩紮傷處兩頭。次用香白芷細末。摻於瘡口。以多爲妙。仍以新汲水調下。半兩許。毒氣自消。一方用熱酒調下。諸方皆用。繫瘤法。兼去鼠爛痔。由集驗也。方荒花根洗淨帶濕。不得犯鐵器。於木石器中搗取汁。用綫一條。浸半日。或一宿。以綫繫瘡。經宿卽落。如未落。再換綫。不過兩次自落。後用龍骨並訶子末。敷瘡口。卽合。依上法繫鼠爛痔。屢用得效。蘇沈良方亦有用蜘蛛者。然費力。不如此徑捷。如無根。只用花泡濃水浸綫。亦得。趙氏嘗用以繫腰間一瘤。不半日卽落。亦不痛。二聖散治咽喉風熱纏喉一切腫毒。鴨嘴膽礬二錢半。白僵蠶半兩。去絲嘴。共爲細末。每用少許。以竹管吹入喉中立效。來麩膏治驚邪風癩。心恙狂亂。積熱痰涎上。

衝。破傷風。搐牙關不開。無問遠年近日。並皆治之。用乾圓肥好無蛀皂角去皮。弦子搥碎。用清淨酸漿水一碗。春秋浸五日。夏浸二日。冬浸七日。搥揉去滓澄淨。用磁器內以文武火熬成膏藥相似。攤以新夾紙上陰乾。過病人用時。取手掌大一片。用溫漿水化於磁器內。將病人扶坐。用竹葦筒裝藥水。扶起病人頭。吹入左右鼻孔內。扶定良久。涎出爲驗。此藥治愈病人不計其數。大德六年。有行御史臺徹里大夫舍人一十四歲。因風熱痰涎潮搐。牙關緊閉。不省人事。二臺醫治療無門。有臺掾李受卿收此妙藥。依法吹入左右鼻孔內。須臾痰涎出及一碗餘。立甦。

△了書

魏玉璜先生之琇。續名醫類案。余既借錄閣本全部。後又假得魏氏家藏鈔本。校勘一過。視井閣本多所更正。前有杭太史世駿。余太史集序文。筭目錄。後有魏鈇跋。海寧王孟英士雄潛齋醫話。謂卷首無序無目。殆祇據閣本言耳。今錄跋語於此。云。續名醫類案六十卷。乃先君校葉汪氏名醫類案而成。較篁南所輯爲尤備。是書之優劣。提要序文論之詳矣。余小子不敢贊一辭。書中兼援江氏例。臨案諸

附見焉。乾隆甲午歲。恭逢朝廷開四庫全書館。父友朱先生明齋攜此冊入都。亟錄副詳校以進。幸蒙採錄。此千載一時之恩遇。得以藉傳不朽。原本仍發還本家。敬謹收藏。館上指駁數條。謹更正焉。經進後。鮑氏知不足齋擬刊未果。原本爲先人手澤。貽留。未敢出以示人。茲慎選楮毫。精鈔全部。詳校裝潢。以冀當代大人君子。布金刊板。廣播藝林。誠於身心有裨。鈇又何敢爲獨得之祕耶。時嘉慶丁丑冬日。臨江草堂後人魏鈇盥手拜跋。

張景岳偏主溫補。尊而信之者不少。近日攻擊之者亦復有人。如葉天士、魏玉璜、章虛谷、陳脩園。其最著也。葉天士發揮一書。尤爲深切詳盡。究之景岳之重扶陽。時勢適然。亦以救弊。學者循覽其書。必當與發揮參觀。斯不爲其所誤。惟發揮爲家藏之板。久不印行。余歷年搜訪。至丁巳歲。始於吳門購得一部。惜力綿未能重刊。廣傳也。

如皋顧小瀾學博金壽。少擅才藻。壯歲貢入成均。屢因秋試。年四十。南歸秉鐸。遂絕意功名。專精醫理。每遇宿學名師。不惜虛懷就正。求其精微。治一證。必刻意精思。寢食俱廢。方定。卒起沈疴。晚歲棄官。家於吳門。求治病者踵相接。門弟子彙錄。

方案。因選擇百條付梓。隨說乙名曰吳門治驗錄。其治病每用人所不恆用之藥而奏捷效。婦女解鬱調經。則以合歡皮煎湯代水。婦女反胃痰飲。則用東壁土牆白螺螄殼入黑鹽瀉。連土陰乾。研末入藥。蓋黑鹽瀉入腎。陰中至陰。善通水道。取其引火下行。最爲神速。但氣味過燥。胃虛者格格不入。白螺螄能於水土中潛行成道。且可化陽明鬱痰。通厥陰鬱火。又得東壁土拌而陰乾。既無氣味。更得殊功。又治痰迷心竅。忽於數日所讀之書。皆不記憶。用茯神五錢。遠志肉錢半。製半夏錢半。陳皮一錢。九節菖蒲五分。陳膽星五分。珍珠母三錢。生甘草五分。以惜字爐灰一兩煎湯代水。煎服獲效。去膽星。加益智仁一錢。醋煨靈磁石三錢。十服全愈。蓋養營開竅化痰。特以字紙灰作引。復加益智啓聰明。磁石交心腎。醫以意會。亦由善思而後得之也。

吳縣薛瘦吟福。能詩精醫理。流寓秀水之王江涇。著有瘦吟醫贅。附錄詩十數首。其自書吟稿後云。離家十載感華顛。一檢奚囊一黯然。未必書坊有陳起。江湖詩好定誰憐。語殊清婉。吳江李顯若王猷。聞湖詩續鈔。謂瘦吟治疾疏方。雄談驚座。惟執於用古。持論雖透澈。而服其藥者往往不效。以故門可羅雀。釜或生塵。年七

十餘。窮困以終。然觀醫贅所言。非盡不合時宜者。如云今之傷寒。皆溫熱病也。若太陽之麻桂。青龍等症。無有也。初起只須葱豉合涼膈散。散表邪。兼清裏熱。令其微汗而解。又云。看溫病先驗舌之燥潤。以渴不渴爲要訣。又云。暑瘧多燥。其治在肺。重者人參、白虎。或竹葉、石膏。加厚朴、輕者杏仁、滑石、薤仁、絲瓜葉、蘆根、米仁之屬。濕瘧多寒。其治在脾。宜苓、桂、朮、薑。或消暑丸之屬。又云。吾吳前輩吳正功。只教人看醫方集解。徐炳南晚年。案頭只兩本。廣筆記。青蒲吳元常。以臨證指南爲枕中秘。角里牛季亭。於已任編亦然。可見心得處不在多也。然無心得者。不得以此藉口。欲求心得。正非多讀古書不可。蓋不博亦斷不能約也。此皆可爲醫學律槩。而其治病乃如此。俗所謂行醫須運氣者。殆非誣歟。

醫贅所列單方有絕勝者。錄之以廣其傳。鮮鮮合歡皮兩許。煎服。治雞盲頗效。吐咽瓦松炙存性等分。研細和入製過蘆甘石內。敷爛弦風眼。極有神功。鳳尾草根稍有金星草洗去泥。打爛。同雞子清研和如膏。入麝香少許。後敷臍上。一日一換。小便卽長。退水腫甚速。不動臟腑。信良方也。

疥瘡每日煎鮮首烏一兩。川草薺五錢。服一二十劑。重者二三十劑。無不效。

小兒小水不通。脹急欲死。囟圖蓮房一隻。煎服即通。鮮者尤妙。金蟾化管丸。水銀三錢。雄黃一兩。大蟾一隻。銀硝一兩。明礬一兩。先以水銀。雄黃用火酒二觔。漸煮漸添。酒盡爲度。其未用紙包好。取大蟾去腸留肝肺。以藥納入縫好。另銀硝。明礬研末。入陽城罐。加水半茶鍾。加火上熬乾於底。放地中入蟾於內。升文火二枝。中火一枝。武火一枝。候開看刮下靈藥。用蟾酥汁爲衣。如芥子大。凡管用一丸。放管口外。蓋膏藥自入至底。雖灣曲處能到。嫩管自化。老管自退。七日見效。如不全退。再用一丸。無不除根。

老馬蘭頭飽喫。可治內癰。

鼓證濕邪入絡居多。消滯利水。徒傷氣分。焉能奏績。方用新絳錢半。蜣螂蟲二錢。延胡索錢半。絲瓜絡一枚。淡木瓜錢半。川通草一錢。路路通十枚。生米仁八錢。陳香櫨皮半隻。乾佛手三片。川鬱金一錢。遠志八分。即此數味。出入加減。自能奏捷。至消滯莫如紅麴鷄內金。達下莫如車前子。降氣莫如蘇子。川貝。又瘦吟自載醫案云。嘗治一徽商積虛痰喘。用金水六君加熟附。細辛。五味。粳米仁漿丸。外用水澄生半夏。生薑二粉爲衣。終劑而十餘年之病如失。後治數人。並效如神。

程氏鍾齡醫學心悟。篇幅雖隘。其方頗有佳者。余戚李氏婦患噎症絕粒。諸藥不效。警告技窮。奄奄待斃。余檢此書啓膈散。令煎湯服之。北砂參三錢。丹參三錢。川五分。廣鬱金五分。荷葉五分。四劑而能納食。去鬱金。加薑皮一錢。服四劑。復加味調理全愈。

南海何西池夢瑤醫礪。余徧求之。蘇杭書坊不可得。丁巳冬日。從嚴兼三借錄一部。西池少負才名。學士惠公稱爲南海名珠。生平篤嗜醫學。成進士。爲宰官。不得志。乃歸田行醫。所著醫礪七卷。刊於乾隆十六年。自序有云。或曰方今景岳全書盛行。桂附之烈。等於崑岡。子作焦頭爛額客數矣。人咸謂子非醫病。實醫醫。是書出。其時醫之藥石歟。礪當作砭。余笑而不敢言。凡例有云。河間言暑火。乃與仲景論風寒對講。丹溪言陰虛。乃與東垣論陽虛對講。皆以補前人所未備。非偏執也。後人動議劉朱偏用寒涼。矯以溫補。立論過當。遂開酷烈之門。今日桂附之毒。等於刀鋸。夢瑤目覩其弊。不得不救正其失。初非偏執。書中時出創解。頗有裨於醫學。

錢塘趙恕軒學敏。串雅內外編。皆走方術。謂走方之藥。上行者曰頂。多主吐。下行

者曰串。多主篤。項串而外。則曰截。截絕也。如絕害然。此卽古汗吐下三治也。又謂走方有三字訣。一曰賤。藥物不取貴也。二曰驗。下咽卽能去病也。三曰便。山林僻邑倉卒卽有。能守三字之訣。便是能品。其自序謂幼嗜岐黃家言。性尤好奇。聞走醫中有項串諸術。操枝神而奏效捷。以此獲食。其徒侶多動色相戒。秘不輕授。又多一知半解。罕有貫通者。以故欲宏覽而無由。宗子柏雲。挾是術且老矣。戊寅航海歸。質其道。皆有奧理。顧其方。旁涉元禁。瑣及游戲。未免誇新鬪異。爲國醫所不道。因取其所授。重加芟訂。存其可濟於世。合余平昔所錄奇方。彙成一編。名曰串雅。不欲泯其實也。并矯奇而歸於雅。使後之習是術者。不致爲庸俗所詆謔云云。然觀其所載。多興陽之方。大半熱藥。如天雄。附子。草烏。肉桂。硫黃。阿芙蓉。淫羊藿。鹿茸。蠶蛾等味。用之必致爲害。且導人以縱慾。亦非大雅所當言也。此書無刊本。好事者若以付梓。當更爲芟訂。庶幾盡善。

傅氏女科書。道光丁亥張丹崖鳳翔序刊。近復刊入潘氏海山仙館叢書。王孟英謂文理粗鄙。勦襲甚多。誤信刊行。玷辱青主。余觀此書。措辭冗衍。立方板實。說理亦無獨得之處。尤可怪者。解妒有飲。謂可以變其性情。蕩鬼有湯。且假託乎岐天。

師更列紅花霹靂散。成此書者。當是陳遠公之流。而其學更不如遠公。乃女科書之最下者。

瘍醫大全。搜羅浩富。而不及虜瘡。見今人門陳或唐治藥。瘡出肘后。方探入本草綱目。松峰說疫。紀載詳備。而不及肉行。見古人門錢。可見著書之難。而習醫者。當博覽羣書。不得拘守一家之言。謂已盡能事也。

無錫沈芊綠金熬要藥分劑十卷。準徐之才十劑分類。凡四百餘品。皆尋常日用必需之藥。故曰要藥。其宣劑五靈脂註云。寒號蟲。四足有肉翅。能飛。但不甚遠。此雖名蟲。既能飛。則屬鳥類矣。從前本草書多列蟲部。恐非是。今故次於禽鳥之例。余按五靈脂自蟲部入禽部。始於本草綱目。豈沈未之見耶。

會稽章虛谷楠醫門棒喝。謂春溫症以黃芩湯爲主方。必加柴胡。葛根爲使。以邪伏少陰。乘少陽上升之氣。而發。鬱勃既多。驟難宣達。其火內潰。或作暴瀉。外灼則肢體疼痛。上炎則頭痛喉痛。故加柴胡達少陽之氣。再加葛根入陽明而止渴解肌。則汗泄而熱去。或見其熱盛。過投寒涼。遏其欲出之勢。熱反甚而難退矣。竊思春溫由於冬不藏精。熱邪既熾。真陰必傷。何得更以柴葛升提其陽。重耗津液。卽

欲宣達。加薄荷、牛蒡子、香豉等足矣。間有需柴、葛者。亦屬偶然。不可云此症必加柴、葛也。景岳全書發揮。世皆知爲葉天士之書。按武進曹崎庵。禾醫學讀書志。謂此書爲梁溪姚球所撰。坊賈因書不售。剽補桂名。遂致吳中紙貴。又謂陶氏全生集。山陰劉大化所撰。本草經解要。醫效祕傳。本事方釋義。皆僞託葉氏。余觀數書中。景岳全書發揮。爲最勝。惟盡情斥詈之處。有傷雅道。知其非天士手筆也。

昌邑黃坤載御元。少耽典籍。三十歲左目紅。瀆爲醫誤治。過服涼藥。失明。遂發憤習醫。窮究義蘊。著書甚富。然渺視千古。毀謗前人。其作素靈微蘊。謂仲景而後。惟思邈真人不失古聖之源。其餘著作如林。無一綫微通者。驚悸之症。在傷寒皆得之汗多陽亡。爲少陽相火鬱發。或以汗下傷陰。甲木枯槁。內賊戕土。乃有小建中炙甘草證。重用芍藥。生地以清相火。至於內傷虛勞。驚悸不寐。俱緣水寒土濕。神魂不藏。無相火上旺。而宜清潤者。卽偶有之。而脾腎終是濕寒。嚴用和冒昧而造歸脾之方。以補心血。薛立齋又有丹皮梔子加味之法。張景岳。趙養葵。高鼓峰。呂用晦。更增地黃。芍藥之輩。復有無名下土。作天王補心丹。肆用一派陰涼。羣兒醉夢不醒。成此千秋殺運。可恨極矣。夜熱之症。因陰旺濕土。肺胃不降。君相失根。二

火升泄。錢仲陽乃作六味湯丸以滋陰虧。薛氏推廣其義以治男女勞傷各種雜病。張氏、趙氏、高氏、呂氏祖述而發揚之。遂成海內惡風。致令生靈夭札。死於地黃者最多。其何忍乎。下至二地、二冬、龜板、黃柏諸法。不可縷悉。究其源流。泄火之論。發於河間。補陰之說。倡於丹溪。二悍作俑。羣凶助虐。莫此爲甚。足之三陽。自頭走足。凡胸脅壅滿。上熱燔蒸。皆足陽明少陽之不降也。李東垣乃作補中益氣之方。以升麻、柴胡升膽胃之陽。謬矣。而當歸、黃耆亦復支離無當。風寒之症。仲景之法備矣。陶節庵作九味羌活之法。雜亂無律。而俗子遵行。天下同符云云。黃著作繁富。時挾精奧。惟所定諸方。偏於扶陽。遺精症謂土濕陽衰。生氣不達。乃用桂枝、附子、墮胎症謂命門陽敗。腎水漸寒。侮土滅火。不生肝木。木氣鬱陷而賊脾土。乃用乾薑、桂枝充其類。將生人絕無陰虛火旺之症。是徒知責人而不知責己矣。

餘杭稽留山石雲院微塵上人以其家傳經驗奇方濟世活人。年老懼失傳。悉付之梓。名曰石雲選秘。凡二卷。書中有接骨神方。用鬪楊花子燒酒浸一夜。煮酒。每服二分。亦可蒸透晒乾爲末。入虎骨五分。早上服。午間骨響。接上神效。余以庠說天台葉氏售跌打損傷藥致富。甚秘其方。後爲傭工人竊得以傳。乃用鬪楊花子。

置竈邊。得煙氣熏蒸。二三年後。研爲末。收藏勿洩氣。每服二三分酒下。治損傷立效。但力猛不可多服。石雲方正與此同。

歸安汪氏涵暉筆花醫鏡。謂程鍾齡女科一卷。悉從諸大家論說中斟酌盡善而出之。字字毫髮無憾。並無近時臨證指南等纖巧習氣。故依治每收實功。不知臨證指南雖成於葉氏之門人。採錄冗繁。誠爲可議。然其審證立方。實多可法可傳。卽如女科之症。必主奇經。洵能獨出手眼。遵而用之。鮮不獲效。程氏書豈能見及此耶。是故讀程氏書可與立。不若讀葉氏書可與權也。

秀水錢彥臞處士經綸。居王江涇。康熙間人也。醫術精覈。有人仲冬病寒。諸醫雜治不效。獨處士言伏暑投青蒿一味而愈。治病受值。必視其貧富。貧者常謝不受。富人以厚幣遠來。則又卻之。且謝曰。若幣重。不難致他醫。何必我。我鄰里孤窮疾病者。若而人。待我診治。安能舍之他適哉。或道逢他方人。問錢先生安在。輒應曰。死久矣。用是名不出鄉里。而貧亦如故。歿後。鄉人相傳爲土地神。歷百餘年。未嘗著靈怪。而禱祠下者不絕。蓋隱君子之有德於鄉閭者也。著有脈法須知三卷。咸豐五年。其同里計二田上舍光昕。爲鈔板以傳。貽余讀之。蓋蒼萃諸家之說。而出

之以精確。非積學有得者不能也。其問法要略一篇。語約而意詳。勝於張景岳之十問。備識於此。入國問俗。入家問諱。上堂問禮。臨病問便。慎之至也。問男女老幼貴賤得病何日。受病何從。飲食便利。情懷勞逸。今昔何如。曾服何藥。日夜起居。寤寐有無。痰嗽嘔噎。脹悶汗渴煩悸。頭目耳鼻口咽喉胸脅腰背腹痛。手掌冷熱。喜惡寒熱。膝疲足腫。曾患何疾。瘡傷中毒。痞血病久。或汗下過傷。所嗜何味何物。或縱酒。或長齋。或房室。或泄滑。問婦女月水。有孕果動否。寡婦室女。氣血凝滯。兩尺多滑。非胎也。心腹痛。當問新久。懶言。惟點頭。中氣虛也。昏憤。不知人。或暴厥。或久病。婦人僵厥。多中氣。宜辦之。小便黃赤。爲濕熱。清之滲之。小便色白。無熱也。不可治熱。利則氣順。澀則痰滯。重墜牽掣。爲虛。煩悶拘急。爲實。喜熱惡利。爲虛。喜利惡熱。爲實。

嘉善名醫俞東扶先生震。古今醫案按十卷。乾隆四十二年自序刊行。其書選擇簡嚴。論說精透。可爲醫林圭臬。惜坊間流傳甚少。道光時。重修嘉興府志。方技門。不爲先生立傳。撰述志亦不載此書。缺點也。其書甚推尊葉氏。所錄治案。多臨證指南所未載。卷三痢門有曰。嘉善一嫗。常便血。時發時止。至五旬外。夏月便鮮血。

裏急後重。時或不禁。脈輒不數。用五苓。建中轉甚。因向宜涼血藥。仍以四物加槐榆。查麩亦無效。葉天士先生以生蒼朮。生厚朴。炒陳皮。炙甘草。雞內金。砂仁殼。丁香柄丸服全愈。又有一童子久痢。葉亦用此方全愈。人不解其故。震讀徐春圃醫統。因見此方。名醉鄉玉屑。治小兒食瓜果致痢。久不愈。乃服先生之典博也云云。余嘗以此方加車前子。澤瀉。治食傷水瀉。亦多獲效。

吳恕傷寒指掌十卷。見殷方叔醫藏目錄。皇甫中傷寒指掌十四卷。見四庫全書醫家類存目。二書皆少傳本。嘉慶初。茗南吳坤安貞。又著傷寒指掌四卷。以南方近日之傷寒。大半屬於溫熱。治法與傷寒不侔。傷寒入足經。而溫邪兼入手經。傷寒宜表。而溫邪忌汗。傷寒藥宜辛溫。而溫邪藥宜辛涼。苟不辨明。必有誤治。故其書既述六經本病。而特參以溫熱立論。兼及類傷寒之症。先古法。後新法。條分縷晰。既精且詳。余從烏程邵藹人茂才楠借錄一部。為藹人之尊人仙根先生所評擇。闡發曲暢。令閱者心開目明。仙根先生治病二十餘年。屢拯危篤。蓋得力於此書為多。

本朝醫學極盛。醫書亦大備。傷寒之書。喻嘉言尚論 柯韻伯來蘇集 王晉三古方俱

獨出手眼。直抉心源。傷寒六經兼諸症。柯氏發其端。溫熱等病究三焦。葉氏宣其旨。若南吳坤安蒼萃羣言。勒爲成書。指掌而傷寒之學無餘蘊矣。雜病之書。首稱葉天士。辨證而張石頑。醫秦皇士。證治次之。他若吳鞠通之溫。餘辨戴麟郊。廣論劉松峰。說疫余師愚。疫症一得之疫。吳師朗集。不居之虛勞。蕭慎齋。經論沈堯峰。女科要之。女科。程鳳雛之幼科。慈幼。葉大椿之痘科。真傳。顧澄江之外科。傷醫。大至皆突過前賢。本草之書。劉若全。本草。盧子繇。本草乘。倪純宇。本草。張隱庵。本草。張潞玉。本草。鄒潤庵。疏證。趙恕軒。本草綱。不領異標新。足資玩索。醫案之書。魏玉橫之博大。續醫類案。俞東扶之精深。古今醫。顧曉園之靈巧。吳門治。並堪垂範來世。辨正之書。徐靈胎之醫貫砭。孔以立之醫門普度。劉松峰之溫疫論類編。姚頤真之景岳全書發揮。坊賈假託。葉天士均可覺迷振憤。單方之書。毛達可之濟世養生集。便易經驗集。亦爲醫門珍笈。其餘著述如林。尙難悉數。有志於學者。誦習古書。而又潛研諸家。棄駁取純。融會而貫通之。何患道之不明不行。

高麗康命吉濟衆新編。採集衆書而成。無甚創解。惟新增管見一條。論服人參附子之害。語特精當。足以警世。錄之。無論大人小兒。人參附子。用之於熱在陽分。則

其害立至。醫者即覺。若用之於熱在陰分。則外似無害。或至數兩而死。或至數觔而死。死亦不悔。醫者病者終不覺悟。蓋病在陰分。用熱藥熬盡其津液。然後命盡。故也。如此死者。頻頻見之。

西國醫士合信氏。西國略論。略內症而詳外症。其割肉鋸骨等法。皆中國醫人所不敢用者。內治之法。亦與中國異。如治瘧用信石酒。霍亂用雅片膏。樟腦滾酒和服。使中國醫人用之。悖矣。其診脈至數。驗以時表。取其旋運有準。謂華人用鼻息呼吸。恐有遲速長短。不如時表之準也。

吳門顧松園靖遠。少日有聲醫序。後因父患熱病。爲庸醫投參附所殺。於是發憤習醫。寒暑靡間者。閱三十年。求治者踵相接。曾供直御醫院。以親老歸。著醫鏡十六卷。徐侍郎秉義爲之序。稱其簡而明。約而該。切於時用而必效。非虛語也。嘗治狂癡。功患時感症。見症屬陽明。因立白虎方。每劑用石膏三兩。二服熱症頓減。郡中著名老醫謂偏身冷汗。肢冷發呃。非參附勿克回陽。諸醫和之。羣譁白虎再投必斃。顧引仲景熱深厥亦深之文。及嘉言陽症忽變陰厥。萬中無一之說。諄諄力辨。諸醫固執不從。投參附回陽。欵汗之劑。汗益多而體益冷。反詆白虎之害。微陽

脫在旦暮。勢甚危。舉家驚惶。復來求診。顧仍用白虎。用石膏三兩。大劑二服。汗止身溫。後仍用前湯加減數服全愈。遂著辨治論。以爲溫熱病中宜用白虎湯。與此說思愚。疫症一得相合。學者當參觀之。並不傷人。以解世俗之惑。顧有秘方。載在醫鏡。一爲治膈再造丹。川黃連二兩。去毛細切用水九碗煎至六碗。又加六碗煎至三大碗。內大田螺五十枚。仰放盤中。以貴連汁挑點螺眼。頃刻化爲水。用絹濾收。萊菔子煎汁。韭菜汁。側柏葉汁。梨汁。竹瀝。童便各剉人乳。羊乳。牛乳。各一將黃連水同金銀田螺汁煎至碗半。次下萊菔汁煎至碗半。次下韭汁。次下側柏葉汁。次下梨汁。次下竹瀝。次下童便。俱以煎至半碗爲候。將金銀取起。下人乳煎。次下羊乳。次下牛乳。俱以煎至一碗爲候。成膏。入磁罐內封口。埋土內一夜。每用一茶匙。白滾湯下。極重者三服全愈。如湯水不能進者。將膏挑置舌上。隨津嚥服。自能飲食。然愈後須食糜粥一月。方可用飯。此方清火消痰。去瘀滋陰。養血潤燥。得之何氏。據涼州何培元家傳。謂能挽回垂絕之症。故以再造名之。一爲治痧硫礬丸。明礬。硫黃各四兩。先將二味爲末。用豆腐漿在砂罐內煮一晝夜。取出。去豆腐渣。仍入罐。微火熬至乾燥。貯入磁瓶。埋地深三尺。三日後取出。礬硫化紫金色。最下一層有渣泥不用。再將茯苓山藥。

各三兩。同蒸晒露一宿。酒炒當歸、白蒺藜各四兩。烏藥、半夏炒各三兩。杏仁焙一兩半。陳皮去白、炒小茴香各一兩。以上各藥共研細末。棗泥爲丸。清晨鹽湯下一錢。臨臥白湯下一錢。此方爲斷除痧根之神劑。有人病痧十年。或十日。或一季半年。時一舉發。痛不可忍。叫喊驚人。甚卽暈去。或用探吐。或用醋炭熏搗。略得解醒。不能斷除。後用此丸數服。而病霍然如失。此症深入骨髓。百無一救。幸得此方。竟可起死回生。且余屢經試驗。其效若神。真千金不易之聖藥。故亟爲表示。以公諸世。願又有治虛勞方。用生地、熟地、天冬、麥冬、龜板、桂圓、玉竹、茯苓、人乳、山藥。吳醫彙講乃屬之。狂纘功。方中增入牛膝一味。豈願著醫鏡一書。爲汪氏所竊取耶。附誌於此。俟後之君子詳考焉。醫鏡一書世無刊本其中自製方佳者甚多已未歲從直隸李參軍晉假錄全部庚申杭州題亂失去

深可
惋惜

咸豐戊午冬月。吳曉鈺應京兆試歸。寄我齊氏醫案六卷。乃四川敘州齊有堂秉慧所著。自序作於嘉慶十一年。內有效方數則錄之。救勞殺蟲丹。鱉甲一斤。酒醋浸透。茯苓五兩。熟地、山藥、沙參、地骨皮各一觔。山萸肉八兩。白芥子、白薇各五兩。人參二兩。鰻鯉魚重一觔餘。或二觔更好。先將鰻搗爛。和前藥爲細末。粳米飯碾

成丸。梧子大。每夜五更時洗臉。北面向天念北斗呪。北斗呪云。療神藥。神言我生。御律七遍。即以開水送丸五錢。服畢。南面吸生氣入腹中。燒降香置牀下。午時又依前法吞服。曾以此法治曹三思。服至半料。蟲盡化水。由小便下。狀若稀糊。半載而康。連生五子。則異。按仁齋直指。勞瘵方有北斗呪。其辭相同。其藥蓋井呪不若齊氏方之純正。神應散。治時氣纏喉。水藥不下。牙關緊閉。不省人事等症。余以此方活人甚多。修合之。佩以濟人。德莫大焉。用明雄黃、飛枯礬、水研藜蘆、水生牙皂、水黃等分爲末。磁瓶收貯。每用豆大一粒。吹入鼻內。取嚏吐痰神效。神仙通隘散。治咽喉腫痛。生瘡聲啞。危急之甚。并治虛勞聲嘶咽痛。用硼砂、兒茶、青黛、寒水石各二錢。蒲黃、牙硝、枯礬、川連、黃柏各六分。冰片、潮腦各二分。共研極細末。磁瓶收貯。每用吹鼻立效。齊嘗出遊。與夫發痧。昏暈欲絕。倉卒無藥。一老翁告曰。可卽透取烟管中油如豆大。放舌下。捧水飲之。如法治之。少頃。輿夫起曰。真靈丹也。我病去如失矣。乃擡齊回家。老翁又言此法不特治痧。尤能治毒蛇咬傷。以煙管燒熱。滴油擦患處立效。後以試用果驗。大興劉繼莊獻廷。負經世才。於學無不淹貫。所著廣陽雜記。間有及醫事者。述之以資多識。有婦人患小腹中痛。氣衝上不得臥。百藥不效。已骨立矣。有吳人診之。

曰。此乃經時不謹所致。用白芍二兩。香菌一兩。猪外腎一對。煎湯。滑石。白礬各五分。共爲末。以豆腐衣包之。煎湯送下。下黑血甚多。一劑而愈。亦奇方也。

龔首驤夫人病頭風。已數年矣。每發時痛欲死。骨節間格格有聲。已壞一目而痛不止。延余診之。定一方。用酥炙龜板二錢。麻黃。蔓本各一錢。甘草五分。後更爲定一方。用何首烏。苡仁。牛膝。令服二劑而愈。

明末高郵袁體庵。神醫也。有舉子舉於鄉。喜極發狂。笑不止。求體庵診之。驚曰。疾不可爲矣。不以旬數矣。宜急歸。遲恐不及矣。道過鎮江。必更求何氏診之。遂以一書寄何。其人至鎮江而疾已愈。以書致何。何以書示之。曰。某公喜極而狂。喜則心竅開張。不可復合。非藥石之所能治。故以危言懼之以死。令其憂愁抑鬱。則心竅閉。至鎮江當已愈矣。其人乃北向再拜而去。

太平崔默庵。醫多神驗。有一少年新娶。未幾出痘。徧身皆腫。頭面如斗。諸醫束手。延默庵診之。默庵診症。苟不得其情。必相對數日。沈思。反覆診視。必得其因而後已。診此少年時。六脈平和。惟稍虛耳。驟不得其故。時因肩輿道遠。腹餓。卽在病者榻前進食。見病者以手摩目。觀其飲啖。蓋目眶盡腫。不可開合也。問思食否。曰。甚

思之。奈爲醫者戒余勿食何。崔曰。此症何礙於食。遂命之食。飲啖甚健。愈不解。久之。視其室中牀榻桌椅漆器熏人。忽大悟曰。余得之矣。亟命別遷一室。以螃蟹數觔生搗。徧敷其身。不一二日。腫消痘現。則極順之症也。蓋其人爲漆所咬。他醫皆不識云。

新安程雲來林。博究羣書。所著醫暇卮言。乃深於格致之學者。余尤愛其論夜臥一則。有裨於養生。錄之夜臥能使氣降。晝臥能使氣升。人至暮勞極。眼白昏而帶赤。靜臥一宵。詰朝對鏡。清澈如故。此氣降之驗也。晝倦當靜坐片時。或散步玩物。睡愁自解。若因而沈寢。則初覺之時。目白必赤。此因臥而氣反升之驗也。蓋晝當與陽俱開。乃逆其候而閉之。譬如夜當與陰俱閉。乃故狂呼豪飲。皆傷壽源。古人云。夙興夜寐。出作入息。天之命。人之紀也。愚一生勸人夙興。不勸人夜坐。吳門朱東樵鑰。有本草詩箋。錢塘陸典三文謨。亦有本草詩。而陸爲勝。徵引亦較廣博。藥各繫以七律。凡五百三十四首。錄其第一首人參詩云。五葉三椹別樣新。黃參上黨味尤純。瑤光星散天邊寶。人體精成地底珍。開胃助脾能補氣。寧心潤肺自安神。元陽可喚春回轉。虛實須教辨識真。按人參功用固大。誤服之害亦非

細。未句命意深矣。

袁隨園所爲徐靈胎先生傳。載治疰耕石疾。閱之不甚了了。近觀泗溪醫案。乃始釋然。醫案云。蘆墟疰耕石暑熱壞症。脈微欲絕。遺尿譫語。尋衣摸牀。此陽越症。將大汗出而脫。卽以參附加童便飲之。少甦而未識人也。余以事往郡。戒其家曰。如醒而能言。則來載我。越三日來請。亟往。果生矣。醫者謂前藥已效。仍用前方。煎成未飲。余至曰。陽已回。火復熾。陰欲竭矣。附子入咽卽危。命以西瓜啖之。病者大喜。連日啖數枚。更飲以清暑養胃而愈。後來謝述昏迷所見一黑人立其前。欲啖之。卽寒令入骨。一小兒以扇驅之曰。汝不怕霹靂耶。黑神曰。熬爾三霹靂。奈我何。小兒曰。再加十箇西瓜何如。黑神惶恐而退。余曰。附子古名霹靂散。果服三劑。非西瓜則伏暑不消。其言皆有證據。亦奇事也。

冷廬醫話

清 桐鄉 陸以縉 定圃氏 著

鄞縣 曹赤電 炳章 圈點

卷二

形體

鼻之下口之上爲水溝穴。名爲人中。其說有二。一謂自此而上。目耳鼻皆雙竅。自此而下。口及二便皆單竅。上三畫陰。下三畫陽。合成泰卦也。一則謂天氣通於鼻。地氣通於口。天食人以五氣。鼻受之。地食人以五味。口受之。穴居其中。故名之曰人中。見程雲來醫暇卮言。

膀胱或謂有上口無下口。或謂有下口無上口。張景岳、李士材亦主此說。人皆信之。而不知其非也。若無上下口。何以有交腸之病乎。吳縣沈實夫果之。獨謂上下皆有口。而上口常閉。水之入於膀胱。仍是三焦化入。而非從上口以入。若腑氣大

虛。則力乏而竅不能閉。或邪熱傷腑。則主開泄。而竅亦不能閉。甚至有交腸之病。糞從小腸下口入膀胱上口。並隨小便而出。譬如人身之外竅。臍孔與兩耳兩乳。亦常閉而不開。有故則或出膿血。或通乳汁。膀胱之上口亦可以類推矣。此論最為近似。余按唐與正治吳巡按病不得洩。臥則微通。立則不能涓滴。詢知常服黑錫丹。因悟結砂時鉛不死。硫黃飛去。鉛沙入膀胱。臥則偏重。猶可洩。立則正塞水道。以故不能通。令取金液丹三百粒。分爲十服。煎瞿麥湯下之。膀胱得硫黃積鉛成灰。從水道下。猶累累如細砂。病遂愈。觀此益可證膀胱之有上下口也。

中風

中風最宜辨閉脫二症。閉症口噤目張。兩手握固。痰氣壅塞。語言蹇澀。宜用開竅通絡清火豁痰之劑。如稀涎散。至寶丹之類。脫症口張目合。手撒遺尿。身僵神昏。宜用大補之劑。如參附湯。地黃飲子之類。然閉症亦有目合遺尿。身僵神昏者。惟當察其口噤。手拳。面赤。氣粗。脈大以爲別。脫症亦有痰鳴不語者。惟當辨其脈虛大以爲別。至於閉症氣塞。亦有六脈俱絕者。不得以其無脈而遂謂是脫症也。

傷寒

徐靈胎傷寒類方白頭翁湯注云。凡下重者。皆屬於熱。按金匱要略云。小腸有寒者。其人下重便血。是則下重不專屬於熱矣。特熱症較多。當察脈症治之。不可執一。陽明主鬪。故其病爲胃家實。太陰主開。故其病爲自利。胃家實者是胃液燥竭也。故必渴。藥用梔豉、白虎、人參、竹葉、石膏、承氣等。以存津爲主。自利者是脾臟寒濕也。故不渴。藥用理中、四逆等溫中爲主。

傷寒論桃花湯症。或以爲寒。或以爲熱。或以爲寒熱不調。或以爲先熱後寒。持論不一。獨沈棟懷醫學三書論至爲詳確。備錄之。陽病下利。便膿血。協熱也。陰病下利。便膿血。下焦不約而裏熱也。與桃花湯固下散寒。成氏此注。深合仲景之旨。蓋少陰傳經陰病。病於少陰之經。實結於胃。少陰直中之寒症。病在本藏。下焦虛寒。失閉藏之職。故用溫補以散裏寒。而固腸胃。準繩反以成氏釋裏寒爲非。豈不思熱而用固腸收瀉之劑。則熱何由去耶。吳綏謂此症三陽傳來。純是熱病。赤石脂性寒。假乾薑以從治之。彼蓋見血爲熱。不知有形之血。必賴無形之氣以固之。下

焦虛寒不能固血。非溫補不能助陽以攝陰。何必陽病熱而始便膿血哉。赤石脂性溫。丹溪東垣皆云。然吳緩何據而謂其寒。喻昌頗知仲景救陽之意。而於此條亦以爲熱症。乃云滑脫卽不可用寒藥。何以仲景於自下利者。多用黃芩黃連耶。白頭翁又何爲耶。其注支離矛盾。學者當細詳之。以滋按下利熱多寒少其辨少廣往言之最悉附錄於此少陰裏寒便膿血色必黯而不鮮乃腎受寒濕之邪水穀之津液爲其凝泣醱於腸胃之中而爲膿血非若火性急遽而色鮮明蓋冰伏已久其色黯黑其氣必臭其脈必微細但神氣靜而腹喜就溫欲得手按之而腹痛乃止

陰證阻陽證

病症陰陽疑似。最難辨別。卽如厥有陰陽二症。李士材謂陰厥脈沈弱。指甲青而冷。陽厥脈沈滑。指甲紅而溫。以此爲辨。蒲城王竹坪先生。夢祖傷寒撮要採之。以爲此說最精。留心體驗之。百不一失。然觀續名醫類案疫門。載施幼升六月患時疫。口燥舌乾。苔刺如鋒。咽喉腫痛。心腹脹滿。按之痛甚。渴思冰水。小便赤澀。得瀉滴則痛甚。此當急下之症也。惟通身肌表如冰。指甲青黑。六脈如絲。尋之則有。按之則無。醫者引陶氏全生集以爲陽症。但手足厥逆。若冷過肘膝。便是陰症。況通

身微冷乎。又陶氏謂陰陽二症。全在脈之有力無力中分。今已脈微欲絕。按之如無。比無力更甚。遂進附子湯。煩燥之極。不逾時竟殞。觀此知陰症似陽。又未可以脈沈弱指甲青冷爲憑。余按成無己曰。凡厥若始得之。手足便厥而不溫者。是陰經受邪。陽氣不足。可用四逆湯。若手足自熱而至溫。從四逆而至厥者。傳經之邪也。四逆散主之。此說辨別。至爲精密。又凡六氣之感。異於傷寒之傳經者。惟舌較爲可憑。陰症亦有黑胎焦黃胎。然其胎必浮胖。或滑潤而不枯。此等處非細心體察。鮮不致誤。上海王協中散義疫癘源載吳門汪姓患疫症。適當戒暑。體厥四臂。舌周身赤。斑成片形。倦而口中謔妄。不成語句。脈參伍極亂。已無下手處矣。以此合魏案觀之。知陽症陰脈誤投。溫熱必至。殺人可不懼哉。

右所述通身肌表如冷。指甲青黑。六脈如絲。進附子湯而殞。此陽症似陰。誤作陰症治而死也。亦有陰症似陽。誤作陽症治而死者。黃退庵症治指要云。一婦小產後。身作大熱。舌黃脈大口乾。大便多日不解。醫者不辨其假。而用白虎湯一服。便通熱緩。病家大悅。余診之。謂此乃格陽於上。其方不可再服。必當溫補。問既係虛症。何昨日服藥大便通熱勢解耶。余曰。此大便之結。如寒月水澤腹堅。其通者。幾微元陽爲寒涼所逼而出。其熱勢減者。亦因寒涼灌灌。暫爲退舍。脈象浮大。較如

絲絮。急服八珍湯。尙恐無及。其家不信。醫來復診。見有應效。仍用前方加麥冬、五味子。服後兩目直視。循衣摸牀。一晝夜而終。悔無及矣。余按肌寒在內而格陽於外。寒在下而格陽於上。此爲無根之火。症見煩躁欲裸形。或欲坐臥泥水中。舌苔淡黃。口燥齒浮。面赤如微酣。是爲戴陽或兩顳淺紅。游移不定。異實熱症之盡面通紅嫩帶白。嬌言語無力。納少胸悶。渴欲飲水。或咽喉痛而索水至前。復不能飲。肌表雖大熱。而重按則不熱。或反覺冷。或身熱反欲得衣。且兩足必冷。小便清白。下利清穀。亦有大便燥結者脈沉細。或浮數。按之欲散。亦有浮大滿指。而按之則必無力。是宜溫熱之劑。如八味丸等藥。須涼服。從其類以求之也。

暑者

陸麗京醫林新論謂人之游於暑月而清明在躬者。恃有元氣以勝之。世俗夏月輒服香薷飲。不知香薷性味辛溫。走散真氣。厚朴氣力辛猛。摧陷元陽。招暑引邪。無過於此。更有服六一散者。不知甘草性雖和平。而向有中滿喘脹。及胸多積滯者。亦不宜概用。滑石利竅。表虛者服之則衛氣不固。遺滑者投之。則精關不守。此

又不可不審也。孫真人以爲虛弱之人。暑月當服生脈散。又云。夏月常服五味子以補五臟之氣。余則以爲尋常湯飲。須用烏梅沙糖湯。尋常水飲。須用梅漿水。此既補元。又能消暑。況兼爽口。貧者可以通行。又見有夏月施茶茗者。其性寒涼。消尅暑月之人元氣。已自摧殘。而勞傷困憊。正藉資扶。乃更飲茶茗。重虛其虛。冷飲則腹痛泄瀉。熱飲則散表出汗。胃氣一虛。不覺暑氣透入。忽而長途昏倒。痧悶叢來。變生俄頃。皆此地之爲。而人未之知也。此後有施湯飲者。熱湯宜調入砂糖少許。冷水宜調入梅漿少許。如有梅漿。亦可入砂糖少許。收斂真氣。大助元神。既飲之後。兩目神明頓爽。兩足精力湧出。飢卽暫飽。渴亦生津。此可驗也。不則寧用白滾湯或白水。丹溪云。淡食能多補。況太羹元酒。以無味爲至味。故當知其利益耳。吾願世之爲善人長者之行者。其亟改而傳廣之。余謂香薷飲。決不可服。六一散。若於暑路遠涉之後。胸痞惡食。飲之以解暑氣。往往獲驗。特非常服之品。沙糖。梅漿。誠遠勝於茶茗。然既受暑氣之後。服之病必增劇。以此施捨。安得徧執途人而問之。竊謂養生家之服食。當效其法。若欲施之行路。轉不如白滾湯之有利無弊。按章杏雲飲食辨云。暑月力作及注夏之人。常飲糯米湯秫米。亦妙代茶。能保肺氣。固

衛陽。此卻人人可用。勝於沙糖梅漿也。

方書有云。暑月中熱卒死。薑湯童便乘熱皆可灌之。切勿飲以冷水。及令臥冷地。卽至不救。今按暑症忌薑。嘗有中暑而患乾霍亂者。飲薑湯一錢卽斃。治中熱卒死。古方蒜泥井水法最良。吾里孔雅六學博。憲采言嘗於酷暑中見一老嫗倒地。口眼盡閉。鼻無氣息。急令人以蒜頭二顆研爛。取路上熱土。日晒處淨土是也。汚泥淨土是也。不可用。新汲井水一椀調勻。以箸啓其齒灌之。五七匙後始受而作嘔。灌盡大吐有聲息。手足亦漸舒動。至黃昏後方甦。自云烈日中行十餘里。心煩口燥。啖麥餅暈悶而絕。不自知也。投以此方。暑食俱得吐去。而人乃蘇。後屢治中暑者均效。

暑風

表弟周克庵學正士燮。熟精醫理。道光丙午夏。暑風甚劇。時疫大作。俱兼喉痛。亡者接踵。醫皆束手。克庵家病者甚衆。親自療治獲痊。憫世醫之寡識。爲作論曰。暑風由口鼻而入。時冷穢氣亦由口鼻而入。先傷上焦手太陰肺經。其始見症也。或喉痛而腐。或不腐。洒洒惡寒。蒸蒸發熱。有汗不解。遍體現紅暈。舌白膩。首用辛涼

平劑。連翹、薄荷、荊芥穗、銀花、淡豆豉、牛蒡子、苦桔梗、杏仁、元參、紫馬勃、瓜蒌皮、白茅根、竹葉。可隨症選用。以表泄表風兼宣穢濁。其繼也。但熱不寒。喉痛仍在。痰涎稠膩。目紅多眵。舌絳無苔。紅痢雜以白疹。煩渴脅悶。燥擾不安。寐則自語。醒則神清。狀類犀角地黃及白虎湯證。不知肺衛與心營甚近。此係肺熱侵逼包絡。未嘗竟入營分。以神不昏昧辨之。此時遽與犀角。是開門揖盜也。或識蒙竅阻。犀角並牛黃清心丸。至寶丹。亦不在禁例。至白虎證脈洪大自汗不止。口渴無度。遵古法脈之誠無誤。倘用不合法。恐肺經之邪熱無出路。致下迫大腸而爲痢也。宜用川鬱金、黑山梔、瓜蒌皮、蘆根、竹葉、桑葉、池菊之類。以廓清熱邪。開泄穢氣。如毒重者。甘草、人中黃、大青葉、板藍根。亦可隨意加入。再兼症或有身痛肢軟。卽暑風流走肢體。參用防己、秦艽、桑枝一二味可也。總之。此症留戀手太陰肺經居多。故用藥宜輕清宣解。不必用苦寒沈降之品。誅伐中下二焦無過之地。

霍亂轉筋

俗稱吊脚痧

山陰田雪帆明經晉元。著時行霍亂指迷辨正。世俗所稱吊脚痧一症。以爲此真

寒直中厥陰肝經。卽霍亂轉筋是也。初起先腹痛。或不痛。瀉利清水。頃刻數十次。少者十餘次。未幾卽手筋抽掣。嘔逆。口渴。忒飲。手足厥逆。脈微欲絕。甚則聲嘶舌短。目眶陷。目上視。手足青紫色。或偏身青筋硬凸如索。汗出脈絕。急者旦發夕死。夕發旦死。緩者二三日。或五六日死。世醫認爲暑濕。妄投涼瀉。或認爲痧氣。妄投香散。十香丸之類。鮮有不斃。宜用當歸四逆。加吳茱萸生薑湯。當歸二錢。炒芍藥一錢。通草一錢。吳萸錢半。細辛八分。生薑三片。黑棗三枚。水煎冷服。輕者二三劑。進一日中。傾頻卽愈。重者多服數劑。立可回生。百治百效。真神方也。如嘔者。本方加薑製半夏三錢。淡乾薑一錢。口渴忒飲。舌黃。加薑炒川連五分爲反佐。經所謂熱因寒用也。腹中絞痛。名轉筋入腹。加酒炒木瓜三錢。手冷過肘膝。色現青紫。加製附子三錢。若聲嘶目上視。舌卷囊縮。脈已絕爲不治。服藥亦無及。速用灸灸法。臍下三寸關元穴。用附子搗爛。摺作餅如錢大。安穴上。以龍眼大艾炷。加其上。灸十四壯。重者三十壯。嘔止厥回卽愈。如無附子。用生薑切片。如錢貼灸。亦可。無薑貼肉灸。亦妙。病入腹內。知溫。嘔瀉卽止。量寸法。以病人中指中一節。若干長爲一寸。用草心候準量之。不可截斷。只須摺作三疊。卽三寸矣。此症種種皆肝經現症。亦寒邪爲病。可疑者。口渴。舌黃。喜冷飲。及不欲衣。被兩症耳。緣坎中真陽。爲寒邪所逼。因之飛越。所謂內真寒而外假熱。但以脈辨之。自無游移矣。有習用溫補之醫。知此症爲陰寒。治

用附子。理中。四逆等湯。溫補脾腎。究非直走厥陰。仍不能奏效。余按此症。自嘉慶庚辰年後。患者不絕。其勢至速。醫不如法。立時殞命。而方書罕有詳載治法者。特備述之以貽世云。

許辛木云。治弔脚痧。莫妙於來復丹。然硫黃須用真倭產。如用土硫黃。卽不驗。而服此丹。用小丸者。每卽吐出。惟作大丸。臨用。舂作末服。雖吐亦不盡。再服再吐。少頃。藥性發。卽不復吐而愈。用薑湯送下。須極濃極辣。乃佳。道光辛巳。此症盛行。有搗濃薑汁。頻服而愈者。

熱

發熱有陽陷入陰者。有陽浮於外者。陽陷入陰者。其熱自陰分達於陽分。與瘧熱相似。而實不同。瘧爲陰陽交爭。此爲陽陷於陰。故但熱不寒。若獨用表散藥。則藥力從陽分而泄。何由入陰分引陽邪而出。用宜孫真人柴胡梅連散。蓋以梅連攝柴胡入陰分而出之陽。其邪乃得去也。說見小兒陽浮於外者。乃表裏俱虛。陽氣不歸元而浮於外也。宜以六神散入粳米煎。和其胃氣。陽氣歸內。身體自涼。說見慈幼

錢 此二症一係外感。一係內傷。臨症宜詳察之。柴胡、梅連散。柴胡、前胡各三錢。胡黃連、烏梅各一錢。右以咀。每一錢。童便一盞。猪肱一枚。猪脊髓一條。韭根、白半錢。同煎。不拘時溫服。六神散。四君子、加山藥、扁豆、薑水燉煨生薑。大棗。王孟英讀書精細。最有卓識。如論虞花溪治夜熱症。獨能辨前人之誤。詳見古今醫案按選。備錄於此。

虞花溪治一婦。年四十餘。夜間發熱晨退。五心煩熱無休止時。半年後。虞診其脈。六部皆數伏而牢。浮取全不應。與東垣化陽散火湯。則竟記此法今人服熱減大半。胸中覺清快勝前。再與二帖。熱悉退。後以四物加知柏。少佐炒乾薑。服二十餘帖愈。

余按夜熱脈數的係陰虛。因其脈伏且牢。浮取不應。故用升陽散火得效。仍以陰藥收功。然陰藥用六味及二地。二冬必不效。妙在芎歸合知柏。及從治之炒乾薑也。王孟英云。此熱在血分。而誤治半年。其熱愈伏愈深。故脈症如是。初用升陽散火。所謂火鬱發之也。後以炒乾薑佐四物。知柏收功。乃血分受病之專劑。與陰虛生熱當用陰藥者治法有別。誤用皆爲戕賊。

江氏之注。俞氏之論。皆欠明晰。無怪庸庸者之議藥不議病也。

馮楚瞻曰。潮熱之症。有陰陽之分。平旦潮熱。自寅至申。行陽二十五度。諸陽用事。熱在行陽之分。肺氣主之。日晡潮熱。自申至寅。行陰二十五度。諸陰用事。熱在行陰之分。腎氣主之。一以清肺。一以滋腎。若氣虛潮熱。參耆熟附。所謂溫能除大熱也。血行潮熱。歸芍骨皮。所謂養陰退陽也。其論潮熱頗詳。如傷寒論所云。日晡潮熱。以陽明主於申酉戌之故。則所謂行陽主肺氣。行陰主腎氣。乃渾舉之辭。不可執一。

熱入心胞

大人小兒感證。熱入心胞。神昏譫語者。有犀角、羚羊角、連翹、金銀花、元參、生地、人中黃、生甘草等味。送下至寶丹。往往獲效。其有熱邪深入發瘧者。亦宜以此療之。世人遇小兒患此證者。妄謂驚風。用鍼挑之。走泄真氣。陰陽乘逆。轉至不救。咸豐戊午秋日。仁和司訓吳蓉峰之孫女。十二歲。冒暑神昏譫語發瘧。余以煎藥投之。蓉峰之室人。復延女醫視之。謂是驚風。以鍼挑之。次日病勢轉劇而殞。余甚訝。

藥之無靈。深以爲歎。庚申秋日。避難北車塔村。村中陳氏兒發熱神昏。譫語發瘧。余仍以前藥與之。服藥後酣睡汗出。似有轉機。忽其戚某醫來視。謂是驚風。以鍼挑其胸腹。其汗遂斂。病益加重。至夜卽斃。同時余又治二人。病情相同。皆用前藥得痊。則皆不用鍼挑者也。始知前二人之死。非藥之咎。實由誤認驚風而用鍼挑耳。特誌之以示戒。

疫

內經療疫小金丹古法。今不能用。近日所傳治瘟之方。劉松峰之五瘟丹。製甘草、甲辰年黃芩、乙庚年黃柏、丙辛年梔子、丁壬年黃連、戊癸年香附、去淨蘇葉、鳳頭蒼朮、米泔陳皮、以上四味雄黃、另研硃砂、另研製甘草法。立冬日取大青竹一頭甘草於內蠟封口浸糞坑。前甘草五味。當以某年爲君者多。臣數之半。如甘草二兩。則此外八味。止用一兩。雄硃二味。又減半。止用五錢。於冬至日將甘草等九味爲末。雄硃另研。以一半入甘草等藥末中爲丸。留一半爲衣。再用飛金爲衣。大人服者丸如梧子。小兒服者丸如黍米。雪水生蜜爲丸。面東服五十九。病輕日淺者。

一服愈。病深日久者。三四服愈。忌一切厚味。此方兼治暑月一切熱症。又解痘疹毒。有力之家。製丸施人。功德無量。至於避瘟之法。用乳香、蒼朮、細辛、生甘草、芸香、白檀香爲末。棗肉丸。焚之。又以貫衆浸櫛房水缸用之。又雄黃二兩。丹砂、鬼臼石、菖蒲各一兩。共爲末。井水調和。塗五心及額上、鼻中、耳門。辟瘟甚驗。若入瘟家。以蔗糖塗鼻孔。出再取嚏。則不染。皆善法也。而握要之法。則如張景岳所云。必節慾節勞。仍勿忍飢而迎其氣。尤爲得之。

常州余師愚霖客中州時。父染疫。爲羣醫所誤。及奔喪歸。視諸方皆不外治傷寒之法。思此症必有以活人者。公之於世。稍釋隱憾。因讀本草言石膏性寒。大清胃熱。味淡而薄。能表肌熱。體沉而降。能泄實熱。恍然大悟。非此不足以治熱疫。遇有其症。投之無不獲效。歷三十年。活人不少。遂著疫症一得二卷。於乾隆五十九年。自序刊行。大旨謂吳又可辨論傷寒瘟疫甚晰。如頭痛發熱惡寒。不可認爲傷寒表症。強爲熱汗。徒傷表氣。熱不退。又不可下。徒損胃氣。斯證已得其奧妙。惟於從口鼻入。不傳於胃而傳於膜原。此論似有語病。至用達原諸承氣。猶有附會表裏之意。惟熊任昭首用敗毒散。去其瓜牙。繼用桔梗湯。用爲舟楫之劑。退胸膈及六

經之熱。確係妙法。余採用其法。減去硝黃。以疫乃無形之毒。難以當其猛烈。重用石膏。直入戊己。先搗其窠巢之害。而十二經之患。自易平矣。其方名清瘟敗毒散。藥用生石膏。大劑六兩至八兩。中劑二兩至小生地。大劑六錢至一兩。中劑三錢。烏犀角。大劑六錢至一錢。中劑二錢。真川連。大劑六錢至四錢。中劑二錢。生梔子。桔梗。黃芩。知母。赤芍。元參。連翹。竹葉。甘草。丹皮。以爲疫症初起。惡寒發熱。頭痛如劈。煩躁譫妄。身熱肢冷。舌刺脣焦。上嘔下泄。六脈沉細而數。即用大劑。沈而數者。用中劑。浮大而數者。用小劑。如癰一出。即用大青葉。量加升麻四五分。引毒外透。此內化外解。濁降清升之法。治一得一。治十得十。以視升提發表而愈劇者。異矣。其所載治驗。俱用石膏數兩。犀角。黃連數錢。歸安江筆花醫鏡。載治一時疫發癰。用石膏至十四斤而癰始退。蓋即用其法也。近陳載庵亦仿之而獲效。王學權重慶堂隨筆云。吳又可治疫主大黃。蓋所論濕溫爲病。濕爲地氣。即仲聖所云濁邪中下之疫。濁邪乃有形之濕穢。故宜下而不宜清。余師愚治疫主石膏。蓋所論者暑熱爲病。暑爲天氣。即仲聖所云清邪中上之疫。清邪乃無形之燥火。故宜清而不宜下。二公皆卓識。可爲治疫兩大法門。允哉言乎。

痧

陳載庵云。痧症全書中滌痧丸。失載其方。余訪得之。卽是龔雲林萬病回春所載白虎丸。用千年石灰。刮去雜色泥土爲末。水飛過。丸如桐子大。每服五十九。再視病輕重加減。燒酒送下。此藥順氣散血。化痰消滯。治青筋。北方謂之青筋初覺頭疼惡心。或腹痛。或腰疼。或偏身作痛。不思飲食。卽進一服。當時血散而愈。若用砒刺之法。耗損其血。不若此方之神妙。松峯說疫亦探此方。謂霍亂痧脹皆治之。惟用冷水冷茶送。隨症變通可耳。又治心腹痛。及婦人崩漏帶下。或久患赤白痢。并一切打撲內傷。血不能散。服之皆大效。載庵言以此藥施人治痧症。獲效果捷。千年石灰不可得。用古墓中石灰可也。

長洲龍柏青霏。脈藥聯珠。謂痧脹之症。多屬奇經。蓋奇經爲十二經之支流也。五臟之清氣不升。六腑之濁氣不降。譬猶五湖四瀆。浸溢泛濫。盡入江河。而清濁已混。更水甚土崩。泥沙擾混。流蕩不清。并俞壅塞。故其病有痧脹之名。痧脹者。猶沙漲也。痧脹總由十二經清濁不分。流溢入於奇經。而奇經脈現。則爲痧症也。邪氣

滯於經絡。與臟腑無涉。不當徒以藥味攻藏府。宜先用提刮之法及刺法。使經絡既通。然後用藥。始堪應手。其論痧症屬奇經。未經人道。理實確而可信也。

咸豐六年。夏秋之交。杭州人患吊脚痧。吐瀉腹痛。足筋拘急。不卽救。一二時卽死。傳有外治神方甚驗。好善之家。製藥施送。救人不少。乾霍亂症亦可治。七年八月。運司河下。劉某患絞腸痧。勢甚危險。其隣某知柴塚橋邊夏家有此藥。急往乞取。治之立愈。余目擊其效。真神藥也。茲錄其方。并載藥價。有力預備濟人。功德無量。

麝香五錢 丁香一兩 桂心去皮 生香附一兩 倭硫黃三兩
五錢二錢 五錢五錢 又合藥五錢 共藥七兩 五錢每 一瓶貯藥一分 五釐每
用一瓶。病重者用二瓶。右藥研極細末。分貯小瓶。黃蠟封口。用時先將煖臍膏藥烘透。倒藥末在中間。卽向病者臍上貼住。一時卽愈。此方救病甚捷。然藥性甚烈。斷不可服。孕婦忌貼。

絞腸痧卽乾霍亂。溫病條辨謂由寒濕。其驅濁陰以救中焦之真陽。方用附子乾薑等熱藥。傷寒論彙言。謂此症得之夏秋間。設或見腹痛脈沈。誤作陰寒治療。一進熱物湯茶酒藥等。卽刻悶亂而死。二說截然相反。余謂此症寒熱皆有之。醫者切宜審慎用藥。其治之之法。有不論寒熱皆可用者。外治則取委中穴。腿膈多用。

熱水急拍。紅筋高起。刺之出血即愈。內治則用馬糞餅瓦上焙乾末。滾水沖服。
一方加黃土入二三錢。不知再作服。二法皆載溫病條辨。實良方也。
馬糞并治霍亂吐瀉余會
療人

瘧

周慎齋曰。治瘧之法。升其陽使不并於陰。則寒已。降其陰使不并於陽。則熱已。升其陽者。是散陽中之寒邪。柴、葛、羌之屬。為散寒之品也。降其陰者。是瀉營中之熱邪。芩、知、膏之屬。為瀉熱之品也。蓋併之則病。分之乃愈也。此蓋本之王肯堂之治案。王之外祖母年八十餘。夏患瘧。諸舅以年高不堪再發。議欲截之。王曰。欲一劑而已。亦甚易。何必截乎。乃用柴胡、升麻、羌、防、葛根之辛甘氣清。以升陽氣。使離於陰而寒自已。以石膏、知母、黃芩之苦甘寒。引陰氣下降。使離於陽而熱自已。以猪苓之淡滲。分利陰陽。不得交併。以穿山甲引之。以甘草和之。果一劑而止。俞樾齋云。讀靈蘭要覽。載此方治瘧屢效。又附隨症加減法。最為精當。是金壇得意之作。又謂李士材治程武修藍本於此。惟以白豆蔻換穿山甲。亦其善用藥處。余按近

俗治瘧多宗倪涵初。似遜此方。然以之治瘧。亦不能盡效。知病有萬變。未可執一。比見王孟英古今醫案按選。論此最爲精當云。此案但言夏月患瘧。而不詳脈症。所用升散之藥五種。苦寒之藥三種。雖爲金壇得意之作。余頗不以爲然。後人不審題旨。輒鈔墨卷。貽誤良多。鄒潤安云。據金壇云。是使陰陽相離。非使邪與陰陽相離也。使邪與陰陽相離。猶可言人身陰陽。可使之相離乎。斯言先得我心。余治門人張笏山之弟。瘧來痞悶欲死。以枳桔湯加柴、芩、橘、半。一飲而瘳。是調其陰陽。而使陰陽相離也。

左傳齊侯疥遂疔。顏氏家訓改疥作瘵。謂說文瘵二日一發之瘧。疔有熱瘧。齊侯之病。本是間日一發。漸加重。故爲諸侯憂。今北方猶呼瘵瘧。瘵音皆。俗儒云病疥令人惡寒。變成瘵。此臆說也。疥癬小疾。豈有患疥轉作瘵乎。余謂人之疾病無常。初患疥癬。亦所時有。若以疥爲瘵。則疔爲有熱瘧。瘵爲二日一發之瘧。亦何嘗無熱乎。

治瘧有謂必當用柴胡者。以瘧不離乎少陽。非柴胡不能截也。有謂不當概用柴胡者。以風寒正瘧則宜之。若感受風溫、濕溫、暑熱之氣而成瘧者。不可執以爲治。

也。竊謂瘧邪未入少陽。或無寒但熱。或無熱但寒。或寒熱無定候者。原不得用柴胡。若既見少陽症。必當用柴胡。以升清肝膽之熱。雖因於溫熱暑濕。亦何礙乎。

二陰瘧

治三陰瘧。震澤沈詒亭慶脩傳一方。用山查、檳榔、枳殼、甜茶各三錢。於瘧發之日前二時水煎。服一劑立愈。云試多人皆驗。余謂此方藥峻。藜蘆之體。及瘧初起者宜之。吳曉鉦言其六世祖山年公手稿錄存。治久患三陰瘧方。云傳自外舅朱竹垞先生者。用生何首烏八錢。生黃耆、佩蘭各四錢。水煎。臨發前服三次立愈。此方尤宜於膏粱之體。二方皆試驗。而方書中不恆見。并錄之。

痢

孔以立痢疾論。謂五色痢法當溫補脾腎。余治一五色痢。用溫而愈。然馮氏錦囊中有五色痢實症一條。想或有此症。余特未之見也。云云。余曾治一小兒患五色痢。口渴發熱。用萬密齋保命歌括鳳尾草方。一服即愈。此方主治赤白痢。而五色

痢亦可治。可知其功效之神。大抵五色痢有溫熱之湖錄方於此。鳳尾草連根一
大握。蘇州中與井陵者極佳。如無卽老倉米一勺。老薑帶皮三片。蔥白連鬚三根。
用水三大盃。煎至一盃去渣。入燒酒小半盞。真蜜三茶匙。調極勻。乘熱服一小盞。
移時再服。以一日服盡爲度。忌酸味及生冷煎炒米麵點心難化等物。余按本草。
鳳尾草性至冷。治熱毒下痢。治痢者確審非虛寒症。乃可用之。
痢以口渴腹痛爲實熱。丹溪曰。口不渴。身不熱。喜熱手熨盪。是名挾寒。李士材曰。
口渴更當以喜熱喜冷分虛實。腹痛更當以痛之緩急。按之可否。腹之脹與不脹。
脈之有力無力分虛實。蓋恐人概以口渴腹痛爲實熱也。然則不口渴腹痛者。果
皆屬虛寒乎。又昔人謂先痢後瀉者。腎傳脾。爲微邪。易治。先瀉後痢者。脾傳腎。爲
賊邪。難醫。余嘗持此說以臨症。遇有先瀉後痢。口不渴。腹不痛者。幾難辨其爲實
熱。爲虛寒。後見秦皇士症。因脈治有云。濕熱痢之症初起。先水瀉。後兩三日便下
膿血。濕氣勝。腹不痛。熱氣勝。腹大痛。肛門重滯。裏急後重。又云。下痢紅積而腹不
痛。濕傷血分也。宜服河間黃連湯。黃連當始悟腹不痛者。亦有實熱。而口不渴可
類推矣。自後凡遇夏秋痢疾。口不渴。腹不痛。而裏急後重。痢無不裏小便少。脈數

者。一以河間法治之皆效。

白椶花治赤痢甚效。余於杭郡學署植數株。秋間花開繁茂。凡患赤痢者。以花五六朵。置瓦上炙研。調白糖湯服之。皆愈。荷花池頭陳某。秋間下痢月餘。諸藥不效。已就危篤。亦以此方獲愈。採花晒乾。藏之。次年治痢亦效。

治噤口痢方。用人參倍黃連薑汁石蓮肉分二味水煎緩服。此方胃氣虛者宜之。

若熱毒盛者。尚宜酌用。華治老少下痢。食入即吐。用白蠟方寸七。鷄子黃一個。石

蜜苦酒也苦酒即醋髮灰黃連末各半。鷄子殼先煎蜜蠟苦酒。鷄子黃四味令勻。乃納連

髮。蒸至可丸。乃止。二日服盡。神效無比。李瀕湖謂此方用之。屢經效驗。乃諸家方

書罕見。採錄。知良方之見遺者多矣。陳氏藏器治小兒痢。用鷄子和蠟煎。蓋本此

方之意。然不若此方用藥靈妙也。咸豐八年八月。羅鏡泉患赤痢月餘。諸醫用溫

補藥。日就沈重。延余治之。詢知體倦頭眩。不思飲食。腹不甚痛。診其脈右關沈數

有力。餘脈皆虛。余謂尚有積滯在內。因用補太早。鬱而不泄。然遷延逾月。體倦頭

眩。神已倦矣。未可峻攻也。乃用生地炭二錢。白芍二錢。歸身炭七分。地榆炭錢半。

荆芥穗五分。炒槐米一錢。丹皮炭一錢。酒炒黃芩一錢。製厚朴六分。麩炒枳殼一

錢。山查錢半。神麩二錢。蛙黑棗二枚。服三劑。痢止能食。改方調理而痊。按此症初起。腹不痛。口不渴。是以皆主溫補。特未曾讀秦皇士之書故耳。

瀉

七味白朮散。治小兒久瀉。脾虛者最靈。震澤泥水匠賀鳳山。孫二歲。泄瀉兩月。身熱少食。面色痿黃。夜睡時驚。幼科用青蒿、扁豆、二苓、厚朴、枳殼、陳皮等藥。日就危篤。求余治之。令服七味白朮散。黨參二分、潞葛根四分、茯苓二錢、炙甘草四分、木香四分、瀉止身涼。改方去葛根。加炒扁豆二錢、炒苡仁三錢、砂仁三分、桔梗四分。四劑全愈。

痢

四苓散治痢有極驗者。周克庵於丁巳歲病痰火痊後。忽舉丸起塊如雞卵。堅硬重墜不能行。始服治痢藥。如川棟子、荔枝核等。反作痛。自揣是歲寓吳江時。常於酒後至茶肆。飲茶過多。殆水氣流入膀胱所致。與肝經無涉。改服四苓散。泄瀉數

次而疝全愈。

咳嗽

客塵醫話云。咳嗽大半由於火來尅金。謂之賊邪。最難速愈。因風寒外襲。而內生實火。急宜瀉之。若失於提解。久之傳變生疾。誤服陰藥。反成勞瘵。此數語甚的。又云。如果係虛火。惟壯水一法。但養陰之藥。又皆阻氣滯痰。是在治之者靈也。如生脈六君湯。金水六君煎之類。最爲妥當。余按金水六君煎。景岳以治肺腎虛寒。水泛爲痰。而景岳全書發揮。皆其立方雜亂。二陳且謂水泛爲痰。而用二陳。於理不通。當用地黃湯。至壯水之法。六君湯亦非所宜。薛生白有案云。此由金水不相承挹。故欸久不愈。切勿理肺。肺爲嬌藏。愈理愈虛。亦不可泛然滋陰。方用整玉竹。川石斛。甜杏仁。生扁豆。北沙參。雲茯苓。迴勝於生脈六君湯。金水六君煎。余仿此以治久嗽陰傷。無不獲效。

咳嗽有寒熱之別。不可誤治。感寒者。鼻塞流涕。或微惡寒。宜服生薑。葱白。和宜初起服此者。不致久延。服挾熱者。夜嗽較甚。喉癢。口或微渴。宜服淡鹽湯。可常服初起服此者。不致久延。

余家用之恆驗。

噎

名醫類案載。絳州僧病噎不能食。語弟子死後可開胸喉。視有何物。弟子開視。得一物似魚而有兩頭。置鉢中。時寺中刈藍作靛。取置鉢中。蟲遂化爲水。自是以藍治噎疾多效。陳無擇三因極一病證方論。以爲此乃生瘕。非五噎比。後人因以藍治噎誤矣。蓋噎亦有因瘕而成者。藍能療之。未可以概治噎症也。按續名醫類案載。武昌僧患胃脘痛。其徒亦患之。師死。遺命必剖視吾心。果於心間得細骨一條。長七八寸。形如簪。插瓶中供師前。偶有貴客至。殺鵝取骨挑鵝喉。凡染鵝血處卽化。徒飲鵝血數日。胃疾竟除。此與絳州僧事相類。考本草鵝血治噎膈反胃。張石頑醫通備述其法。僧之胃痛而生骨。殆亦噎類耶。然則鵝之功用。實勝於藍矣。明蔣儀用藥鏡拾遺賦注云。噎膈翻胃。從來醫者病者羣相畏懼。以爲不治之證。余得此劑。十投九效。不啻如饑荒之粟。隆冬之裘也。乃作歌以誌之曰。誰人識得石打穿。綠葉深紋鋸齒邊。闊不盈寸長更倍。圓莖枝抱起相連。秋發黃花細瓣五。

結實扁子。鍼刺攢。宿根生本三尺許。子發春苗。隨弟肩。味苦辛平。入肺臟。穿腸穿胃。能攻堅。採掇花葉。搗汁用。蔗漿白酒佐使。全噎膈飲之。痰立化。律嘔平復。功最先。按石打穿。本草罕見。至本草綱目拾遺始載其功用。然世人識之者鮮。卽或識之。亦未必信而肯服。余謂噎症初起。莫如醫學心悟之啓膈散。又祕傳噎膈膏。程杏軒醫述。以爲效如神丹。人乳牛乳蘆根汁人參汁龍眼肉汁蔗汁梨汁七味等分惟薑汁少許隔湯燉成膏微下煉蜜徐徐服至顧松園之治膈再造丹。謂能挽回垂絕之症。見今書門有此數方。何事更求僻藥乎。噎膈之症。定州楊素園大令藜照所論。最爲詳核。見於王孟英古今醫案按選中。備錄於此。此證昔與反胃混同立論。其實反胃乃納而復出。與噎膈之毫不納者迥異。卽噎與膈亦有辨。噎則原能納穀。而喉中梗塞。膈則全不納穀也。至爲病之源。昔人分爲憂氣。恚食。寒。又有飲膈。熱膈。痰膈。蟲膈。其說甚紛。葉天士則以爲陰液下竭。陽氣上結。食管窄隘使然。說本內經。最爲有據。徐洄溪以爲瘀血頑痰。逆氣阻隔胃氣。其已成者。無法可治。其義亦精。然以爲陰竭而氣結。何以虛勞症陰竭致死。而陽不見其結。以爲陰竭而兼憂愁思慮。故陽氣結而爲噎。則世間患此者。大抵貪飲之流。尙氣之輩。乃絕不知憂者。而憂愁抑鬱之人。反不患此。此說

之不可通者也。以爲瘕血頑痰。逆氣阻隔胃氣似矣。然本草中。行瘕化痰降氣之品。不一而足。何竟無法可治。此又說之不可通者也。余鄉有治此者。於赤日中縛病人於柱。以物擣其口。抑其舌。卽見喉間有物如贅瘤然。正阻食管。以利刀鉏而去之。出血甚多。病者困頓。累日始愈。以其治甚險。故多不敢嘗試。又有一無賴。垂老患此。人皆幸其必死。其人恨極。以紫藤梗拘探入喉中。以求速死。嘔血數升。所患徑愈。此二人雖不可爲法。然食管中的係有形之物。阻扼其間。而非無故窄隘也明矣。又獻縣人患此臨危。囑其妻剖喉取物。以去其病。比死。其妻如所誠。於喉間得一物。非骨非肉。質甚堅韌。刀斧莫能傷。擲之園中樹上。經年亦不損壞。一日其子偶至園中。見一物黏綴草間。栩栩搖動。審視則其父喉中物也。異而佇目半日許。物竟消化。遂採其草藏之。有病噎者煎草與飲。三噉輒愈。遂以治噎擅名。如是者十餘年。後其草不生始止。是世間原有專治此證之藥矣。余臆度之。此症當由肝過於升。肺不能降。王孟英云。片言斷真。不可言斷。血之隨氣而升者。留積不去。歷久遂成有形之物。此與失血之證同源異脈。其來也暴。故脫然而出。爲吐血。其來也緩。故流連不出。爲噎膈。湯液入胃。已過病所。必不能去有形之物。故不效。其專治此症

之藥。必其性專入咽喉。而力能化痰解結者也。昔金谿一書買患此。向余乞方。余茫無以應。思韭葉上露。善治噤口痢。或可旁通其意。其人亦自知醫。聞之甚悅。遂煎千金葦莖湯。加入韭露一半。時時小噉之。數日竟愈。王旌煥

吐

千金方治粥食湯藥皆吐不停者。灸手間使穴三十壯。穴屬手厥陰。在掌後三寸。今人罕知用此法者。治吐湯藥。虞天民方最善。用順流水二盞。煎沸。湯泡伏龍肝。研細攪渾。放澄清取一盞。入參苓白朮各一錢。甘草二分。陳皮。藿香。砂仁各五分。炒神麩一錢。陳米一合。加薑棗同煎至七分。稍冷服。別以陳米煎湯時時嚥之。此法治胃虛不能納食者皆效。又黃退庵治胃陰受戕。納食即吐者。用人乳同糯米飲緩緩服之。亦應驗如神。

頭痛

頭痛屬太陽者。自腦後上至巔頂。其痛連項。屬陽明者。上連目珠。痛在額前。屬少

陽者。上至兩角。痛在頭角。以太陽經行身之後。陽明經行身之前。少陽經行身之側。厥陰之脈會於巔頂。故頭痛在巔頂。太陰少陰二經雖不上頭。然痰與氣逆壅於膈。頭上氣不得暢而亦痛。其辨之之法。六經各有見症。如太陽項強腰脊痛。陽明胃家實。少陽口苦咽乾目眩之類是也。高士宗醫學真傳言頭痛之症。祇及太陽少陽厥陰疏矣。

脅痛

脅痛當辨左右。有謂左爲肝火或氣。右爲脾火或痰與食。丹溪則謂左屬有謂左屬肝。右爲肝移邪於肺。余觀程杏軒治脅痛在右而便閉。仿黃古潭治左脅痛法。用栝蒞一枚。甘草二錢。紅花五分神效。以栝蒞滑而潤下。能治插脅之痛。甘草緩中濡燥。紅花流通血脈。肝柔肺潤。其效可必。是肝移邪於肺之說爲的也。又觀薛立齋治右脅脹痛。喜手按者。謂是肝木剋脾土。而脾土不能生肺金。則爲脾爲肺。固一以貫之矣。

腹痛

醫書言腹痛者。中脘屬太陰。臍腹屬少陰。小腹屬厥陰。此指各經所隸而言。然不可執一而論。凡傷食腹有燥屎者。往往當臍腹痛不可按。或欲以手擦而移動之。則痛似稍緩。凡驗傷食。舌胎舌根色黃而剛。仲景傷寒論有云。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可以爲證。

肝病

今人所謂心痛、胃痛、脅痛。無非肝氣爲患。此有虛實之分。大率實者十之二。虛者十之八。余表兄周士熙。弱冠得肝病。胃痛。醫用疏肝之藥。卽止。後痛屢發。服其藥卽止。而病發轉甚。成婚後數月。痛又大發。醫仍用香附、豆蔻、枳殼等藥。遂加劇而卒。蓋此症初起。卽宜用高鼓峰滋水清肝飲。魏玉橫一貫煎之類。稍加疏肝之味。如鱉血、炒柴胡、四製香附之類。俾腎水涵濡肝木。肝氣得舒。肝火漸熄。而痛自平。若專用疏洩。則肝陰愈耗。病安得痊。余嘗治鈕鉅村學博。福釐之室人。肝痛。脈虛。得食稍緩。用北沙參、石斛、歸鬚、白芍、木瓜、甘草、雲苓、鱉血、炒柴胡、橘紅。二劑痛止。後用逍遙散。加參、歸、石斛、木瓜。調理而愈。

趙養葵醫貫。徐靈胎砭之是矣。然觀其治木鬱之法。先用逍遙散。繼用六味地黃湯。加柴胡、芍藥以滋腎水。俾水能生木。此實開高鼓峰清水滋肝飲之法門。六味身白芍藥胡山梔大棗以治肝胃等症血少者加味逍遙散加生地再傳而魏玉橫之治脅痛用一貫煎。沙參麥冬枸杞川楝子苦燥者加酒子。葉天士之治腕痛用石決明、阿膠、生地、枸杞子、茯苓、石斛、白粳米等以養胃汁。則又化而裁之。法益詳備。學者不可忘所自來也。

魏玉橫曰。帶濁之病。多由肝火熾盛。上蒸胃而乘肺。肺主氣。氣弱不能散布為津液。反因火性迫速而下輸膀胱之州都。本從氣化。又肝主疏泄。反稟其令而行。遂至淫淫不絕。使但屬胃家濕熱。無肝火為難。則上為痰而下為瀉耳。葉天士曰。肝主疏泄。侮所不勝。故亦下利。余嘗治下利。但平肝而得效。余嘗遵此法治素有肝獲是則肝之主病甚多。司命者不可不察也。

何西池曰。百病皆生於鬱。與凡病皆屬火。及風為百病之長。三句總祇一理。蓋鬱未有不病火者也。火未有不由鬱者也。第鬱而不舒。則皆肝木之病矣。此又可為肝病多之一證。

素問陰陽應象大論云。悲勝怒。怒勝喜。喜勝憂。思勝恐。此卽五行生剋之理也。古賢治病。若文摯之怒齊王。華元化之怒郡守。皆宗此旨。戴人丹溪治案尤多。然亦有不拘剋制之說者。如邵氏聞見錄云。州監軍病悲思。郝允告其子曰。法當得悸卽愈。時通守李宋卿御史嚴甚。監軍向所憚也。允與子請於宋卿。一造問。責其過失。監軍惶怖出。疾乃已。此恐勝憂。簪雲樓雜記云。鹿邑李大諫。世爲農家。獲售於鄉。父以喜故。失聲大笑。及舉進士。其笑彌甚。歷十年。擢諫垣。遂成痼疾。宵旦不休。太醫院某。令家人給其父曰。大諫已歿。其父慟絕幾殞。如是者十日。病漸瘳。佯爲郵語云。大諫治以趙大夫。絕而復甦。其父因不悲。而笑症永不作。此悲勝喜也。蓋醫者意也。苟得其意。不必泥其法。所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也。

不寐

韓飛霞謂黃蓮。肉桂能交心腎於頃刻。震澤毛慎夫茂才元勳。嘗用之而奏效。某年四十餘。因子女四人痧痘連綿。辛勤百日。交小暑後。忽然不寐。交睡則驚恐非常。如墜如脫。吁呼不寧。時悲時笑。毛診之。謂由衛氣行於陽。不得入於陰。乃心腎

不交之症。用北沙參、生地、麥冬、當歸、遠志、炙草、白芍、茯神、川連二分、肉桂一分。以甘瀾水長流木揚之萬先煮秫米一兩去渣。將湯煎藥服之全愈。毛居黎里鎮。讀書三十年。中歲行道。名著一時。

汪春圃純粹醫案。亦有以黃連、肉桂治不寐症者。丁俊文每日晡後發熱微渴。心胸間怔忡如築。至晚輒生懊惱。欲罵欲哭。晝夜不能寐。諸藥不效。延至一載有餘。汪診其脈。左寸浮洪。兩尺沉細。知屬陰虧陽盛。仿靈樞秫米半夏湯。如法煎成。外用肉桂三錢。另煎待冷。黃連三錢。另煎。乘熱同和入內。徐徐溫服。自未至戌盡劑。是夜即得酣睡。次日已牌方醒。隨用天王補心丹。加肉桂、枸杞、鹿膠、龜膠等味。製丸。調理全愈。偶從杭城沈雨溥書坊。購得醫學秘旨一冊。有治不睡方案云。余嘗治一人。患不睡。心腎兼補之藥。徧嘗不效。診其脈。知爲陰陽違和。二氣不交。以半夏三錢。夏枯草三錢。濃煎服之。即得安睡。仍投補心等藥而愈。蓋半夏得陰而生。夏枯草得至陽而長。是陰陽配合之妙也。書係鈔本。題曰西溪居士著。不知何許人。識以俟考。

不寐之症。由於思慮傷脾。繁冗勞心者。非專恃醫藥可治。老老恆言。謂不寐有操

縱二法。操者如貫想頭頂。默數鼻息。返觀丹田之類。使心有所著。乃不紛馳。庶可獲寐。縱者任其心游思於杳渺無朕之區。亦可漸入朦朧之境。余謂二法之中。縱法尤妙。蓋操則心猶矜持。未極恬愉之趣。不若縱之游行自在也。特恐稍涉妄想。卽難奏效。尤當寓操於縱爲佳。余師歸安沈鹿坪先生焯。官台州教授時。因閱文繁勞。患怔忡不寐。有人傳一法云。每夜就枕後。卽收斂此心。勿萌雜念。惟游思於平素所歷山水佳處。任情一往。定而能靜。久而久之。心漸卽於杳漠之中。則不期寐而自寐矣。如法行之獲效。是其能得縱法之要者。

冷廬醫話 卷三 不寐



冷
廬
醫
話

下

413.021
145
:13(12)2



3 0466 5859 1

中國醫學大成第十三集

雜著類乙
醫話叢刊之一

冷
廬
醫
話
下

上海大東書局印行



A254868

冷廬醫話

清 桐鄉 陸以湑定圃氏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四

吐血

吳球治一少年吐血。來如泉湧。諸藥不效。虛羸病危。乃取病者吐出之血。瓦器盛之。候凝入鍋。炒血黑色。以紙盛放地上。出火毒。細研爲末。每服五分。麥門冬湯下。二三服。其血遂止。此蓋血導血歸法也。余按近人傳治暴起吐血方。以絲棉蘸吐
出之血。火焙存性。研末服之。甚效。今觀吳案。則不獨初起者可用此法矣。
方書法吐血有用苦寒者。有戒用苦寒者。觀顧曉瀾治案。可以得其要矣。治案云。
徐氏婦。吐血傾盆。數日不止。目閉神昏。面赤肢軟。息羸難臥。危如累卵。脈左沉右
洪。重按幸尙有根。此鬱火久蒸肺胃。復緣暑熱外逼。傷及陽絡。致血海不止。危在

頃刻。諸藥皆苦寒。是以投之卽嘔。借用八汁飲意。冀其甘寒可以入胃清上。血止再商治法。用甘蔗汁。藕汁。蘆根汁。各一酒杯。白果汁二匙。白蘿蔔汁半酒杯。梨汁一酒杯。西瓜汁一酒杯。生沖。鮮荷葉汁三匙。七汁和勻。隔水燉熱。沖入瓜汁。不住口。緩緩灌之。服後夜間得寐。血止神清。惟神倦懶言。奄奄一息。脈雖稍平。右愈淨大無力。此血去過多。將有虛脫之患。經云。血脫者益其氣。當遵用之。人參七分。秋石水拌。黃耆七分。黃芩水炙黑。歸身一錢。炒黑。懷山藥錢半。茯苓三錢。大麥冬錢半。去心。蒸北五味七粒。和入甘蔗汁。梨汁。藕汁。服後食進神健而痊。門人問血冒一證。諸方皆以苦寒折之。今以甘寒得效。何也。曰。丹溪云。虛火宜補。此婦孀居多。年憂思鬱積。心脾久傷。復緣暑熱外蒸。胃血大溢。苦寒到口卽吐。其爲虛火可知。故得甘寒而止。若果實熱上逆。仲景曾有用大黃法。或血脫益氣。東垣原有獨參湯法。不能執一也。觀此知實火吐血。原當用苦寒。然除實火之外。則概不宜用苦寒矣。今人吐血挾虛者多。而醫者動手輒用苦寒。宜乎得愈者少也。吐血戒用苦寒。更有治案可法。吳季先治何氏女。患吐血咳嗽。食減便澹。六脈兼實。左部尤甚。醫用四物湯加黃芩知母。吳曰。歸芎辛竄。吐血在所不宜。芩知苦寒傷脾。在所禁

用。乃與米仁、玉竹、白芍、枸杞、麥冬、沙參、川斷、建蓮、百合。二十劑。脈稍緩。五十劑而瘳。此方治陰虛咳嗽吐血最良。然必收效於數十劑後。謂非王道無近功乎。又程氏式醫穀。治李氏子吐血喘促。咳嗽浮腫。脚輒不能行。診脈浮濇微疾。此房勞所致也。用茯苓、白芍、苡仁、木瓜、丹皮、芡實、牛膝、貝母、百合、甘草。服十餘劑。喘促稍定。浮退血止。前方加朮。服二十餘劑而愈。夫此病以涼止血。則浮喘必劇。以溫止浮喘。則吐血必甚。總歸不起。第於平淡中寓巧法。故能生耳。治吐血者知此。庶不爲藥所誤。

方書每言童便治吐血之神。然須擇強健之童而不食醒濁物者。有力者猶可購求。實人安能。

傳有一方。丹參飯鍋蒸熟。泡湯代茶。日飲之甚效。

諸血

肌衄卽內經之血汗。古無驗方。近人方案有極驗者。錄以備用。毛達可便易經驗集云。一人左臂毛竅如鍼孔。驟濺出血。積有一面盆許。晝夜常流。面白無氣。余用

炒山甲片研細粉。罌之以帕紮住。卽止。隨服補血湯數劑而愈。後治一老農腎囊上有一鍼孔流血。盈至脚盆。諸藥不效。自謂必死。余投以前法。立時痊愈。真神方也。顧曉瀾吳門治驗錄云。余同事楊君。腦後髮際忽出血不止。衆皆駭然。余知其爲肌紐也。令用一味黃芩。漬水塗之。立愈。後竟未發。又見有胸前背心兩證。亦以前法治之。立效。此方余友范董書所傳。治鼻梁血出者。移治他處亦效。而準繩未見及此。可見著書之難也。

許辛木部曹之室人。自幼患鼻紐。于歸後。無歲不發。甚者耳目口鼻俱溢出。至淡黃色始止。凡外治內治之法。無不歷試。每發必先額上發熱。鼻中氣亦甚熱。近二十年來。每覺鼻熱。辛木以喻嘉言清燥救肺湯投之。二三劑後。卽覺鼻中熱退。不紐。或投之少遲。亦不過略見微紅。蓋此方最清肺胃之熱。惟人參改用西洋參。或加鮮生地。勢已定。則用乾生地。喻氏此方自言不用一苦藥。恐苦從火化也。此製方妙處。醫者不可妄加也。

汗

方書皆謂自汗屬陽虛。盜汗屬陰虛。余按何西池醫編云。傷寒始無汗。後傳陽明。卽自汗。豈前則表實。後則表虛乎。又云。人寤則氣行於陽。寐則氣行於陰。若其人表陽虛者。遇寐而氣行於裏之時。則表更失所護而益疏。卽使內火不盛。而陽氣團聚於裏。與其微火相觸發。亦必汗出。是則自汗不第屬陽虛。盜汗不第屬陰虛矣。

疽

常州楊蕉隱參軍振藩。能詩善畫。兼諳醫學。傳一治黃疽病。方用活鯽魚數枚。取其尾。貼臍之四圍。當貼臍勿貼須臾。黃水自臍出。魚尾漸乾。更易貼之。常有病黃疽甚劇。他人以手熨其身。手亦染黃色。用此治之。自朝至夕。貼魚尾數次。水流盡。卽愈。曾目擊其效。又言有草名並蒂珊瑚。葉似桂。高不及尺。每顆冬間結子二枚。色紅如南天竺子。取子煎服。亦治黃病甚效。

腫

海寧許珊林觀察燧。精醫理。官平度州時。幕友杜某之戚王某。山陰人。夏秋間忽患腫脹。自頂至踵。大倍常時。氣喘聲嘶。大小便不通。危在旦夕。因求觀察診之。令用生黃耆四兩。糯米一酒鍾。煎一大碗。用小匙逐漸呷服。服至盞許。氣喘稍平。卽於一時間服盡。移時小便大通。溺器更易三次。腫亦隨消。惟脚面消不及半。自後仍服此方。黃耆自四兩至一兩。隨服隨減。佐以祛濕平胃之品。兩月復元。獨脚面有錢大一塊不消。恐次年復發。力勸其歸。屆期果患前症。延紹城醫士診治。痛詆前方。以爲不死。乃是大幸。遂用除濕猛劑。十數服而氣絕。次日將及蓋棺。其妻見死者兩目微動。呼集衆人環視。連動數次。試用耆米湯灌救。灌至滿口不能下。少頃眼忽一睜。湯俱下咽。從此便出聲矣。服黃耆至數觔。並脚面之腫全消而愈。觀察之弟辛木部曹楣。謂此方治驗多人。先是嫂吳氏。患子死腹中。渾身腫脹。氣喘身直。危在頃刻。余兄徧檢名人醫案。得此方遵服。便通腫消。旋卽生產。因係夏日。孩屍已爛成十數塊。逐漸而下。一無苦楚。後在平度有姬顧姓。患腫脹脫胎。此方數服而愈。繼又治愈數人。王某更在後矣。蓋黃耆實表。表虛則水聚皮裏膜外而成腫脹。得黃耆以開通隧道。水被祛逐。脹自消矣。

消

治消渴證。每用涼藥。然觀孫文垣治消渴。小便色清而長。其味甘。脈細數。以腎氣丸加桂心。五味子。鹿角膠。益智仁。服之而愈。陸養思治消渴。喜飲熱而惡涼。大便秘。小便極多。夜尤甚。脈浮按數大而虛。沉按更無力。以八味丸加益智仁。煎人參膠糊丸。服之而愈。其法本於金匱。由火虛不能化水。故飲一斗小便亦一斗。凡見渴而水不消。小便多者。即當合參脈證。以此法治之。

傷食

中食之證。往往狀似中風。非詳問病因。必難奏效。明醫雜著有案可法。錄之一壯年人。忽得暴疾。如中風。口不能言。目不識人。四肢不舉。急投蘇合香丸不效。余偶過聞之。因詢其由。曰。適方陪客。飲食後。忽得此證。遂教以煎生薑淡鹽湯。多飲探吐之。吐出飲食數盃。後服白朮陳皮半夏麥芽湯而愈。湖州某紳。老而矍鑠。食量兼人。暑月有餽盛饌者。快意加餐。次日蒸豚味變。不忍

捨棄。復飽啖焉。遂得河魚疾以卒。觀此知高年胃強不足持。且以見聖人肉敗不食。誠養生之道也。

少壯時飯後作書。未嘗有滯食之病。中歲以來。遂膺斯患。丁巳年假。得祕書數種。剋期約還。又不敢假手於人。親自鈔錄。日無暇晷。飽食後即倚案揮毫。因患腹痛。大便閉。數日不食。服保和丸及米灰等不效。投陸氏潤字丸。蒸半熟。製半夏前胡。山查肉。天花粉。陳皮。白朮。枳實。檳榔。各錢二分。五薑。每藥須略炒。或晒乾。爲末。薑汁打神麴糊。爲丸。梧子大。始愈。自是飯後不敢作書。余服潤字丸時。適陳載庵來告。以所患問宜何藥。載庵曰。三世醫驗。中潤字丸最靈。靈余曰。鄙意正同。已服二錢。許矣。載庵曰。不妨再服一次。如其言。大便遂通。傷食者。往往發熱口渴。有似外感。辨之之法。以皮硝二錢。用紙紙須厚而堅。包固。縛置胃腕。靜臥數刻。啓紙視之。皮硝若濕。便是傷食。傷之輕者。此亦可以消化。傷之重者。其濕必更甚。乃服消食藥可也。

邪祟

杭州陳茂才福年。形狀豐碩。氣體素健。一日爲其父詣市購藥。忽仆於藥肆門前。肆主爲僱輿送歸之。醫救治不效。口鼻出血。未及半日遂卒。年僅三旬。按沈從先

野暴證知要云。凡遇尸喪。翫古廟。入無人所居之室。及造天地鬼神壇場。歸來暴絕。面赤無語者。名曰鬼疰。卽中祟也。進藥便死。宜移患人東首。使主人北面焚香禮拜之。便行火醋熏鼻法。則可復甦。否則七竅迸血而死。聞陳生是日。曾至人家弔喪。其所患。豈卽此耶。業醫者遇此等症。慎勿猛浪投藥。

袁陳園子不語。謂東醫寶鑑有法治狐。而不述其方。按是書邪祟門中有辟邪丹。治邪祟邪疾。及山谷間九尾狐精爲患。方用人參、赤茯苓、遠志、鬼箭羽、石菖蒲、白朮、蒼朮、當歸各一兩、桃奴五錢、雄黃、硃砂各三錢、牛黃、麝香各一錢爲末。酒糊丸。如龍眼大。金箔爲衣。每一丸。臨臥以木香湯化下。諸邪不敢近體。更以絳囊盛五七丸。懸牀帳中尤妙。隨園所云。殆卽此歟。此方陳杏軒醫述採載無牛黃有甘草赤茯苓改用茯神

癩

癩卽大風。又作癩。論語伯牛有疾。注。先儒以爲癩也。毛西河四書臆言云。包注。牛有惡疾。按古以惡疾爲癩。禮婦人有惡疾。去以其癩也。故韓詩解荜苜之詩。謂蔡人之妻傷夫惡疾。雖遇癩而不忍絕。而劉孝標作辨命論。遂謂歌其荜苜。正指是

也。又淮南子曰。伯牛癩。又芨苢草可療癩也。見列子注。余按芨苢卽車前。本草不著其治癘功用。明沈之問解圍元數一書。專治癘風。方藥甚多。而用車前者絕少。其所常用之藥。乃大風子。蒼耳子。草麻子。豨薟草。苦參。花蛇等是也。鮑雲韶驗方新編載治麻風。白花蛇丸方云。丹陽荆上舍得麻風疾。一僧療之而愈。以數百金求方不肯傳。館賓袁某窺藏納衣領中。因醉竊錄焉。用者多效。此與蕭翼賺蘭亭相似。皆以酒爲餌者也。方用白花蛇一條。烏梢蛇一條。並去尾生腫防風蟬蛻草鞋打土生地川芎苦參枸杞槐花銀花二兩各白蒺藜全蠍醋浸一日去鹽味北細辛蔓荊子威靈仙何首烏胡麻仁炒金毛狗脊川牛膝烏藥天花粉川連黃芩梔子黃柏連翹牛蒡子以上各漏蘆半觔去節洗淨四兩荆芥穗一兩五錢上頭面者加白芷一兩。肌膚潰爛者加大皂角一兩。共研末。米糊爲丸。桐子大。每服五六十丸。茶送下。午後臨臥各一服。一僧加風藤一兩

越郡有患癘風者。因至外祖家食鷄而得。其外祖乃患此症者也。後其人死。所畜之鷄。肥大異常。鄰人購食之。亦患此症而死。蓋雞食癘風者之痰。能染人也。諺曰。寧娶瘋子妻。不食瘋子鷄。良有以也。

耳

乾隆時。杭州金民。以耳科致富。止恃一秘方。今其家已式微。有人傳得其方。用之甚效。取大蚌殼全箇。中裝人糞。千年石灰。野豬腳爪。鳥蠟店中有之。以鐵絲匝緊蚌殼。外用泥塗。炭火煨至青煙起。置地上去火性。研細末。入磁瓶收藏。凡患耳中爛。及耳疔流水等症。以此滲之立愈。此方天台余以庠傳序所述云。不獨可治耳疾。凡外症潰爛者。皆可用之。曾有人治裙邊瘡。年久者亦效。

凡人於薙髮之後。必取耳以快意。此由少時習慣。遂成自然。往往有取之過深。傷而出血者。素圃醫案。鞭韃一則。尤堪警目。錄之。貢武弁年二十餘。取耳時。爲同輩所戲。銅挖刺通耳底。流血不止。延外科治之。初不以爲楚。旬日間。忽頭痛。又延內科治之。益甚。迎余往治。則頭痛如破。體僵面赤。煩躁。脈弦緊。口流膿血。檢所服藥。皆石膏。梔子。芩。連等味。病人自言膿血不自喉出。余曰。此腦中膿血。流入鼻內。滲於口中的。係破傷風矣。項強已屬不治。幸未柔汗厥冷。用小續命湯。重加桂枝。附子。乾薑。去黃芩。一劑微汗。頭痛減半。再劑頸柔。十數劑後。耳內結疤。腦涎亦不流。

但其耳竟無聞矣。

目

目中起星。宜初起卽治。石室祕錄方最妙。白蒺藜三錢。水煎洗。日四五次。余二次皆用此獲效。又一次以新橘子皮塞鼻中。不半日卽退。又舊傳一方。用山茨姑。人乳磨汁。入冰片末少許點之。并治翳障甚效。

人有患肝病者。重酒柴胡。服之肝病愈而目瞽。以其竭肝陰也。大抵溫散之品皆損目。友人某嗜飲燒酒。後竟失明。至如韭蒜椒芥等耗目光。並宜遠之。

一人患頭風痛。兩目失明。徧求醫治無效。偶過茶肆。小憩。有鄉人教以用十字路口及鄉村屋旁野莧菜煎湯。入沙壺中乘熱熏之。日行數次。如是半月復明。許辛木說。

明目之方。可久服者。枸菊丸第一。專用二味。勿黑小豆次之。壽親養老新書云。李小愚取黑豆緊小而圓者。侵晨以井花水吞二七粒。謂之五臟穀。到老視聽不衰。近人相傳服法。晨用生小黑豆四十九粒。以滾水送下。久服勿間。則眼到老常明。

余二十九歲患風火赤眼。愈後閱文攻苦。用目過早。遂至昏澀羞明。不能作字。又爲眼科以赤藥點之。轉益增劇。於是謝去生徒。閉門靜養。專服小黑豆。又每晨用明礬末擦齒。後以洗面水漱口。卽將其水洗目。洗後閉目片時。俟其自乾。如是半年。目乃復初。因服小黑豆勿輟。凡二十餘年。迄今目光如舊。燈下可作細字。未始非此方之力。凡人至中年而目昏花。卽當服此。或因其性涼。不宜於寒體。則服枸菊丸可也。丁巳秋見歙縣吳端甫。攢花易簡良方載服黑料豆法。并述功效。附錄王予年入會。聞年僅四十二。而上燈後幾不見。卷格南旋。卽得此方。無聞服之。今歷五稔。目力倍於幼時。真奇方也。

明周定王。櫛普濟方四百二十六卷。爲方六萬一千七百三十九首。余在杭州時。欲借鈔是書。需錢百餘萬。因而不果。咸豐九年。從坊友邱春生。覓得刊本眼科書一冊。卽普濟方之第三十一卷。計一百頁。凡分類十有三。曰內外障眼。曰內障眼。曰外障眼。曰將變內障眼。曰內障眼。鍼後用藥。曰目生膚翳。曰目生丁翳。曰目生花翳。曰卒生翳膜。曰遠年障翳。曰目昏暗。曰目見黑花飛蠅。曰目暈。類各有論。共五百八十八方。其內外障眼類中有去翳生血止痛方。出家藏用蟾蜍汁滴目中。及飴炙食之。下引陳氏經驗方云。晉書盛彥母氏失明。躬自侍養。母食必有哺

之。母既病久。至於婢使。數見捶撻。婢忿恨。伺彥暫行。取蟬蟾炙給之。母食以爲美。然疑是異物。密藏以示彥。彥見之。抱母慟哭。絕而復蘇。母目豁然。從此遂愈。孟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本草云。蟬蟾汁滴目中去翳障。余在曲江有將官以警離軍。因閱晉書見此。參以孟子之言。證以本草之說。呼其子俾羞事而供。勿令父知。旬日後目明。趨庭伸謝。因錄以濟衆。按此方他書罕見。特載於此。俾患障失明者採用焉。

鈕蘭畹說。湖城某嫗。年四十餘。目昏不能拈鍼。齋得一方。七月七日。採旱蓮草搗汁入食鹽拌勻。日晒夜露。每日早起洗沐。以汁少許點目中。初微痛。後乃如常。目光遂漸明。嗣後至七十餘歲。猶能於燈下縫紉。

喉

門人歛縣吳子嘉茂才鴻勳。傳治喉症方。各咽喉急症異功散。云得自蘇州。靈驗異常。歷試不爽。用斑貓四錢。去翅足糯米炒黃去米 血竭六分。沒藥六分。乳香六分。全蠍六

分。元參六分。真麝香三分。共爲細末。收藏磁瓶。封口。切勿走氣。不論爛喉風。喉閉。雙單喉蛾。用尋常膏藥一張。取此散如黃豆大。貼項間。患左貼左。患右貼右。患中貼中。貼三四時。卽起泡。用銀鍼挑破。卽愈。凡陰症起泡更速。此方亦見金匱翼爛喉痧方。最爲神妙。藥用西牛黃五釐。冰片三釐。象牙屑三分。焙。人指甲五釐。男病用女。女病用男。真珠三分。青黛六分。去灰。解壁錢三十個。焙。卽罇子窠土。壁磚上者。不可用。共爲極細末。吹患處。凡屬外淫喉患。無不應手而瘳。不特爛喉痧。奉爲神丹也。惟藥品修製不易。粹難卽得。有力者宜預製備用。如一時不及修合。別有簡便之法。用壁錢五六箇。瓦焙爲末。加人指甲末五釐。西牛黃三釐。亦效。又治喉蛾方。斷燈草數莖。纏指甲。就火熏灼。俟黃燥。將二物研細。更用火逼壁虱。卽臭十箇。共搗爲末。置銀管。向患處吹之神效。見黃霽青太守安瀹賢已編。

舌

臨症視舌。最爲可憑。然亦未可執一。正義云。凡見黑舌。問其曾食酸甜鹹物。則能染成黑色。非因病而生也。然染成之黑。必潤而不燥。刮之卽退爲異。又惟虛寒舌

潤能染。若實熱舌胎乾燥。何能染及耶。凡臨症欲視病人舌胎燥潤。禁飲湯水。飲後則難辨矣。重慶堂隨筆云。淡舌白胎。亦有熱症。黃厚滿胎。亦有寒症。舌絳無津。亦有痰症。當以脈症便溺參勘。又白胎食橄欖卽黑。凡酸物皆然食枇杷卽黃。又如燈下看黃胎。每成白色。然則舌雖可憑。而亦未盡可憑。非細心審察。亦難免於誤治矣。

黑舌胎有寒熱之分。辨別不精。死生立判。汪苓友謂舌胎雖黑。必冷滑無芒刺。斯爲陰症無疑。誠扼要之言也。醫鑑注謂黑胎乾刺爲二症。一爲陽明熱結。陰津立亡。法主大黃芒硝。急奪其陽。以救其陰。陰回則津回。一爲少陰中寒。真陽覆沒。不能熏騰津液。以致乾燥起刺。法主附子炮薑。急驅其陰。以回其陽。陽回則津回。據此則黑胎冷滑者必無陽症。而黑胎乾刺者有陽症。復有陰症矣。臨症者可不慎歟。

舌現人字紋。多因誤投寒藥所致。楊乘六治沈姓感症危甚。舌黑而枯。滿舌徧裂人字紋。曰脈不必診也。此腎氣湊心入味症也。誤用芩連。無救矣。踰日果歿。程杏軒治農人患傷寒數日。寒熱交作。自汗如雨。脈虛神倦。舌胎白滑。分開兩歧。

宛如刀割。詢知誤服涼藥。與六味同陽飲。服之有效。繼進左右二歸飲數劑。舌胎漸退而安。又傷寒金鏡錄有裂紋如人字形者。因君火燔灼。熱毒炎上而發裂。宜用涼膈散。此則舌見紅色。又當細辨脈症。分別治之。
繆氏子年十六。舌上重生小舌。腫不能食。醫以刀割之。敷以藥。閱時又生。屢治不痊。精力日憊。向余求藥。檢方書用蛇蛻燒灰研末敷之。不用割。立愈。後不復發。

齒

秀水新塍鎮屠氏。人多耆壽。牙齒至老堅固不壞。有家傳祕訣。自幼大小便時。咬定牙齒。不令洩氣。法本張景岳即有人詢問。亦不答應。歷久勿聞。故牙齒從無墮落之患。余友鄭拙言學博鳳鏘說。

江湖上女醫有捉牙蟲者。以箸尖向患處旋繞。投水盃中。似有蟲者無數。云蟲去齒痛當愈。顧往往不甚驗。比閱程學博瑤田通藝錄所載亡室徐孺人行略。始知其術皆偽。行略云。濠濠間婦人能爲齧齒醫。行而賣其藝。治一人齒。能出蟲多者以百數。孺人曰。吾生長和州。知之久矣。齒即生蟲。他醫莫能出。若乃能應手出乎。

蓋蓼花蟲也。

余久患齒痛。每勤勞火動。及食甜物即發。丙午年周介梅表弟士稔傳一方云。每日晨起。以冷水漱口三次。不可間斷。永無齒痛。介梅向患齒痛甚劇。行此得痊。余如法行之。齒痛遂不發。治齒痛神方。用青魚膽風乾。生明礬研末擦之。立止。又可治喉風。以上二味。加入指甲末。燈心灰吹之最妙。

腿

表兄周乙藜學博士。照於道光壬寅年患腿熱。而按之不熱。行步無力。不痛不腫。延醫診治。謂是濕熱。重用防己。服之。忽心悸不寐。別招醫治。謂是陰虛。用熟地等藥。心悸仍然。腿患益甚。腿肉日削。食少神憊。勢就危殆。時乙藜家質庫中友朱光甫能醫。乃令治之。曰。此痿病也。誠然是濕熱。誠然是陰虛。然專治一端則誤矣。投以清燥湯。病日減。繼用虎潛丸法。出入增損。至三百劑始復原。乙藜因是潛玩醫書。深究脈學。爲人治病屢奏效。

方書言風勝則引。濕勝則腫。寒勝則痛。此亦未可泥也。道光己丑年。先君子薌昉

公。時有九患。兩腿熱痛。不能行步。醫家用蠲痺湯。巴戟天湯不效。反加劇。且腫。色青紫。又以爲陰虧。用虎潛丸。痛益甚。飲食少進。乃至震澤。就吳雪香先生診之。統
寶澤縣庠生中歲懸壺切脈濡數。患處腫痛。詢知酒戶素大。謂是濕熱致患。用苡
仁海桐皮防己蠶沙川草薺秦艽桑枝牛膝木通等藥。日有起色。不一月全愈。余
按痛而熱。則不當用溫藥。蠲痺湯等所以不效也。此猶理之顯著者。而知之者鮮
焉。甚矣醫道之難明也。

熱病愈後。往往歸之於足。發熱腫痛。不治則痛甚而死。或至殘廢。如截足風之類。
咸豐戊午春。余母周太孺人。偶發寒熱。忽患此症。時余在杭州。內人周婉霞在家
侍奉。檢醫書得一方。用廣膠一兩。入糟醋薑汁。四味烱化成膏。攤紙或布上。貼
患處。痛立止。糟入醋中將廣膠碎調勻。德出汁去糟渣。勿用薑汁。不必多。

庚申冬初。姬人李氏患伏暑。愈後兩足腫而不紅。其痛尤劇。服去濕清熱藥不效。
用此方治之。痛亦立止。真神方也。因憶道光年間。鄰人陳氏婦。曾患此症。諸醫莫
能療治。後以足浸冷水中。號呼痛絕而殞。惜當時未得此方拯之。特詳誌於此。願
有志者廣傳焉。

雜病

余戚茗城沈嫗。年七十四。忽頭上右偏髮中生一角。初起微痛。其後每覺痛則角稍大。閱三年。狀如小指。角根之肉微腫。角堅如石。色微黃。角尖有三凹。紋色微黑。如犀角。今已七十六歲。咸豐八年按丹溪治鄭經歷嗜酒與煎燂。年五十餘。額絲竹空穴湧出一角。長短大小如鷄距。稍堅。丹溪謂宜斷厚味。先解食毒。鍼灸以開泄壅滯。未易治也。鄭憚煩。召他醫。以大黃、朴硝、腦子等冷藥罨之。一夕豁開如蟬。徑三寸。一二日後。血自蟬中濺出。高數尺而死。此冷藥外逼。熱鬱不得發。宜其發之暴如此。今沈嫗食貧茹苦。從不飲酒啖肉。其非食毒可知。不審何氣使然。書之以俟識者。又按南史孫謙末年頭生二肉角各長一寸。此則有肉無骨。其形較異。歲蕭侯見其頭有肉角長寸許。見傳。後余亦曾見二人。一江蘭。泉陽湖人。一徐姓。嘉興人。頭上皆有肉角。高寸許。年亦皆九十餘。蓋壽相也。然二人皆貧苦。皆無子。則亦非吉徵。此亦可以相證。附錄之。

病有可預測其兆者。如手指麻木。知將患中風。一年前時時口乾。手脚心熱。或作渴思飲茶井水。或食已即飢。知將患發背。三年內眉目骨痛。知將患大風疾。此有

外症可憑者也。至於察神色。審脈象。而能先識其病。則非神乎技者不能矣。

醫礪謂真心痛。咬牙噤口。舌青面黑。汗真頭痛。全腦連齒皆痛手足寒至節。皆旦發夕死。不忍

坐視。真心痛用猪肝煎湯。入麻黃、肉桂、乾薑。附子服之。以散其寒。或可死中求生。

真頭痛。急與黑錫丹。灸百會穴。猛進參、沈、烏、附。或可生。

本生祖秋畦公捐館舍時。年七十猝發心痛不可忍。半日即長逝。其時延醫診視。

祇進治心痛通套藥。使準此法以治。庶幾稍可救藥乎。

消渴、水腫、下疳、咳嗽、吐血等症。皆以戒鹽爲第一要義。若不能食淡。方藥雖良。終

難獲效。

病有見於此而應於彼者。約略舉之。如青腿牙疳之症。牙病而必見於腿上。咳不

止。脈無神氣。糞門生瘻。此陽極而下。不治之症。疔腮之症。名初起惡寒發熱脈

沉數。耳前後腫痛。隱隱有紅色。腫痛將退。舉丸忽脹。亦有誤用發散藥體虛者。不

任大表。邪因內陷。傳入厥陰脈絡。舉丸腫痛。而耳後全消者。蓋耳後乃少陽膽經

部位。肝膽相爲表裏。少陽感受風熱。邪移於肝經也。若作疔症治之。益誤矣。此症

惟汪蘊谷文綺會心錄詳言之。并立方云。腫腮體實者。甘桔湯。加牛蒡、丹皮。當歸

之屬。一二劑可消。體虛者。甘桔湯。加何首烏。玉竹。丹皮。當歸之屬。二三劑亦愈。如遺毒爲害。必須救陰以回津液。補元以生真氣。俾邪熱之毒。從腫處盡發。方用救陰保元湯。黑豆三錢。熟地二錢。麥冬錢半。丹皮山分。水煎服。又虜瘡之症。亦有先喉痛者。陳載庵之子所患。用吳醫會講中之法治之是也。見門今

婦科

坤元是保宋薛仲昂軒所著。歷代女科書皆未之採。書中不乏精要之論。易簡之方。詢爲女科祕笈。咸豐丁巳。吳曉鉦以重值購自吳門。借余錄之。摘錄數條於此。婦人有疾。兩乳不嫌其大。月水不嫌其多。乃生機也。治嘔血及諸衄下血等候。用猪腰子一具。童便二盞。陳三白酒一盞。貯新瓶內。密封泥口。日晚以慢火煨熟。至初更止。夜分後。更以火溫之。發瓶畢食。卽病篤者。止一月效。平日瘦怯者。並宜服之。男女皆效。真以血養血之良方也。

醫書云。先期爲血熱。後期爲血寒。然有或前或後者。將忽寒忽熱乎。大抵氣者血之母。氣亂則經期亦亂。故調經以理氣爲先。

孕六七月。因爭築著子死腹中。惡露直下。痛不能勝而欲絕者。佛手散主之。當歸
川芎五錢。益母五錢。水酒各半。若胎不損。則痛止而子母俱安。既損則胎下而母
全矣。

一胎不動而冷如冰。卽非好胎。若以不動言之。好胎亦是伏而不動者。何可遂斷
其死胎也。宜服順氣活血藥。產後忌飲酒。但服童便可也。童便爲臨產仙藥。暈眩
敗血中心。及血崩諸症。倉卒不及備藥。惟兒初下地時。卽與童便一盞。庶免諸症
之患。一月之內。日服一盞。百病不生。他藥皆不及此。

產後百病。三者最危。嘔吐盜汗洩瀉是也。三者並見。其命必危。數症並作。治其所
急。見二凶多一症輕者無害。產後陰血虛耗。陽浮散其外而靡所依。故多發熱。治
法用四物湯補陰。薑通神明。炮乾薑能收浮散之陽。使合於陰。故兼用之。然產後
脾胃虛損。有傷飲食而發熱者。誤作血虛。則反傷矣。故必先問曾食何物。有無傷
損。有惡血未淨者。必腹痛而發熱。有感冒外邪者。必頭痛而發熱。若發熱而飲食
自調。絕無他症者。乃血虛也。可以補血。若胸膈飽悶。噯氣惡食。泄瀉等症。只隨症
治之。要知腹滿而不痛者。斷非惡血也。莫誤。

產後用益母草剉一大劑三兩。濃煎去渣。加芎歸末各二錢。陳酒童便各一盞。服之至再。則腹痛血暈之惡免。且大有補益。真治產之司總也。此方又名奪命丹。為產後聖藥。

產後喜鹹愛酸。而致咳嗽者。必致痼疾。終身須自慎之。家傳祕方有六。簡易而神

妙特奇。世世寶之。種子丸。五月五日拔益母草帶根。陰乾為末。煉固胎丸。條芩白

每服三錢。砂仁湯下。連保安丸。五月五日取益母草去根。晒乾為末。煉蜜為丸。如

服數朝而胎可永安。產後無倒。催生丹。益母草四兩。焦白芷。妙滑石。百草霜。益母丹。錢儂煎。益母草湯

朝之。無倒。催生丹。益母草四兩。焦白芷。妙滑石。百草霜。益母丹。錢儂煎。益母草湯

陳酒和童便。調下。第一日三服。第二日二服。第三日一服。第四日五服。山查末。減

半。第六日第七日去山查。未止。服三味。第八日併三味。一服。而百疾不生矣。歷驗

坤元是保丹。孕婦病則胎亦病。而墮則多。兩亡。此方能卻胎病。使兩無恙。青黛五

再塗。此丹止可施於傷寒極熱之症。余家有傭婦葉姓。陰戶墜下一物。如初生孩

兒頭。臥則入腹。立則墜於外。行動不便。深以為苦。自云產後操作過早。屢至河埠

踞而洗衣。致有此患。墜下後產一男。仍不能收。俗名魚袋。不知是否。即子宮也。此

症初起。若依丹溪法。當或可療。久則不能治矣。

丹溪治產婦陰戶一物。如帕垂下。俗名產頰。宜大補氣。以升提之。以參、耆、朮各一

錢。升麻五分。後用歸、芍、甘草、陳皮調之。又治產婦陰戶下一物。如合鉢狀。此子宮

也。氣血弱。故隨子而下。用升麻、當歸、芎、耆。大劑服二次。後以五倍子作湯洗濯。皴其皮。覺一響而收入。

胎產

婦人經止三月。以川芎末二錢。煎艾水調服。腹內覺微動是孕。不動者非也。此法婦科諸書皆載之。然未可輕試。余內人素患肝氣。己丑歲懷孕三月。服川芎末少許。即動甚不安。是知成方不當泥也。又方書佛手散。用當歸、川芎各五錢。水酒煎。治胎動。杭州儒醫嚴兼三茂才稔。謂此方暫服則安。常服之則屢生而不育。親驗。故知之。

秀水新塍鎮陳氏女科。治胎前諸症。戒用川芎。以其能升易動胎氣也。又言桂圓產後不可輕服。味甘易令人嘔。恐瘀血因之而升也。余因思張景岳治胞衣不下。用本婦頭髮攪入喉中。使作嘔。則氣升血散。胞輒自落。此法雖妙。然或因作嘔而瘀血上升。轉益爲害矣。

蕭慎齋女科經綸。謂妊娠十月而生其常也。其有踰期者。若唐堯之與漢昭是也。

若云二年四年。則怪誕不經矣。

余按元史黃潛傳孕二十四月而生。此必非虛飾者。又仁和王學權。重慶堂隨筆載王大昌語云。老醫輔沛霖治周縫人妻。經阻腹痛而硬。服藥不效。至兩年餘。忽舉一子。而脹病如失。其子甚短小。名曰關係。余常見之。云與然則胎孕閱數年之久。亦事之所或有。未可概以爲不經也。

蔡松汀難產方。用黃耆熟地各一兩。歸身、枸杞子、黨參、龜板炙醋各四錢。茯苓三錢。白芍、川芎各一錢。無論胞衣已破未破。連服四五貼。但用頭汁。取其力厚也。此方意主補助氣血。以爲服之者萬無一失。馮楚瞻催生保產萬全湯。則用人參三錢。至五錢。歸身二錢。牛膝梢三錢。川芎、乾薑炒各一錢。肉桂六分。桃仁十三粒。酒炒紅花三分。補而兼通。謂不惟催生神效。產後更無瘀血凝滯百病。主蔡說者。皆馮方溫熱。主馮說者。議蔡方補滯。竊謂馮方惟秉質虛寒者宜之。否則必有遺患。當以蔡方爲優。孕婦服藥。凡尋常所用如牡丹皮、赤芍、牛膝、薏苡仁、貝母、半夏、南星、通草、車前子、澤瀉、滑石、槐角、麥芽、神麩、伏龍肝、歸尾凡用歸身當去尾、鼈甲、龜板等皆忌之。大抵行血利氣通絡滲濕之品。均在禁例。故王孟英謂胎前無濕。雖茯苓亦須

避之。火酒、椒、蒜等皆不可食。以其助火鑠陰也。固胎之物。南瓜蒂煎湯服最良。勝於諸藥。黃牛鼻煨灰同煎尤妙。

泊宅編云。一婦人暴渴。惟飲五味汁。名醫耿隅診其脈曰。此血欲凝。非疾也。已而果孕。以古方有血欲凝而渴飲五味之症。不可不知也。按此說產科書罕見。錄之以備診家之一助。

江都葛晴峰自申醫易脈部。謂孕脈以陽人陰中脈當短促。羅養齋以爲發千古所未發。惜其書不傳。

補脬散治產後交腸病。因脬腸有損。積穢凝塞。故大小便易位而出也。補脬散甚效。方用生黃絹絲一尺剪碎。白牡丹皮、白芩各錢半。水一碗。同煮如飴。木槌研爛。空腹時頓服。服時不得作聲。作聲則不效。陳變夢琴通其法。用生黃絲絹。白芩、黃蠟、明礬、琥珀。水捶爲丸。猪脬一個。煮湯飲之。尤精密可法。

辨妊娠古人以形病脈不病爲憑。沈金齋更以嗜酸別之。何西池又以胎至五月則乳頭乳根必黑。乳房亦升發爲據。辨胎男女古人以脈左大爲男。右大爲女。張路玉獨謂寸口滑實爲男。尺中滑實爲女。兩寸俱滑實爲雙男。兩尺俱滑實爲雙

女。右尺左寸俱滑實爲一男一女。此皆扼要之訣也。

陽湖史生家俊言其同鄉名醫周八先生診一孕婦。左乳脹痛。謂左乳脹爲男。右乳脹爲女。後果生男。余按千金方云。左乳房有核是男。右乳房有核是女。又坤元是保以乳核先生驗左男右女。殆卽此義歟。

子死腹中。古法用下。驗之之法。腹悶胸墜兼冷。略無動意。口中穢氣。面如土色。舌色青黑是也。治法服回生丹三丸立下。產母無恙。如一時無此藥。以平胃散一兩。炒生用經火不應。酒水各半鍾煎好。入朴硝五錢。再煎溫服。卽化水而下。薛立齋云。胎死服朴硝下穢水。肢體倦怠。氣息奄奄。急用四君子爲主。佐以四物。加薑桂調之。蕭慎齋云。胎死必先驗舌青腹冷口穢的確。方可用下。亦必先固妊婦本元。補氣養血。而後下之。若偶有不安。未能詳審。遽用峻厲攻伐。難免不測之禍。保產要錄云。卽不服藥。人不慌忙逼迫。亦遲遲生下。而不傷母。蓋人腹中極熱。惟不忙迫。產母安心飲食。腹內熱氣熏蒸。胎自柔軟腐死。或一二日。或三四日。自然生下。但所出穢氣。令人難聞。是可知死胎用下。乃不得已之治法。若產母病後及真元虛者。尤當審慎。程道承式醫穀。治產婦氣血弱而胎死腹中者。其症腹脹作痛。一日不下。

熬益母膏。以川芎、當歸、中桂、葵子煎湯調服二三盞。胎卽下。其治最善。吳鞠通治一婦死胎不下二日。診其脈洪大而芤。問其症大汗不止。精神恍惚欲脫。曰。此心氣太虛。不能固胎。不問胎死與否。先固心氣。用救逆湯。地黃、麥冬、白芍、阿膠加入人參、煑三杯。服一杯而汗斂。服二杯而神清氣寧。三杯未服而死胎下矣。下後補肝腎之陰。以配心陽之用而愈。此又可爲治死胎者開一法門也。

產寶云。妊婦腹中臍帶上疙瘡。兒含口中。因妊婦登高舉臂。脫出兒口。以此作聲。令妊婦曲腰就地如拾物狀。仍入兒口中卽止。王清臣駁之曰。初結胎無口時。又以何物吮血養生。然余觀程氏光治腹中兒啼。傾豆於地。令婦低頭拾之卽止。又萬密齋治法。令婦作男子拜卽止。則知口含之說。近似有理。且惟有口始可含。何得以無口時相比較。况所謂含者。乃在氤氳一氣之中。非必真吮血以養生也。王說似拘。

秀水計壽橋學博楠。博雅工詩。深諳醫理。尤精婦科。自言診胎產症二十餘年。凡大險大危者。十中挽回七八。皆以用補得宜。不隨流俗以治標。逐瘀爲先務也。所著客塵醫話三卷。婦科居其大半。論墮胎難產最中肯綮。錄之。治墮胎往往用補。

澆。治難產往往用攻下。皆非正法。蓋半產由於虛滑者半。由於內熱者半。得胎之後。衝任之血爲胎所吸。無餘血下行。血不足。胎必枯槁而墜。其本由於內熱火盛。陽旺而陰虧。血益少矣。治宜養血爲先。清熱次之。若泥於膩補。反生壅滯之害。至於產育。乃天地生生化育之理。本無危險。皆人之自作也。用力太早。則胎先墜下。舒轉不及。胞漿先破。胎已枯澀。遂有橫生倒產之虞。其治亦不外乎養血爲主。血生則胎自出。若誤用攻下之藥。則胎雖已產。衝任大傷。氣冒血崩。危在呼吸矣。慎之慎之。

齊氏種三晉見聞錄云。山西產婦既產。便餓不食物。惟以小米粥極薄。日食數回。以一月爲率。若旬日之內。或食米麵。或食鷄豚。則不可治。安邑則旬日之內并不可睡。

按。產後因食傷致病而殞命者甚多。飲粥之法最妙。但不可使之餓。要在一餓卽飲。飲不可多而已。至於旬日不睡。未免爲期太多。神氣疲憊。吾鄉每令倚睡高枕。傍以人守之。寐稍久卽呼之覺。閱四五日始任其睡。此法較善。

乳

勸行醫說。又有論乳吹一條。語亦詳盡。并錄於此。凡婦人乳吹初起。切勿先延醫治。每見醫家治乳。用黃色敷藥。調菊花葉塗之。內服皂角甲末等味。速其成膿。待至紅未熟。即用鉞鍼開入寸許。復以手硬出毒。其痛每至昏暈。而血多膿少。既難內消。復使其痛苦多時。不能收口。日久成漏。腐爛纏綿。致病者求生不能。求死不得。而待哺之兒。亦將失乳斃命。罪惡之重。擢髮難數。在醫者本意。只求多次相延。博取財物。或冀症久求愈。重索藥資而已。亦知地獄中早虛左以待乎。故乳吹乳癰等症。初起只須內服消遙散。及六神丸。蓮房灰末。福橘酒送。外煎紫蘇。橘核。絲瓜絡。川棟子。當歸。紅花。川烏。香附。官桂等水。用手巾兩方。絞熱替換煖乳。輕者乳散乳通。如再不通。須病人忍痛。命一大嬰孩重吮下積乳。隨卽吐去。吮三五次無不爽利。無庸延醫診視。至於乳疽。乳巖。乳癖。症情不一。治法各殊。是在名家息心體認。以煎劑爲主。尤非瘍科所能奏功矣。

冷虛醫話 卷四 乳

冷廬醫話

清 桐鄉 陸以淮定圃氏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圈點

卷五

幼科

小兒解顛者。因腎氣幼弱。腦髓不實。不能收斂。而顛爲之大也。宜急服地黃丸補之。萬密齋幼科發揮云。一兒頭縫四破。皮光而急。兩眼甚小。萬曰。腦者髓之海也。腎主骨髓。中有伏火。故髓熱而頭破。額顛大而眼楞小也。宜服地黃丸。其父母不信。至十四歲而死。余族一姪孫。幼時解顛頭大。而面甚小。至十六歲竟死。余按龜板治小兒顛不合。加入地黃中煎服。似尤應驗。

治小兒驚風。砂雪丸。用硃砂、輕粉各一錢。僵蠶十箇。蠍三箇。以青蒿節中蟲搗和爲丸。研細。人乳調服。相傳其方甚神。余按輕粉辛燥有毒。治之不得其法。則毒氣

竄入經絡。變成他疾。爲害非淺。不若用青蒿蟲末和燈草灰調入人乳服之。或飼小兒。睡時以銅管吹青蒿蟲末和燈草灰入其口中。法尤簡妙。屢屢獲效。不可忽視。

喻嘉言溫證朗照云。凡小兒發熱嘔吐者。倘未佈痘。卽須審諦。不可誤用溫胃之藥。里中一宋侯。高年一子。恣啖不禁。每服香砂平胃散極效。一夕痘發作嘔。誤服前藥。滿頭紅筋錯出。斑點密攢筋露。所謂瓜藤斑也。上饒相公一姪。髫齡選貢。赴宴返寓。痘發作嘔。乃父投以藿香正氣丸。一夕舌上生三黑疔。如尖粟形。舌下生四黃疔。如牛癩形。蓋痘邪正出阻截其路。凶變若此。當以爲戒。余按小兒患病。挾熱者多。溫燥之藥。皆宜慎用。不特痘症宜防也。憶在杭州時。有府胥張某子十歲。夏月觸暑。發熱惡寒不食。醫投以藿香正氣丸。遂至熱盛神昏。唇舌焦乾。口鼻出血而殞。聶久可活幼心法云。小兒多吐之後。胃氣大虛。氣不歸元。陽浮於外。反有面赤頭熱。身熱作渴。而似熱症者。俗醫誤認爲熱。投以涼藥。殺人如反掌。故治吐瀉而藥不中病者。與其失之寒涼。寧失之溫補。失之溫補。猶可救療。失之寒涼。其禍甚速。不及救也。余按此說與前條喻氏所論絕相反。參觀焉。而各有至理。惟在

審症之的而已。蓋凡症之初起。發熱作渴而吐者。挾熱居多。吐後復發熱作渴者。往往有屬虛寒者矣。司命者其慎之。

吾邑孔雅六學博憲采。長女初生。啼哭一聲。後竟默不作聲。查方書捉貓一隻。以袱包之。持向女耳邊隔袱咬貓耳。貓大嗥一聲。女即應聲而啼。後遂無他。今已出嫁生子矣。此即古之所謂禁方。其理莫能測也。醫學入門云。初生月內多啼者。凡胎熱胎毒胎驚。皆從此而散。且無奇症。沈芊綠甚韙其說。因謂兒啼只宜輕手扶抱。任其自哭自止。切不可勉強按住。或令吮乳止之。若無他病。不必服藥。余謂是固然矣。然有因他故而啼者。杭州樂懷谷女方襁褓。忽啼不止。拍之則愈。啼解衣視背。見繡鍼微露其緒。而鍼已全沒。醫治之雜以藥敷。肉潰而鍼終不出。延至百餘日。賣酒家傳一方。以銀杏仁去衣心杵爛。菜油浸良久。取油滴瘡孔中。移時鍼透瘡口。而鍼則已灣。蓋強拍入之也。又曾世榮於船中治王千戶子。頭疼額赤。諸治不效。動即大哭。細審知爲船篷小篾刺入顛上皮膚。錄去即愈。然則小兒啼哭。苟有異於尋常。即當細心審察。固不必一概投藥。亦不得任其自啼自止也。

痘

翼顯稗編云。海州劉永有一子。年五歲。出痘徧體。疙瘡大如甌。凡三四十醫皆不識。有老嫗年七十餘。見之曰。此包痘也。吾所見并此而二。決無他虞。六七日疙瘡悉破。內如榴子。層層灌漿。皆滿。真從來未覩者。痘書充棟。亦無人道及。可見醫理淵深。卽痘疹一門。已難測識矣。余按此可以補諸痘書之闕錄云。

阜平趙功甫長於治痘。痘始萌。一望已知其結局。自云一生療痘。無藥不用。而從未有用附子者。今按曾世榮治侯自牧子痘盛。夏用附子。費養恆治馮憲副孫痘。亦用附子。皆採入續名醫類案。然則治痘。非無用附子之症。特不恆有耳。崔默庵論痘症曰。今人治痘。率用升麻葛根湯。使毒氣盡升頭面。後多難治。戒升麻勿用。多用葛根及橫解之劑。少加桂枝。令其毒盡散於四肢。卽險逆之症亦可爲矣。見劉繼莊廣陽雜記。

疖

治小兒疖病集聖丸。人參 鱸絲 川連 各三錢 歸身 川芎 陳皮 五靈脂 蕤菘 莪朮 夜明砂 使君子 肉蓯蓉 砂仁 木香 各二錢 公猪膽 一個 和藥末爲丸 如龍眼大 不寒不熱 亦補亦消 最爲穩善 名醫類案所載單方三亦佳 一用山

查一兩。白酒麩一兩。取多年瓦夜壺中人中白最多者。裝入二物。炭火煨存性。研細末。每服六分。滾水送下。其一用雞蛋七枚。輕去殼。勿損衣膜。以胡黃連一兩。川黃連一兩。童便浸。春秋五日。夏三日。冬七日。浸透。煮熟服之。其一用大蝦蟆十數箇。打死置小口缸內。取糞蛆不拘多少。糞清浸養。盛夏三日。春末秋後四五日。以食盡蝦蟆爲度。用粗麻布袋扎住缸口。倒置活水中。令吐出污穢淨。置蛆於燒紅新瓦上焙乾食之。每服一二錢。或用炒熟大麥麵和少蜜作餅或丸令兒食此皆以人身氣化之物。入消導藥治之。可稱靈妙。

小兒無辜疖。腦後項邊有核如彈丸。按之轉動。軟而不疼。壯熱羸瘦。頭露骨高。有謂妖鳥一名夜夜飛。其翼有毒。拂落於人家。晒晾未收之襪。襪衣上。兒著之。則病有斥。其說爲妄。謂無辜鳥名。啼時兩領扇動如瘰癧之項。小兒肝熱目暗。頸核纍纍。其狀相類。因以爲名。宜用逍遙散加減治之。有謂因乏乳所致。又有謂饑飽勞役。風驚暑積。入邪所致。宜用布袋丸治之。余謂妖鳥之說。無論其是否。但見項邊有核。卽當挑刺以藥治之。若至大而潰膿。法不能療。至其用藥。則仍不外治疖病之法耳。

外科

治膿窠疥瘡。用大楓子五十粒。草麻子五十粒。蛇床子三錢。以上三味。斑蝥去翅三個。雄豬油一兩。先將麻黃、斑蝥二味同入豬油內煎枯。去渣盡淨。再將前三味放下。緩緩熬煎。待渣黑。然後取起。用絹袋包裹。向患處頻頻擦之。此方吳子嘉所傳。云曾經試過甚效。

子嘉又傳治發背癰疽一切無名大毒。以及瘡癤等症神方。名迅風掃籬散云。得自常熟。屢試不爽。用穿山甲七片。蜈蚣去頭足七條。蟬退五錢。洗疆蠶炒去絲二錢。乳香去油二錢半。沒藥去油二錢半。全蠍頭去腹內全酒七個。斑蝥去翅七個。明雄黃五錢。麝香一錢。冰片八分。五倍子一兩五錢。共爲細末。曝乾。勿令見火。摻於毒上。再以尋常膏藥蓋之。其效如神。若遇大毒。須加升丹少許。和藥末同摻。其升丹必要自製。市中者不驗。

升丹方。水銀一兩。白礬一兩二錢。牙硝一兩二錢。破臍不。先將礬、硝二味研細。再入水銀。用小廣鍋一隻盛藥。再以粗碗一隻覆於鍋上。用細白皮紙搓作紙索。蘸

水微濕。築於碗口。另用細礬末摻紙上。再用生石膏粉滿蓋碗底。以鐵秤錘壓碗上畢。以大釘四枚釘入泥地。用硬炭燒三炷官香。四圍須用磚護。住火方有力。第一炷火文。第二炷火武。一二炷香間。須防走漏。第三炷火大武。當以扇拂之。冷定開視。而丹成矣。丹在碗內。棄去不

方書所言內癰。大概詳於肺胃大小腸。其他臟腑均略焉。吾鄉有患肝癰者。醫以爲肺癰。服藥後日就危篤。延張夢廬學博視之。識爲肝癰。誤治。卒不能救藥而殞。按內經云。期門隱隱痛者肝疽。其肉微起者肝癰。又云。肝癰兩胛滿。臥則驚。不得小便。是其症。亦尙易辨。特俗醫不學。遂致殺人耳。陳遠公云。肝癰在左而不在右。左脅之皮必見紅紫色。而舌必見青色。治必平肝爲主。佐以瀉火去毒。宜化肝消毒湯。白芍當歸各三兩。金銀花五兩。黑山梔五錢。生甘草三錢。水煎服。蓋其治法與肺癰迥殊也。

王洪緒外科全生集論馮氏錦囊治陰疽。以溫補兼托。以爲初起平塌。安可用托。托則成功。宜以潰爲貴。卽流注癰癤惡核。尙有潰者。仍不敢托。托則潰者雖斂。增者又何如耶。因立陽和湯以施治。熟地一錢。鹿角膠三錢。白芥子二錢。肉桂一錢。甘草一錢。麻黃五分。薑炭五分。遇平塌

不痛大疽。倍加熱地。嚴兼三謂生平遵此法。以治陰症。屢獲奇驗。嘗於六月中治一男子。偏身熱毒。而腹上獨生一疽。平塌不痛。診其脈沈微無力。乃用陽和湯。加附子。黃耆服之。疽消而愈。蓋熱毒發於表。而陰疽根於內。故必治其本焉。因思古方治一切癰疽。用仙方活命飲。未成者即消。已成者即潰。云是瘡癰之聖藥。然以治陰疽。則有銀花、赤芍、花粉、貝母等涼藥。不若陽和湯專用溫補。能消患於未萌也。

海寧許辛木部曹燧。精醫理。尤長於外科。所製膏丹。必購求良藥。親自研鍊。拯治危症甚多。嘗言癰癧一症。服藥最難見效。外治亦鮮良方。王氏全生集消核膏。曾試用之。蘊熱重者。轉致紅腫。蓋藥品多毒烈也。因以控涎丹爲主。加入麻黃煎成膏藥。普施甚效。故友湯緒雲。又加入數味。嗣後求者踵至。不獨癰癧。凡痰核乳巖。貼之初起即消。久者縱不能消。亦不再大。妙在並無斑蝥、蜈蚣、全蠍等毒藥。雖好肉貼之。無損。石門某醫之女。頸生癰癧十餘年。自爲醫治不效。且有潰者。聞部曹有自製消核膏。挽人求索。令未潰者貼此膏。已潰者貼陽和解凝膏。生髮摻以九一丹。每次索膏必數十張。如是數月。未潰者消。已潰者斂。遂不復發。今嫁人有子。

女矣。此方治愈者衆。其藥用製甘遂二兩。紅芽大戟三兩。白芥子八錢。麻黃四錢。生南星一兩六錢。直天蟲一兩六錢。朴硝一兩六錢。藤黃一兩六錢。薑半夏一兩六錢。九一丹。用降藥九分。生石膏一分。

外科之症。有與內科相似者。最宜詳審。凡諸癰毒初起。惡寒發熱。不可誤認傷寒。又骨槽風。不可誤認牙痛。鶴膝風。不可誤認痛痺。痔血。不可誤認腸紅。肺癰。不可誤認外感咳嗽。腸癰。不可誤認諸腹痛。此類尙多。不可悉數。

質直談耳。載舊青浦鎮。瘍醫陳天士。名馳四方。就醫者日不下數十人。其藥最秘者。手治之。歲久毒氣熏炙。晚年中。拇間生惡疽。知不可療。聞南去百五十里。地名潭中。有一叟。精於鍼砭。恆自晦不欲以術自鳴。卽易姓名疾赴其所。乞治之。叟曰。此藥毒也。君殆知醫。向之中惡深矣。不發則已。發必難治。非吾力所及也。盍往質諸陳。天士乎。天士大恐。速歸。疽遂潰。神昏而歿。余謂陳雖能醫。技猶未精也。秋銜叢話云。北買賣易江南。喜食猪首。兼數人之量。有精於岐黃者。見之。問其僕曰。每餐如是。已十有餘年矣。醫者云。病將作。凡藥不能治也。俟其歸。尾之北上。將以爲奇貨。久之無恙。復細詢其僕曰。主人食後必滿飲松蘿茶數甌。醫爽然曰。此毒惟

松蘿可解。悵然而返。使陳能如此。賈之豫爲防。何致成不治之症乎。

外科正宗一書。近世盛行。醫者信而遵之。往往用鉞鍼及三品一條鎗等法。誤人不少。是書徐靈胎有評本。余曾從陳載庵借錄一過。後許辛木又加註釋。屬余爲之校正。將以救世醫之弊。已付刊矣。適逢寇亂中輟。余所錄之本。亦燬於兵燹。辛酉秋。日。避難於東林山後。從湯欣庵借錄副本。因摘錄於此。俾習外科者觀之。庶不爲是書所誤。正宗云。初起未成者。用鉞鍼當頂點入。知痛處。出其惡血。通其瘡窠。隨插蟾酥條。直至瘡底。見腦直評云。此必死之法。誤盡蒼生。其不死者。亦必臥牀幾月。服大補之藥。而後得安。正宗云。鉞鍼當頂插入。知痛處方止。隨用蟾酥條插至孔底。見神妙拔又云。三日後加添插藥。其根高腫作疼。評云。凡瘡未成者。一見血則毒走肌傷。輕者變重。重則必死。况又插入藥條。以致痛極腐爛。斷無消理。此等惡法。害人不淺。然此原云陰症當用此法。乃近人不知。不論陰症陽症。輕病重病。皆用此法。殺人無算。間有愈者。皆痛苦哀號。死裏逃生。乃皆奉爲金科玉律。舉世皆然。無人救正。豈不傷心。又評云。用此法者。我目中已見殺數十人矣。卽真陰症亦不宜用。况陰症千不得一。非平塌者卽爲陰症也。評三品一條鎗後云。此

治惡毒頑瘡。間有可用。近日庸醫不論何瘡。俱用此法。殺人無算。深為可恨。製方之人。原只用以治不知痛癢。卽死肌頑肉。誰知後世惡人。竟為必用之品。不可不歸咎於作俑人也。余因思周岷帆學士患瘡。為費某用三品一條鎗致死。見醫門由於未見徐評故耳。醫者專主一家之言。不知虛懷好學。博採精研。而欲免於誤人也。豈可得哉。

疔

本草綱目蒼耳草蟲治疔方。余以治多人無不獲效。其法於夏秋之交。取蒼耳草莖。憔悴有穴孔處。拍開取蟲。四蟲如蠶而小甚長。不過四五分。其行甚捷。以紙包裹。置火爐上烘極乾。藏瓶中。勿出氣。用時研細末。摻在疔瘡膏藥。藥店中心。貼向疔瘡頭上。先用銀針向疔瘡頭上微開。當有水流。出。閱六時許。疔根自拔。按三因極一病證方論。有治一切疔腫神方。蒼耳草。根莖苗子。但取一色。便可用。燒為灰。醋泔淀和如泥塗上。乾卽換之。不過十度。卽能拔出根。此法本又按劉雲密本草述云。一切疔腫危困者。用蒼耳根葉搗和小兒尿絞汁冷服一升。日三服。拔根甚驗。此二方余未經親試。如用之獲效。無事取蟲傷

物命矣。特識之。

癰疽宜灸。而疔獨忌灸。癰疽藥每用酒煎。而疔獨忌酒。皆以其助火也。又治疔膏藥忌用桐油紙。惟當用布。刺疔鍼忌用銅鐵。惟宜用銀。

鍼灸

夏日宜灸。汪石山駁正之甚是。一近事尤堪爲戒。錢塘陳氏子患哮喘。得一方云。夏日於日中灸背。當可見愈。如法行之。至深秋得伏暑症甚重。醫治不效而卒。古者鍼灸之法與藥並重。後世羣尙方劑。投藥無功。始從事於鍼灸。又往往不能獲效。或轉增重。則以精此技者甚少。且未審病之宜鍼灸與否也。葉天士謂鍼灸有瀉無補。但治風寒中穴之實症。見來蘇此言信然。嘗見有癰症挾虛。因鍼而轉劇。痿症挾熱。因灸而益重。是不可以不慎也。

孟子求三年之艾。趙氏註云。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按說文火部云。灸。灼也。從火久聲。俗讀灸誤也。

藥品

新絳。金匱旋覆湯用之。治肝著。亦治婦人半產漏下。本草綱目獨遺之。黃坤載長沙藥解言之較詳。云新絳味平。入足厥陰肝經。行經脈而通瘀澀。歛血海而止崩漏。又云新絳利水滲濕。濕去則木達而血升。故能止崩漏。其諸主治止崩漏吐衄泄痢諸血。除男子消渴。通產後淋瀝止血。燒灰存性研用。消渴淋瀝。煮湯溫服。其云諸症消渴。皆緣土濕而不及於火。蓋其生平深惡滋陰。故立言不免於偏也。

左牡蠣

取殼以項向北腹向南視之口斜向

左盤龍

金銀

皆以左爲貴。

秦朮根有羅紋。亦以左旋者入藥。右旋者令人發腳氣病。盧子繇云。蓋天道左旋。而人生氣從之也。

桃仁最易發脹。震澤某氏子甫十餘歲。食之過多。脹死。棺殮即殯之郊。逾年啓棺焚葬。其尸覆臥棺中。手足皆作撐抵勢。蓋桃仁之性既過而甦。棺甚脆薄。得不悶死。轉側其身以求出。力微卒不能破棺而死耳。猪膚。王海藏以爲鮮猪皮。吳綬以爲燻猪時刮下黑膚。汪石山謂考禮運疏。革。膚內厚皮也。膚。革外薄皮也。則吳說爲是。膚者。膚淺之義。謹按御纂醫宗金鑑方解云。猪膚者。乃革外之膚皮也。其體輕。其味鹹。輕則能散。鹹則入腎。故治少陰咽痛。是以解熱中寓散之意也。詮釋詳

明。可以括諸家之說矣。

麥冬通胃絡不去心。入養肺陰藥則宜去心。陳載庵說其生平治驗如此。

凡木之花皆五出。惟桂花四出。梔子花六出。桂乃月中之木。梔子即西域之簷蔔也。桃杏花六出者子必雙仁食之殺人

傷寒論之蜀漆乃常山之莖也。金匱要略之澤漆乃與大戟同類而各種也。今皆不以入藥。惟草澤醫人用以貓兒眼睛草治水蠱者。即澤漆也。

李東璧謂香薷乃夏月解表之藥。猶冬月之用麻黃。氣虛者尤不可多服。今人謂

能解暑。概用代茶。誤矣。程氏鍾齡謂香薷乃消暑要藥。而方書稱爲散劑。俗稱爲

夏日禁劑。夏既禁用。則當用於何時。此不經之說。致令良藥受屈。此二說程杏軒

醫述並載之。余謂李說爲是。程說不可從。香薷雖非夏日禁劑。然雜陽氣爲陰邪。病胸不

可病胸不今人夏月又有以藿香代茶者亦誤。夏月可常服以滌暑者。惟陳青蒿耳。

余每於秋仲採青蒿洗晒收藏。次年夏入甌煎露。用以代茶殊勝。

連翹功專瀉心與小腸之熱。本經及諸家本草。並未言其除濕。惟朱丹溪謂除脾

胃濕熱。沈則施謂從蒼朮黃柏則治濕熱。而吳氏本草從新又謂除三焦大腸濕

熱。近世醫家宗之。遂以爲利濕要藥。不知連翹之用有三。瀉心經客熱一也。去上焦諸熱二也。爲瘡家聖藥三也。此足以盡其功能矣。

枸杞子。諸家本草有謂其甘平者。有謂其苦寒者。有謂其微寒者。有謂其甘微溫者。均未嘗抉發其理。惟張石頑本經逢原。謂味甘色赤性溫無疑。緣本經根子合論無分。以致後人或言子性微寒。根性大寒。蓋有感於一本無寒熱兩殊之理。夫天之生物不齊。往往豐於此而濇於彼。如山茱萸之肉濇精。核滑精。當歸之頭止血。尾破血。橘實之皮滌痰。膜聚痰。不一而足。卽炎帝之嘗藥。亦不過詳氣味形色。安有味甘色赤形質滋腴之物性寒之理。其辨別獨精勝於諸家。余壯歲服藥。每用枸杞子必齒痛。中年後服之甚安。又嘗驗之肝病有火者。服枸杞子往往增劇。謂非性溫之徵耶。

張叔承本草選。謂方書所用大棗。不分黑白。細詳之。乃是紅棗之大者。若黑棗則加蜜蒸過者。又謂今人蒸棗多用糖蜜拌過。久食最損脾胃。助濕熱也。竊意紅棗力薄。和胃則宜。黑棗味厚。補中當用。似不得混同施治。至助濕熱之說。理不可易。是以多食則齒生蟲而致損也。

龍木論治內障眼有五退散。用龍退、蛇蟬退、鳳凰退、烏雞退、佛退、人退、退髮子等分。一處同燒作灰。研爲細末。每服一錢。用熟羊肝喫。不拘時候。日進三服。佛退、人退之名甚新。可補入藥品異名中也。

竹茹從竹。而俗或從草作茹。青葙子從草。而俗或從竹作箝。皆誤。

松之餘氣爲茯苓。楓之餘氣爲猪苓。竹之餘氣爲雷丸。亦名竹苓。猪苓在本經中品。雷丸在下品。茯苓在上品。方藥用之獨多。以其得松之精英。久服可安魂養神。不饑延年也。又有橘苓。生於橘樹如葦。可治乳癰。見趙恕軒本草綱目拾遺。

葛仙米乃山穴中石上爲水所漬而成。楚蜀越深山中皆有之。龍青霏食物考。謂清神解熱療痰火。久服延年。本草綱目拾遺則謂性寒。不宜多食。按此物不入藥用。祇宜作羹。味殊鮮美。凡資食者。先入醋少許。方以滾水發之。則大而和軟。木之用。桑爲多。曰葉。曰枝。曰花。曰權。曰根皮。曰汁。曰耳。曰廔。曰油。曰蟲。曰寄生。曰鱗。凡十有二。果之用。蓮爲多。曰莖。曰節。曰莖。曰葉。曰蒂。曰鬚。曰花。曰房。曰實。曰薏。曰汁。曰粉。亦十有二。二物皆有絲。一稟金氣。一得水精。理氣元鑑謂物性有全身上下純粹無疵者。惟桑與蓮。良有以也。

金匱要略王不留行散自註云。如風寒桑東南根勿取之。後世註釋家謂風寒表邪在經絡。桑根下降。止利肺氣。不能逐外邪。故勿取之。吳鞠通推闡其義。桑根之性下達而堅結。由肺下走肝腎者也。內傷不妨用之。外感則引邪入肝腎之陰。而咳嗽久不愈矣。地骨皮爲枸杞之根。入下最深。力能至骨。有風寒外感者。亦忌用之。其說詳見溫病條辨。可補諸家本草之闕。近世醫士能細辨藥性者少矣。丙辰秋。余戚吳氏婦。偶感風寒咳嗽氣急。某醫診之。用桑白皮爲君。咳嗽轉劇。急令勿服。改用杏蘇散加減乃愈。

萬歷間陸祖愚

見三世醫驗

治沈姓妻疫病垂危。其鄰邵南橋助銀兩許。以備殯殮之

資。陸謂以其半易人參。此婦尙可生。乃以白虎合生脈二劑。用人參五錢。服後病勢減半。於前方加白芍。止用人參一錢。服四劑而愈。此可想見其時參價之賤。今之貧人遇病。如需一兩參。非銀十餘兩不可。雖有良醫。將如之何。

杏仁潤肺利氣。宜湯浸去皮尖。麩炒黃。若治風寒病。則宜連皮尖生用。取其發散也。令人概去皮尖。殆未達此意耳。

服參不投者。服生萊菔。姚詭雲本草分經。謂服山查可解。本草綱目拾遺。謂粟子

穀煎湯服。解參之力尤勝。余謂疾之輕者猶可解。重則無藥可解。要在審所當用。勿妄投而已。

玉簪、鳳仙。本草綱目入毒草部。玉簪之毒在根。鳳仙之毒在子。皆能透骨損齒。又如珍珠蘭、茉莉等。其根亦皆有毒殺人。

烟草明季始有之。其種出於淡巴國。流入呂宋國。轉入閩。閩石馬鎮產者最良。諸家木草皆載入毒草門。彙言謂偶有食之。其氣閉悶。昏潰如死。其非善物可知。備要謂火氣熏灼。耗血損年。取其所長。惟辟瘴除穢而已。今人嗜此者衆。烟肆之多。幾於酒肆埒。雖不若鴉片烟之爲害甚烈。然能耗肺氣。傷陰血。凡患咳嗽、哮喘、虛損吐血、氣虛、火炎等症。尤宜遠之。

輕粉辛燥有毒。以治楊梅瘡。奏效雖捷。而毒氣竄入筋骨。變生他疾。爲害無窮。大風子之治癩風亦然。製方藥者其慎之。

本草謂梔子生用瀉火。炒黑止血。臨證指南治外感證。多用黑山梔。黃退庵云。近多妙用。用生者絕少。余按仲景梔子湯。有病人舊微溏。不可與服之禁。蓋以其苦寒也。若炒黑則寒性減。無論舊溏與否。皆可服矣。此所以用生者少歟。

藥物來自海外者甚多。中國之藥。亦有遐方所寶重者。如西戎之需茶。唐古忒之需大黃。日本之需蠶蠶是也。又往時專城入貢者。特市土茯苓。一時價昂百倍。見錢塘縣志。

薄荷氣清輕。而升散最甚。老人病人。均不可多服。台州羅鏡涵體質素健。年逾七旬。偶患感冒無汗。以薄荷數錢煎湯服之。汗出不止而死。舅氏周愚堂先生楨。患怔忡甫痊。偶啖薄荷糕。卽氣喘自汗不得寐。藥中重用參耆乃安。

藥中所用橡實。其朮之名稱。詩經曰櫟曰栲。曰柞曰楫。不結實爾雅又曰柔橡實。一名皂斗。俗稱野栗子。澀腸止痢。功勝罌粟。杭州學廨傍有一大株。夏日陰濃。藉以避暑。深秋結實繁茂。涼風吹墮。撲檐拋屋。終夜有聲。頗耐清聽。

盧子繇本草乘雅半偈。備稱茶之功用。採錄古今名家論說以爲譜。因謂常食令人瘦。去人脂。倍人力。悅人志。益人意思。開人聾聵。暢人四肢。舒人百節。消人煩悶。使人能誦無忘。不寐而惺寤。章杏雲調疾飲食辨。則謂茶耗人精血。有消無息。欲使舉世不飲。實難勸喻。惟飲宜清。忌多忌濃。或以他草木之可煎飲者代之。尤妙。若夫渴症及諸熱症發渴者多飲之。病更難愈。又謂古不專以茶作飲。故爾雅註

疏但云可作羹飲。並代茶兩字無之。由是觀之。茶經茶錄。明理人不屑挂諸齒頰矣。二說迥殊。當以章說爲正。如不能以他草木代之。則宜少宜清之言。切宜遵守。章又謂俗尚陳茶。僅隔年或二年止矣。乃竟有陳至五七年一二十年者。能令人失音或暴死。蓋凡物過陳者。皆有毒也。此說亦世所罕知者。

楊希洛本草經解要考證。謂萎蕤。漆葉治陰虛。兼令人有子。卽華陀漆葉青黏散。青黏世無能識。或云黃精之正葉。或云卽萎蕤也。然吾鄉有兩老儒。先後服此方。皆致殞。或云漆葉乃五加皮葉。本經名豺漆也。里有兵子臂痛不能挽弓。或教用萎蕤一斤。五加皮浸酒飲盡。自健旺勝常。豈古方正爾。綱目殆誤附漆樹耶。漆本有毒。本經久服輕身。及抱朴子通神長生。皆難信。有割漆人誤覆漆。徧體瘡。至莫救。向在中山親見。况服食乎。陶宏景云。生漆毒烈是也。古無用葉者。故氣味缺。綱目殆因古方臆立主治耳。余按以五加皮葉爲漆葉。前此所未聞。然二物氣類迥別。是以應驗亦殊。明理之士。自當舍漆葉而取五加皮。究之古方藥品。最宜詳審。不可過信前人之說。爲所誤也。本草綱目拾遺有鷄神水。云可明目去障。製法擇大蘿蔔一個。開大孔。須近莖一頭開。勿在根邊方可活。孔內入鷄蛋一枚。種地上。

使其葉長成。取鷄蛋內水點眼。其目如童。重慶堂隨筆又載製賽空青法。冬至日取大蘿蔔一枚。開蓋挖空。入新生紫殼鷄卵一個在內。蓋仍嵌好。埋淨土中。均四五尺深。到夏至日取出。用女人衣具包裹。藏瓷器中。否則恐遇雷電被龍攝去也。卵內黃白。俱成清水。用點諸目疾。雖瞽者可以復明。二法並可試用。錄之。

救逆湯之用蜀漆。柯韻伯疑之。鄒潤庵謂脈浮熱反灸之。此爲實。實以虛治。因火而動。必咽燥吐血。可見脈浮被火。應至吐血。今更吐之。是速其血耳。矧千金外臺兩書。非疫非瘧。不用是物。則是方之有舛誤無疑。吳中方大章變。則謂蜀漆乃蜀黍之誤。古漆字無水旁。與黍相似故也。黍爲心穀。用以救驚狂起臥不安者。取其溫中而瀉腸胃。協龍牡成寧神鎮脫之功也。說見瘧吟醫贅

草藥形狀相類者甚多。如岩芋似何首烏。鉤吻似黃精。透山根似蘼蕪。天炙似石龍芮。鷄冠子似青箱子。赤柳草根似茜草根等。不勝枚舉。良毒各殊。服食家均宜慎辨。

何首烏具人形者不可多得。得而服之。可以益壽。然亦有不盡然者。湯芷卿用中翼廟稗編云。吳江秀才某。見鄰翁鋤地。得二首烏如人形。以錢二千買之。用赤豆

如法製食。未數日。腹瀉死。此豈氣體有未合歟。抑首烏或挾毒物之氣能害人也。服食之當慎也。觀於此而益信。

費星甫西吳蠶略所述頭二蠶較本草諸註家爲詳備。錄於此。頭二蠶卽蛭珍也。周禮夏官司馬職禁原蠶。註云。原再也。字書作蠶。本草有晚蠶沙。晚蠶蠶等目。皆未詳辨。遂誤以初蠶再出爲晚蠶原蠶矣。不知其種迥別。凡二蠶繭蛾生種。謂之頭二蠶種。次年清明後卽養之。名頭二蠶。時頭蠶尙未出也。其眠其老甚速。纔兩旬卽收繭。時頭蠶甫大眠也。出蛾生子。是謂二蠶種。凡養頭二蠶皆甚少。無繅絲者。其繭殼繭黃。蠶沙皆入藥。其僵者尤不可得。治痘有回生之功。蓋時方春杪。蠶亦得清淑之氣。故堪治疾。殆珍之名所由起歟。本草所載專指此。卽周禮原字之義。未必不指此。又云。二蠶始稱晚蠶。出於頭蠶登簇之際。飼以二葉。自眠至老。皆值黃梅時候。鬱蒸日甚。蠅蚋蝥蟻。臭穢生蛆。性偏熱有毒。其繭其絲價亦較廉。凡所棄餘。僅以肥田。從未入藥。余按今藥肆所售蠶沙。僵蠶。大抵皆出於頭蠶耳。藥類鮮真。此其一也。

麀乳性熱補陽。虛寒體弱者服之。獲效甚捷。余戚王社亭居長興和平山中。言其

地產麋。取乳恆在夏月。土人伺有麋處。逐去母麋。捕乳麋殺之。以腸胃曝乾。取乳凝結成塊。每兩可售錢一千。作偽者每以牛羊等乳代之。求之肆中。鮮有真者矣。表兄周星舫明經士煌。在洞庭東山授徒。言山中鄭祉儀家蘭花絕盛。傳有治難產方最靈。採素心蘭花陰乾收藏。臨用以一二泡湯飲之。又言山中有黃天竺子。泡湯飲之。治肝氣極效。余按天竺子祇見紅色者。黃色則未之見。星舫言山中人亦甚貴重。此種不多得也。

辣茄性大熱。章杏雲調疾飲食辨。以爲近數十年羣嗜之。食者十之七八。飲母嗜其精血必熱故飲食以冲淡和平爲正。醱厚之味。久必傷生。毒劣之物。嗜之損壽。遺害於兒女。飲食以冲淡和平爲正。醱厚之味。久必傷生。毒劣之物。嗜之損壽。乃食此而不盡夭者。以體無內熱也。若有內熱。死安能不速耶。其言可謂切至。以此推之。非獨辣茄不當嗜也。凡胡椒、生薑、韭、蒜等辛溫之品。皆足以劫陰而傷生。慎毋多食。

許辛木云。阿魏最難得真。諸書皆言極臭。恐防作吐。蓋肆中皆以胡蒜白偽造也。余有友人貽以塔爾巴哈臺阿魏精。其色黑中帶黃。並不甚臭。舐之氣味極清。不作惡心。乃知真品。因自不同。江浙去西番萬里。而肆中所售阿魏甚賤。其偽可知。

且極集傷胃。有損無益。勿用可也。余謂藥之無真。如桑寄生、川鬱金、化州陳皮之類。求之肆中。悉皆他物。以之治病。必不見效。均當勿用。

冬雪水臘經救時疫不熱症。獲效最速。余在杭州。每遇冬雪。即取藏壘中。咸豐戊午四月。輿夫王姓發熱身腫。嘔吐不食。心口大熱。似有一大塊塞住胸間。病逾十餘日。已危篤。其妻來求藥。乃以雪水與之。飲一大碗。即安睡。半時許。徧身大汗。身涼。思食而痊。時其隣祝氏婦。聚孕數月。亦患熱症甚劇。王氏婦以所餘雪水令飲。亦即熱退獲痊。

方書言白果食滿千枚者死。以其壅氣也。由此推之。凡菱、芋、南瓜等滯氣之物。俱不可多食。病人尤忌。

棟根皮出土者殺人。續名醫類案中毒門。謂棟樹根出土者殺人。朱氏子腹痛。取棟子東南根煎湯服之。少頃而絕。余按本草謂棟樹雄者根赤有毒殺人。雌者色白入藥用。是棟根之有毒。不得僅以出土者概之矣。

繆仲淳廣筆記。方藥有用紫河車、胎元、孩兒骨、化屍場、燒過人骨等。其爲本草註疏。復備言天靈蓋、人胞、初生臍帶之功效。未免有傷陰德。不若本草綱目之於人。

骨人胞。天靈蓋。深以殘忍爲戒。然臚列氣味主治及方。似當概從刪削。詳述用之者。有損而無益。庶幾爲仁人之言乎。

今之所云沙苑蒺藜。卽古之白蒺藜。今之所云白蒺藜。乃古之茨蒺藜也。今之所云木通。卽古之通草。今之所云通草。乃古之通脫木也。今之所云廣木香。卽古之青木香。今之所云青木香。乃古之馬兜鈴也。岐黃家用藥。豈得泥古而不從今耶。周乙蒺耆患偏體發細癩甚癢。以枸骨葉煎湯代茶服之。獲痊。按枸骨一名貓兒刺。俗名十大功勞。味苦甘平。葉生五刺。九月結子。色正赤。本草彙言稱其去風濕。活血氣。利筋骨。健腰脚。本經逢原稱其活血散瘀。又能填補髓藏。固斂精血。今方士每用數觔去刺。入紅棗二三觔。熬膏蜜收。治勞傷失血痿軟。往往獲效。似其能調養氣血。而無傷中之寒也。蓋其功用至宏。而醫者概不以入湯劑。屈此良藥矣。廣陽雜記云。余昔在杭。遇一滿洲老人。雙目皆矇。藥不能立時奏效。有貨空青者。其人酬以重價。將用之矣。始問之余。余曰。此物生銅坑中。必銅精也。銅性能伐肝。有餘之症。目無不愈。今公年老而脈症俱虛。當用溫補之品。若用此。當無益有損。其人且信且疑。乃破青取水。先點右目。一夜大痛。目精爆碎。始悔不用余言。而猶

賴余獲全其左目也。後用養脾滋陰之劑。將及一載。左目復明。觀此益知審症用藥。辨品宜精。未可輕用也。

梧桐入藥者少。然有二方可傳。泄瀉不止。服諸藥罔效者。用梧桐葉煎湯浴足。大

有神效。海上疝氣常食梧桐子效。齊有堂醫案

神黃豆諸家本草不載。惟見於葉大椿痘學真傳云。神黃豆種出雲南。能稀痘。生熟各一粒。甘草湯咀服。然不若梁晉竹孝廉紹壬兩般秋雨庵隨筆所述爲詳云。神黃豆產滇之南徼西彝中。形如槐角子。視常豆稍巨。用甯瓦火焙去黑殼。碾細末。白水下之。可除小兒痘毒。服法以每月初二十六日爲期。半歲服半粒。一歲一粒。遞加至三歲三粒。則終身不出矣。或曰按二十四氣服之。以二十四粒爲度。芭蕉根汗。治疔走黃甚效。震澤鈕某患疔。食猪肉走黃腫甚。其妻向余室人求方。令取芭蕉根搗汁一宮碗灌之。卽腫消而痊。次日入市迨遙矣。且不獨可治疔。凡熱毒甚者。亦能療之。妹婿周心泉家之嫗唐姓。夏患熱癰。至秋未已。自頭至足。連生不斷。令飲汁一茶鍾。熱毒漸消而愈。

粵人喜啖檳榔。謂可辟瘴。而不知其益少損多。吳人喜啖草麻子。往往種之成林。

採曝炒食。此尤當戒。蓋其性辛熱。瀉人元氣。隱受其害者多矣。此藥本草列毒草
不得食。炒豆鄉愚無知。食之每習以爲常。可慨也。
犯之卽腹死慈蜜同食殺人。世皆知之。非與蜜糖同食。亦能殺人。則知之者鮮矣。見黃閩齋

食忌

本草云。多食韭。神昏目暗。多食葱。神昏髮落。虛氣上衝。多食萊菔動氣。多食芥菜。
昏目動風發氣。又云。虛人食筍多致疾。浙人食匏瓜多吐瀉。馬齒莧葉大者。姪婦
食之墮胎。此類不可勝數。尋常蔬菜亦足爲患。其他可知。養生家所以必慎食物
也。

石門趙屏山明經宗藩自寧波旋里。過紹興。訪友於郡城。一僕家在城外。乞假歸
省。途中買鱸魚至家。使其妻烹之。適其鄰人來視。遂留共食。食畢皆口渴腹痛。叫
號。移時而死。其身化爲血水。僅存髮骨。識者謂誤食斜耕而然。趙次日俟僕不至。
遣人往問。始知其故。遂終身不食鱸。余按鱸身尾皆圓。斜耕身尾皆扁。口有二鬚。
可以此爲辨。然鱸有昂頭出水二三寸者。爲他物所變。其毒亦能殺人。養生家宜

慎用之。

山谷產菌。種類不一。食之有中毒者。往往殺人。蓋蛇虺毒氣所蘊也。咸豐五年六月初三日。烏程縣施家橋吳如玉之母。山中采菌甚多。族人吳聚昌之妻乞而分之。炒熟以佐夜飯。有子媳與女同食之。二更後。嘔吐腹痛。至天明四肢抖縮。肉跳齒咬。四人同時殞命。如玉之母亦食之而死。鷄食吐出之物。頃刻即斃。剖視腹中。祇有硬肝。餘皆腐成毒汁。夫山人食菌。本為常事。麥熟及寒露時。菌甚多。味極美。蘇州有熬成油者。預為持齋過夏之需。取其鮮也。今吳姓家食菌而死者五人。可謂奇慘。烏程楊毅亭封翁炳謙。特為作記刊傳以示戒。言若必欲食之。須用銀器同煮。須久置待銀有青黑色者。斷不可食。如中其毒。飲以糞汁可解。又地漿水亦可解毒。其法於牆陰地掘二三尺深。以水傾入攪勻。取上面澄清水冷飲之。按東志云五月雨水浸淫之時。草生於山谷。惟淡紅色黃色者無毒。可食。寒露生者。色白。名寒露。草亦無毒。可食。其大紅者。黑者。有毒。殺人人。或中之。食糞汁可解。又衛生錄云。草上有毛。下面光而無故者。及仰攬赤色者。或色黑及黃。不熟者。並不衛生。可食物。理小識云。以澄心和草。黃或以銀簪碎之。澄心與簪黑色者。即有毒。不清異錄云。湖湘習為毒藥。以中人。其法取大蛇斃之。厚用茅草蓋覆。幾旬則生菌。菌發根白。蛇骨出。候肥盛采之。令乾搗末。糝酒食茶湯中。遇者無不赴泉壤。世人號

爲休休散。觀此則菌之生自蘊毒者。往往有之。服食家可不慎歟。

酒

許元仲三異筆談。謂蔡孝廉焜。素不飲酒。公車北上。苦寒飲燒酒。甘之。遂非此不飲。如是者二十餘年。一夕扃戶寢。晌午猶不起。家人挾扉而入。室中滄然。衾帳皆焦。半身燼矣。手猶握煙管。竟與本草所載倚馬焚身事同。蓋煙火引綫。倏如爆竹之發耳。又會稽陳端甫學博慶儒言。其同鄉某生。酒戶甚大。一夕飲燒酒滿罌。復吸水煙。忽火自腹發。骨肉半成焦炭。嗜燒酒者。可以爲戒。

鴉片烟

鴉片煙爲害甚巨。有大土小土之分。大土出於外國。三異筆談述之詳晰云。余在永嘉知庫書。張元龍犯此欲繩之。訴曰。已絕此二年。曾以辦船料渡海至蘇祿國。親見鴉片本質。故毅然不敢食耳。詢知其詳云。國俗皆裸葬。一畝之地。百族共之。積累百年。其地之值不貲矣。造法先掘土數丈。築其底極堅。併四旁亦築。取掘出

之土。搗之極細。篩之極淨。曝之極乾。乃於城中鋪石灰一層。加土一層。罌粟瓣一層。糯米粥一層。覆以蘆席。蓋以氈。再壓以板。自春徂秋而成。以金易土。價目倍蓰。然大約吸數百年前陳人之膏血。故一見誓死不再食也。絕之之法。以十全大補湯加鴉片灰。俟癮發時服之。初甚委頓。漸服漸愈。兩月餘復初。

吳曉鈺言。有族叔椿齡。習岐黃家言。乙卯秋。以時疾卒。其司會計者曰吳梅閣。性不羈。吸洋煙。偶至友人倪梅岑家。倪適他出。假寐以俟。忽夢椿齡至。曰。子將有難。能戒鴉片煙則免。余授此方。出一紅紙示之。上書人參。枳椇子。赤糖各一錢。每日煎湯服之。十六字。戒曰。七日不見煙具。則癮絕矣。毋蹈故轍也。醒後依方服之。果效。曉鈺素執無鬼論者。及聞梅閣口述是事。乃信史遷有物之言。洵不誣也。余按人參補肺氣。赤糖消煙積。用之甚當。枳椇子世第知其解酒毒。然陳藏器言其解渴除煩。去膈上熱。潤五臟。功用同蜂蜜。則其所長。不第能治酒病也。况鴉片煙性熱燥烈。視酒尤甚。用此治之。殊有至理。

雜方

杭州汪鐵樵士驥傳方。用野鷄脚雌雄成對。瓦上焙乾。研極細末。磁瓶收藏。凡脚跟爲釘鞋擦傷而爛。及腿膝等處磕破者。以此敷之。卽結痂而愈。因憶山東青駝寺吹律膏。治脚跟傷最靈。今得此方。無事遠求矣。

太乙紫金錠方。出於道藏。元人所輯。衛濟寶書續添方中載之。名曰神仙解毒萬病丸。則以爲喻良能方。葛丞相傳。方後詳載各症治引。並可救自縊落水。用冷水磨灌下云。紹興府帥有施此藥者。渠一子溺水已死。用其法救之遂甦。

治瘟疫浮腫及大頭瘟。用黑豆二合炒熟。炙草二寸。水二碗煎湯。時時呷之。卽所謂靖康異人方也。靖康二年京師大疫。有異人書此方。此外約略舉之。如聖濟總錄治赤白痢。用黑豆半升。炒去皮。爲末四合。甘草一兩。綿裹入湖水三升。煎一升。分二服。洪氏集驗

方治脚腫。用黑豆、甘草煎湯服之。壽親養老新書治老人小兒冬月諸熱。用大黑豆三升洗淨。甘草三兩細剉。水六升。煮令爛熟。時時與三五十顆與食之。汁亦可服。吳曉鈺活人一術云。解丹藥毒。以黑豆、甘草煎湯飲之。此方之用甚廣。皆取其解毒清熱。劉松峰云。甘草炙則帶補。宜用生者。信然。

聖濟總錄大活絡丹。與近世所傳回生再造丸。藥味大同小異。大活絡丹五十味。

與再造丸異者八味。白花蛇、烏梢蛇、草烏、貫衆、木香、沉香、水安息香、黃芩是也。再造丸五十六味。與大活絡丹異者十四味。川芎一兩、黃耆一兩二錢、白芷一兩、桑寄生一兩、海南香一兩、草薙仁一兩、天竺黃一兩、草薺八錢、紅花八錢、薑黃一兩、硃砂一兩、琥珀一兩、蕪蛇四兩、穿山甲四兩是也。二方所皆有者四十二味。人參一兩、白朮八錢、茯苓一兩、炙草一兩、熟地一兩二錢、赤芍八錢、當歸一兩、首烏一兩、肉桂一兩二錢、附子八錢、麻黃一兩、防風一兩、威靈仙一兩、細辛一兩、羌活二兩、葛根一兩、天麻一兩、僵蠶一兩、乳香一兩、沒藥一兩、丁香一兩、藿香一兩、香附八錢、青皮八錢、烏藥八錢、松香六錢、白薙仁八錢、骨碎補一兩、元參八錢、川連一兩、大黃一兩、血竭八錢、膽星一兩、龜板一兩、虎脛骨一對、犀角八錢、兩頭尖一兩、牛黃三錢、全蠍一兩五錢、地龍八錢、冰片二錢、麝香八錢、製末蜜丸。每粒重一錢二分。金箔爲衣。陰乾蠟殼封固。此方治中風癱瘓。痿痺痰厥。拘攣疼痛。滿身麻木。癱疽流注。跌撲損傷。小兒驚癇。婦人停經等症。尊生入牋曰。年過四十。當預服十數服。至老不生瘋疾。年過六十不宜服。徐靈胎謂頑痰惡風熱毒瘀血入於經絡。非此方不能透達。凡治肢體大症必備之藥也。廬溪醫案云治方書亦有活絡丹。

祇用地龍、乳香等五六味。乃治實邪之方也。

余以庠寓杭州。以薙頭爲業。留心醫學。言其先世習瘍醫。雖遺書散失。而記憶秘方尚多。有治脚蛙方最靈。用爐甘石六錢。象皮、龍骨各三錢。冰片一錢。輕粉三分。爐底少許。外科燒升丹之爐。共研細末。參之。神效。脚蛙。南方人多有此疾。脚蛙。俗名明礬末。攪不能止。反增疼痛。余家傳方。用老煙末。參之。燥熱止。癢亦頗應驗。

同邑鄭拙言學博鳳鏘。性喜單方。言其經驗最靈者有四。道光壬寅年。館樂平汪軍門道誠家。糞門前腎囊後起一堅塊。漸覺疼痛。虛寒虛熱時作。案頭有同壽錄。檢一方云。跨馬癰初起。用甘草五錢。酒水各一碗煎服。如方服之。塊漸軟。次日略出清水。不數日全愈。從兄珊瑚家一婢。年十六七。忽身起紅暈。有若熱癩者。由背漸及胸。飲食少進。識者云。此蛇纏也。至心坎不可救矣。偶檢同生集有一方。用糞杓糞俗呼子上斷箍。取其年久用多。新瓦上煨存性。香油調抹令試之。不數日痂脫。健飯如常。

治喉風神效方。用青梅浸食鹽出水。取大蜒蚰入其中。不拘多少。甲午秋聞聞捷。日設饌以待報子。內一人忽喉痛如蝕。勢甚危。取所製蜒蚰梅令咽一枚。平復如

常。晚間已能啖飯矣。端午日午時收取晚蠶蛾俗名頭不拘多少。置竹筒中。用紙密緘掛當風處。須雨淋日曬。不到四十九日。後遇人有竹木刺入肉不能出者。用此研末。拌津唾塗患處。刺立出。同里蔡晴江家一媪。手被竹刺。疼痛不能洗衣。以此塗之即痊。

一新婚者患疾。諸醫以虛治之。補劑雜進。體日殆。名醫沈耿文桐鄉縣人視之。見臥室中妝奩甚多。皆新漆飾成。曰。此乃爲漆氣所傷。俗名漆咬非病也。令於木工家取杉木屑煎湯洗之。復投解漆毒之藥。不日霍然。按坤元是保云。嘗有新婚人漆咬。認作發風毒症。不知乃新漆嫁事所觸也。以明礬煎濃拭之。三四次即效。沈之見正與相同。

休寧汪生作雲。年甫成童。忽患腸紅。晨起必大下一次。血多糞少。閱兩月餘。日漸消瘦。有人傳方。白木耳水煮淡食。日食一錢。未及一兩全愈。藥苟對症。何必以多爲貴哉。

誤食頭髮成癢。胸喉間如有蟲上下去來。古方以入土舊木梳齒煎湯飲之。此物不可得。一方用雄黃五錢水調服。辨是症者。更以好飲油爲憑。每飲四五升方快。

意。蓋髮入胃中。血裹化爲蟲也。

先友錢石林上舍。性至孝。母徐孺人。素患風濕。頻發不愈。石林百計醫治。覓得海風藤花。配紅棗。以陳酒煮飲服之。獲效。遂常服焉。病不復發。壽至八十餘。海寧蔣寅昉光煊。偶患火丹。兩臂紅腫而疼。諸藥不效。後得一方。用百合研細末。白糖共搗爛敷之。卽痊。此方醫者罕見。價廉而效速。可傳也。

方書言肝胃氣痛。用玫瑰花陰乾。沖湯代茶服。湯芷卿入龍眼肉成膏。愈吳洛生大令之母腕痛。一則入脾和血。一則入肝行血。補泄均宜。所以獲效。

保壽堂經驗方三卷。明劉天和撰。方皆精當。其治泄瀉少進飲食方。尤爲簡妙。用糯米一升。水浸一宿。瀝乾燥。漫火炒令極熱。磨細羅過如飛麵。將懷慶山藥一兩。碾末入米粉內。每日清晨用半盞。再入沙糖一茶匙。胡椒末少許。將極滾湯調食。其味極佳。且不厭人。大有資補。久服之。精寒不能成孕者亦孕。蓋有山藥在內故也。此是一秘方。勿輕視之。

余家工人吳法才患大腳風。余母周太孺人傳有單方。用海桐皮。防己。片薑黃。原蠶沙各三錢。蒼朮二錢。煎湯熏洗。日三四次。獲愈。此方始愈。愈後因行路過多。兩

脚腐爛。諸藥不痊。周太孺人令以古墓石灰細末。搽之即愈。後以治爛腿。無不愈者。

古厭勝法有用以治病獲效者。百一選方云。密以淨紙書本郡太守姓名。燈上燒灰湯調下即產。沈從先曰。余嘗見書正人君子姓名。燒灰調下治產難。用淨帕珍重束男左女右臂。治鬼瘧最靈。又閩人迄今皆書龍江林先生姓名。諸怪症皆治。即選方遺意也。吳江徐娛亭傳一治瘧法亦效。以雲片糕一片。書黃帝顛頊之神位七字。更以一片合之。勿使見字。令於發瘧前二時食之。

質正

宋史龐安常傳。明史凌雲傳。皆載治產婦胎不下。隔腹鍼兒手而得生。揚州府志之記殷集。嘉興府志之記孫浦。則產婦皆已死。見其血而令啓棺。隔腹鍼之而復生。此於情理未合。不足深信。

曲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鄭氏註云。慎物齊也。孔氏疏云。凡人病疾。蓋以筋血不調。故服藥以治之。其藥不慎於物。必無其徵。故宜戒之。擇其父子相承至三世。

也。是慎物調齊也。又說云。三世者。一曰黃帝鍼灸。二曰神農本草。三曰素問脈訣。又云。夫子脈訣。若不習此三世之書。不得服食其藥。然鄭云。慎物齊也。則非爲本草。鍼經。脈訣。於理不當。其義非也。按此則所謂三世者。註疏因主父子相承之說也。近世有專主通於三世之書。而以三世相承爲俗解之誤。殆未讀註疏耳。且經書文義雖古。而辭無不達。既謂通於三世之書。何以不明言之。而曰醫不三世。故作此不了語。以炫惑後世乎。

王樸莊謂古方一兩者。今之七分六釐。一升者。今之六杓七杪。東醫寶鑑謂古方一兩者。今之三錢二分五釐。一升者。今之二合五杓。如仲景炙甘草湯。藥料最多。共曰十六兩。用酒七升。水八升。準於王說。爲今之三兩四錢九分六釐。今之七合有零。則酒水太少。如東醫寶鑑之說。爲今之十四兩九錢五分。今之三升七合五杓。則藥料太多。似當從王之兩數。東醫寶鑑之升數。乃爲得之。

湖州費星甫野語云。儒醫張夢廬之舅氏沈翁。以外科著。有女大腹隆起。中有結塊。儼若私胎。遷延日久。腹益膨脹。夢廬診其脈曰。此乃腸癰。無術以治之。危矣。沈遂悟。扶女足。踰板橋之兩頭。出其不意。將女腹重踢。倒地昏暈。其癰內破。膿從大

小便出數斗。遂按法療治。獲痊。余謂腸癰膿已成者。金匱千金皆有成法可遵。何必出奇行險以治之。且經云。腸癰爲病不可驚。驚則腸斷而死。此女患癰日久。又加之以重踢。其腸有不斷乎。此傳訛之辭。未可信也。

夷堅志謂台州獄囚遭訊拷。肺傷嘔血。用白芨爲末。米飲日服。後其囚凌遲。創者剖其胸。見肺間竅穴數十處。皆白芨填補。色猶不變。此說李東璧採入本草綱目。醫家皆信之。獨進賢舒馳遠詔傷寒集註。謂隔諸脊骨。不得傷肺。何肺拷壞而骨不壞耶。且白芨由食管入胃。不得由氣管入肺。其誑顯然云云。因思古方催生用鼠腎丸。兔腦丸云。其藥從兒手中出。由舒氏之說推之。則胎在腸外。藥入胃中。何以得入兒手乎。然觀徐靈胎醫案橫涇錢氏女腿癰成管。管中有飯粒流出。長與周氏子臂疽經年。所食米粒有從疽中出者。又槐西雜志治折傷接骨。用開元通寶錢燒而醋淬。研細爲末。以酒調下。銅末自結而爲圈。周東折處。曾以折足雞試之。果然。此皆理之不可解者。是則昔人之說。未可竟斥爲非矣。

張鷟朝野僉載云。洛州有士人患應聲。語卽喉中應之。良醫張文仲令取本草讀之。皆應。至其所畏者卽無聲。乃錄取藥合和爲丸服之。應時而止。其後遯齋閒覽

載揚勸腹中應聲。讀本草至雷丸不應。服數粒而愈。泊宅編載毛景喉中有物應聲。誦本草至藍不應。飲汁吐蟲而愈。其說皆爲方書所徵引。竊意蟲之應聲。乖氣所感。非有知覺之靈。豈能聞所畏之物而遂不作聲乎。殆皆小說家附會之辭。靈樞經謂人呼吸定息。氣行六寸。一日夜行八百一十丈。計一萬三千五百息。河西池以爲僞說。人一日夜豈止一萬三千五百息。余嘗靜坐數息。以時辰表驗之。每刻約二百四十息。一日夜百刻。當有二萬四千息。雖人之息長短不同。而相去不甚遠。必不止一萬三千五百息。然則何氏之說爲不虛。而經所云未足據矣。盡信書不如無書。此之謂也。

噦噦之說。諸家各異。王氏準繩援據內經。正李東垣、王海藏、以噦爲嘔陳無擇、以噦爲噦之誤。而從成無己、許叔微之說。以噦爲呃逆。以噦爲噦氣。此可爲定論。徐靈胎批臨症指南噦噦篇云。噦卽呃逆。病者最忌。噦爲飽食氣。非病也。何可併爲一證。王孟英潛齋醫話嘗之。謂噦不讀爲如字。乃於介切。飽食息也。以噦噦名篇。於義實贅。徐氏誤作二種。殊失考。况噦有不因飽食而作者。亦病也。仲景立旋覆代赭湯。治病後噦氣。徐氏誤噦爲噦。謂卽呃逆。蓋此湯原可推廣而用。凡嘔吐呃逆之

屬。中虛寒飲爲病者皆可治。余嘗以治噫氣頻年者數人。投之輒愈。益見徐氏之
僅泥爲飽食氣未當也。是蓋宗王氏之說。而其義更融澈矣。

跋

余於癸巳秋。得桐鄉陸定圃先生冷廬雜識。書板既已。補其殘損。訂正以行世矣。先生精於醫識。中所採岐黃家言。正復不少。竊以先生於醫學。必有所心得。爰益購求先生之遺書。於乙未春。得再續名醫類案若干卷。繼又得冷廬醫話若干卷。俱手抄本。未付梓者。醫案採摭繁富。足補江魏二書之未備。醫話則專以辨證爲主。凡述一證。必推究其虛實源委。而指摘醫家利弊。言多精鑿。有序謂摭拾聞見。以自達其意之所欲云。噫。豈易言歟。余以醫話之尤有裨於世也。亟付手民。壽諸梨棗。仿古香齋袖珍本。以便取攜。暇日擬再訂正醫案。續以行世。時光緒二十三年。太歲在強圉作噩季冬之月。烏程龐元澂跋。

冷廬醫話跋

冷廬醫話補編目錄

弁言	一
醫範	一
醫宗四大家	二
何書田	二
張夢廬	三
赤水玄珠	四
難經經釋	五
醫學源流論	五
選案	六
續名醫類案	七
學醫宜慎	七
錄方	八

乾霍亂治法	八
苦參子治休息痢	九
蜈蚣入腹	一〇
青腿牙疳方	一〇
目疾祕方	一一
治瘡祕方	一二
湯火傷方	一二
巴御膏	一三
五聖丹	一五
沈嫗傳方	一六
許秀山傳方	一六
家傳單方	一七

禁咒治病法	一八
油污衣方	一九
宜忌	一九
食忌	二〇
藥忌	二〇
錫	二一
常食之物	二二
饑飢餓解	二三
博物	二三
麒麟	二三
麈角解	二四
鼠	二五
猴經	二五
鮭魚	二六

蠮螋	二六
蒼耳子蟲	二七
孑孓蟲	二八
檳榔	二八
檣李	二九
火浣布鳳首木火油	三〇
自然氣化	三〇
鬚髮早白	三一

冷廬醫話補編

清 桐鄉 陸以湜定圃氏著

鄞縣 曹赤電炳章編述

弁言

陸定圃桐鄉積學士。兼擅醫術。識見超人。凡研覈學識。必窮理索奧。務達其旨。於是隨筆記述。分門別類。成冷廬醫話五卷。光緒二十三年。烏程龐元澂爲之刊行。早已膾炙人口。先生於咸豐五年時。又著冷廬雜識八卷。其中採摭岐黃家言。正復不少。俱心得實錄。精鑿可珍。爰爲別類摘輯。間加附註發明。名曰冷廬醫話補編。附刊其後。俾益臻美備。近輯中國醫學大成。將正補全書。列入醫話叢刊。以廣其傳。而於吾道尤不無小補焉。丙子三月編者誌。

醫範

醫宗四大家

新安羅養齋浩。醫經餘論云。醫宗四大家之說。起於明代。謂張、劉、李、朱也。李士材輩。指張爲仲景。不知仲景乃醫中之聖。非後賢所及。况時代不同。安得平列。所謂張者。蓋指子和也。觀丹溪脈因症治。遇一症必首列河間。戴人、東垣之說。餘無所及。其斷症立方。亦皆不外是。知丹溪意中。專以三家爲重。格致餘論。著補陰之理。正發三家所未發。由是攻邪則劉、張堪宗。培養則李、朱已盡。皆能不依傍前人。各舒己見。且同係金元間人。四大家之稱。由是而得耳。此說足以正數百年相傳之訛。

綱章按。金元四大家。以劉河間、張子和、李東垣、朱丹溪爲是。仲景乃創始方劑療病之祖。爲醫中之聖。四大家繼起發明。亦不愧爲醫賢。且仲景學說。得中正之道。無偏寒偏熱之弊。

何書田

青浦何書田茂才其偉。居北簞山下。工詩。家世能醫。書田益精其業。名滿大江南北。侯官林文忠公則徐撫蘇時。得軟脚病。何治之獲痊。贈以聯云。菊井活人真壽客。簞山編集老詩豪。由是投分甚密。而何介節自特。未嘗干以私。人皆重之。

炳章按。何公法從葉派。善能變化。著有醫藥妙諦三卷。其有著方。皆從經驗發明。斂病源病狀。亦據實際。治虛癆各法。頗得葉氏心法。言簡意賅。切合實用。炳擬刊入續編醫學大成中。

張夢廬

同邑張夢廬學博千里。醫名隆赫。道光間。應閩浙總督無錫孫文靖公之聘。至閩時。公患水脹已劇。猶篤信草澤醫。服攻水之藥。自謂可痊。張乃詳論病情。反覆數千言。勸其止藥。私謂其僚屬曰。元氣已竭。難延至旬日矣。越七日果卒。其論大略云。專科以草藥爲丸爲醴。峻劑逐水。或從兩足滂溢。或從大腸直瀉。所用之藥。雖祕不肯洩。然投劑少而見效速。其猛利可知。夫用藥猶用兵。攻守之法。參伍錯綜。必主於有利而無弊。從未有病經兩年。發已數次。不辨病之淺深。體之虛實。祇以

峻下一法。爲可屢投而屢效者。蓋此症之起。初因飲啖兼人。胃強脾弱。繼則憂勞過度。氣竭肝傷。流之壅。由乎源之塞。若再守飲食之厲禁。進暴突之劫劑。不啻勦寇用兵。而無節制。則兵反爲寇。濟師無餉。而專驅迫。則民盡爲讎。公何忍以千金之軀。輕供孤注之擲耶。彼草澤無知。守一己之師傳。圖僥倖於萬一。以治藜藿勞形之法。概施諸君民倚賴之身。效則國之福。不效則雖食其肉。猶可道乎。此余之所痛心疾首。而進停藥之說也。語殊切直。特錄之以告世之溺惑於庸醫者。張有謁孫宮保句云。身思報國仔肩重。病爲憂民措手難。見所刊閩游草中。

炳章按。夢廬醫號千里。桐鄉人。家居後珠村。少工詩文。長精醫術。就診之舟。日所百計。不事置產。聚書萬卷。著有醫案多種傳世。

赤水玄珠

孫文垣赤水玄珠。闡發醫理。有裨後學。惟載製紅鉛之法。爲白圭之玷。又推重石鍾乳。以本草有久服延年益壽之說。遂譏朱丹溪不可過服之言爲非。不知本草稱延年之藥。如浦黃。石龍芻。雲母。空青。五石脂。菖蒲。澤瀉。冬葵子等味。未必皆可

久服。本草又稱水銀久服。神仙不死。而服之者。鮮不受其害。是豈可過泥其辭乎。善乎繆氏仲淳之言曰。自唐迄今。因服石乳而發病者。不可勝紀。服之而獲效者。當今十無二三。經曰。石藥之性悍。真良言也。尊生之士。無惑方士有長年益壽之說。而擅服之。自取其咎也。大抵服食之品。宜取中和。方免偏勝之害。

炳章按。孫公文垣論病理。則發明處甚多。如辨三焦命門。亦多闡發深義奧理。惟論藥。確有過泥古人誇獎之處。是其闕點耳。

難經經釋

徐靈胎難經經釋。辨正誤謬。有功醫學。其釋分寸爲尺。分尺爲寸云。關上分去一寸。則餘者爲尺。關下行去一尺。則餘者爲寸。詮解明晰。可謂要言不煩。

炳章按。徐靈胎雍乾時人。篤信漢唐以前方書。難經經釋。以經解經。參以實驗發明。有功醫林之作。乃雍正五年所注。

醫學源流論

徐靈胎醫學源流論云。有病固當服藥。乃不能知醫之高下。藥之當否。不敢以身嘗試。莫若擇至易輕淺。有益無損之方。以備酌用。如偶感風寒。則用葱白蘇葉湯。取微汗。偶傷飲食。則用山查麥芽湯消食。偶感暑氣。則用六一散。廣藿湯清暑。偶傷風熱。則用燈心竹葉湯清火。偶患腹瀉。則用陳茶佛手湯和腸胃。如此之類。不一而足。即使少誤。必無大害。又有藥似平常。而竟有大誤者。如腹痛嘔逆之症。寒亦有之。熱亦有之。暑氣觸穢亦有之。或見此症。而飲生薑湯。如果屬熱。不散寒。而用生薑熱性之藥。與寒氣相鬪。已非正治。然猶有得效之理。其餘三症。飲之必危。曾見有人中暑。而服濃薑湯一碗。覆杯即死。若服紫蘇湯。寒即立散。暑熱亦無害。蓋紫蘇性發散。不拘何症。皆能散也。按此論懲藥誤而發微病用之。最爲穩善。養生家不可不知。

炳章按源流論二卷。乃乾隆十九年時作。鍼砭陋俗。辨正謬誤。可謂醫醫俗之良藥。作庸醫之棒喝。

選案

續名醫類案

錢塘魏玉璜之琇。續名醫類案六十卷。世無刊本。余從文瀾閣借四庫本錄一部。凡六十六萬八千餘言。採取繁富。間有辨論。亦皆精當。玉璜自述醫案數十。其治病尤長於脅痛、嘔胃腕痛、肝乘疝瘕等證。謂醫家治此。每用香燥藥。耗竭肝陰。往往初服小效。久則致死。乃自創一方。名一貫煎。統治脅痛、吞酸吐酸、疝瘕。及一切肝病。惟因痰飲者不宜。方用沙參、麥冬、地黃、歸身、枸杞子、川楝子。六味出入加減。投之。應如桴鼓。口苦燥者。加酒連尤捷。余仿其法治此數證。獲效甚神。特表其功用。以告世之誤用香燥藥者。

炳章按。凡痰瘀襲絡脅痛。肝鬱血瘀。痰凝疝瘕。宜用葉氏辛潤通絡法。合金鈴子散。爲最效。以通化爲要。此方黏補。恐非所宜。

學醫宜慎

程杏軒醫案。歷敘生平治驗。頗有心得。惟治張汝功之女暑風。用葛根防風等藥。

遂致邪陷心包。神昏肢厥。旋用清絡熱開裏竅之劑。而勢益劇。變成痙證而歿。因謂暑入心包。至危至急。不可救藥。而不知暑風大忌辛溫升散。其初方用葛根。防風。劫耗陰津。遂致熱邪入裏。觀此可見學醫之難。憶道光癸巳仲秋。三弟以瀨。年十五。患伏暑症。初見發熱惡寒頭痛。延同里某醫治之。某醫道負盛名。診視匆劇。誤爲感寒。用桂枝。葛根。防風等藥二劑。而神昏肢冷。余時方自郡城歸。更延茅平齋治之。以爲熱邪入裏。用生地。元參。銀花。連翹。竹葉等味。竟不能痊。人皆歸咎於茅。而不知實誤於某也。并記於此。以明學醫之宜慎焉。

炳章按。暑溫暑風。伏熱在內。皆忌辛溫升散。劫耗陰津。苟誤用之。邪必內陷入裏。非寒在表內無熱之傷寒可比。

錄方

乾霍亂治法

乾霍亂心腹絞痛。欲吐不吐。欲瀉不瀉。俗名絞腸痧。不急救即死。治法宜飲鹽湯探吐。外治刺委中穴亦妙。此證王宇泰證治準繩謂由脾土鬱極不得發。以致火

熱內擾。陰陽不交。而吳鞠通溫病條辨。謂由伏陰與溼相搏。證有陰而無陽。方用蜀椒、附子、乾薑等藥。竊謂乾霍亂亦如溼霍亂。有寒有熱。當審證施治。不得專主熱劑。吳氏書闡發治溫病之法。辨論詳晰。卓然成一家言。惟此論尙局於偏。恐誤來學。特正之。

炳章按。乾霍亂每多挾食挾痰。兼中溫穢。探吐以通其上膈。鍼刺以通其經絡。宣達二便以通下焦之塞。上下內外皆通暢。則病自愈矣。凡陰寒多是綿綿腹痛。暴痛甚少。臨證宜審辨之。

苦參子治休息痢

鴉膽子治休息痢。歛程杏軒文囿醫案。甚稱其功效。用三十粒去殼取仁。外包龍眼肉。搥丸。每晨米湯送下一二服。或三四服即愈。此藥味大苦而寒。力能至大腸曲折之處。搜逐濕熱。本草不載。見於幼幼集成。稱爲至聖丹。即苦參子也。藥肆多有之。吾里名醫張雲寰先生李瀛。亦嘗以此方傳人。吾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藥。以治休息痢。無不應驗。兼治腸風便血。凡熱痢色赤。久不愈者。亦可治。惟虛寒下痢。

忌之。

酒章按、苦參子仁治腸熱便血。及熱痢久不愈。余亦治驗多人。惟余用每次十四粒。龍眼肉七枚。分包吞服。兩服即愈。

蜈蚣入腹

明張冲虛吳縣人。善醫。有道人以竹筒就竈吹火。誤吸蜈蚣入腹。痛不可忍。張碎雞子數枚。令嚼其白。良久痛少定。索生油與嚥。遂大吐。雞子與蜈蚣纏束而下。蓋二物氣類相制。入腹則合爲一也。事見吳縣志。按明江氏瓘名醫類案。亦有一方。云取小豬兒一箇。切斷喉取血。令其人頓飲之。須臾灌以生油一口。其蜈蚣滾在血中吐出。繼與雄黃細研。水調服愈。南方多蜈蚣。且家家用竹筒吹火。嘗有是患。故錄之。

炳章按、江瓘方取小豬兒切斷喉取血。傷生物命。未免殘忍。不如用張冲虛法。方理明切。效驗必確。爲便利也。

青腿牙疳方

咸豐乙卯年。吾邑皇甫湘山上舍岷。患牙齦腫爛。兩腿青脹。其勢甚劇。諸醫不效。烏程溫醉白診之。謂病名青腿牙疳。不必服藥。惟食馬乳可愈。如其言。一月全愈。又一戴姓婦人。病證相同。亦食馬乳得痊。按此證見於御纂醫宗金鑑八十四卷外科門。長洲唐笠山大烈所著醫宜博覽論曾述及之。吾鄉罕有此證。醫家知此者亦鮮矣。

炳章按。青腿牙疳。清初關外發見此症。飲馬乳得愈。故採入醫宗金鑑。近年江浙間亦有之。

目疾祕方

患目赤者。小便時。以指蘸入目中。閉目俟其自乾。日三四次即愈。惟當淨洗手面。以免不潔之咎。此方載醫學綱目。他書不恆見。屢試屢驗。祕方也。又石室祕錄。治目中初起星。用白蒺藜三錢。水煎洗之。日四五次。星即退。此方亦神效。

炳章按。目赤腫痛。用大青葉煎湯飲之。腫赤即退。或鮮野刺莧煎汁飲數次。紅腫亦退。起星者。加木賊草同煎。起雲翳者。加蟬衣同煎服。皆有奇效。

治瘡祕方

餘姚吳蓉峰學博麟書。患膿窠瘡。醫久不痊。後有相識遺一方。云得自名醫。為療瘡第一良藥。如法治之果愈。余於庚戌年患此甚劇。亦以此方得痊。茲錄於左。

廚房倒挂灰塵三錢伏地氣

松香一錢

茜香一錢

花椒一錢

硫磺一錢

蠟蝦蟆一錢

枯礬一錢

蒼朮一錢

白芷一錢

硃砂一錢

右煎共研細末。用雞子一箇中挖一小孔。灌煎其中。紙封固口。置幽火中燉熟。輕去其殼。存衣。再用生豬油和煎搗爛。葛布包之。時擦瘡處。
炳章按。膿窠瘡。發則奇癢。風濕壅毒。生有微生蟲。而作癢。故用硫礬。松香。花椒。燥濕殺蟲之味。而即收效果。

湯火傷方

鏡花緣說部。徵引浩博。所載單方。以之治病輒效。表弟周蓮史太史士炳。為余言

之。因錄其方以備用。余母周太孺人喜施方藥。在台郡時。求者甚衆。道光癸卯夏。有患湯火傷。偏身潰爛。醫治不效。來乞方藥。檢閱是書中。方用秋葵花浸麻油同塗。時秋葵花方盛開。依方治之立愈。乃采花貯油瓶中。以施人。無不應手獲效。
炳章按。湯火傷。用礮灰一兩五錢。清水一小碗。將礮灰投入水中。攪勻澄清。用清灰水取一杯。入桐油一杯。拌打百餘次。則成黃白色。如稠膏。搽於湯火泡處。即乾。屢經試效。

巴劍膏

外伯祖周悠亭先生向潮。兄弟三人。次春波先生躄潛。余外祖也。三葵園先生以清。俱好善樂施。賈人某負逋五百金。貧不能償。焚其券。某感恩次骨。以家傳癰疽秘方相贈。按方製送。獲效甚神。錄之以廣其傳。

仙傳巴劍膏奇方。治發背癰疽疔毒。一切無名腫毒。未成即消。已成即潰。力能箍膿。不至大患。

巴豆五錢去殼

鯽魚兩個重十二兩以上者

商陸切片

漏 蘆二兩

鬧羊花二兩

白 芫切五錢

番木鱉切五錢

蓖麻子三兩

綿紋大黃切三兩

烏羊角二隻

全當歸二兩

兩頭尖雄鼠糞三兩

白 斂切三兩

穿山甲切二兩

黃牛脚爪一兩

猪脚爪一兩

蝦蟆皮乾二兩

川 烏切五錢

草 烏切五錢

蒼耳子四兩

元

參二兩切鼠糞多雄少雌者兩頭圓而無毛雄者頭尖而有毛不可混用蝦蟆乾宜新取其力猛也

右藥入大廣鍋內。用真麻油三觔半。浸三日。熬至各藥焦黑。濾去渣。再熬沸。乃

入後藥。

飛淨血丹廿四兩

用槐柳條不住手攪。熬至滴水成珠。熄火待稍冷。再入後藥。

上肉桂五錢

乳 香四錢 沒 藥四錢

上輕粉四錢

好芸香四錢 去油

此五味俱研極細。徐徐摻入。用銅箸攪勻。待凝冷。覆地上十餘日。火毒退盡。乃

可用。

兩章按。此膏癰疽初起。未成即散。已成即潰。能提毒外出。如陰疽結核。能漸漸

化散。善拔疔毒。兼消流注痰核。誠外科外提內消之要方也。

五聖丹

癩狗毒蛇咬人者多死。方書雖有治法。不甚著效。惟蕭山韓氏所傳五聖丹。獲效如神。救人不可勝數。韓氏惟製藥施送。祕不傳人。鄞拙言司鐸開化。從其同寅汪睦齋學博世鈐處。得此方見示。汪喜錄單方。製藥施人。此方得之於其至戚。乃自韓氏竊得者。汪按方製藥。以拯人。無不應手取效。因錄之以廣其傳。

上號當門子一錢 梅花冰片一錢

火 硝三分

上號腰面雄黃一錢

九製爐甘石一錢

右藥共研細末。男左女右。用竹挖耳點近鼻處大眼角七次。隔一日再點七次。再隔一日。又點七次。雖重傷者自愈。若犬咬至二十日外者。亦不治。若用藥後。誤喫羊肉。用藥再治。遲至二十日外者。亦不治。宜忌羊肉發物四十九日。兼治痧症悶死。時疫傷寒。癍發不出者。亦用此藥點眼角。男左女右。

炳章按。類此之方。及用量多寡不同者甚多。余彙錄瘦狗傷補編內。宜互相參

考。杭胡慶餘堂。前董雪巖先生。名此方曰龍虎化毒丹。有龍虎二字。化寫符籙。焚化入藥。又一法也。

沈嫗傳方

單方之佳者。不必出自方書。往往有鄉曲相傳。以之治病。應手取效者。吳江沈嫗。服役余家。曾傳數方。試之皆效。備錄之。痔瘡。用皮硝煎湯。乘熱熏洗。此方治熱毒皆效。小兒雪口瘡。馬蘭頭汁擦之。眼癬。大盃幕布。以晚米糠置布。燃糠有汗。滴盃取抹患處。

炳章按。痔瘡未潰前。不論內外痔。用鮮土牛膝連根葉。搗碎煎湯。乘熱先熏後洗。甚效。屢經試驗。

許秀山傳方

臨海許秀山布衣保。喜種花。尤愛蘭菊。種多至百餘。每至花時。五色繽紛。先君子恆從乞種。因書聯以贈云。噉淡飯。著粗衣。眷屬團圓終歲樂。伴幽蘭。對佳菊。花枝

爛熳滿庭芳。又題其琴鶴圖云。流俗不可侶。伴身惟鶴琴。山空涼月皎。亭古綠陰深。雙翻有仙骨。七絃皆道心。幽居愜真賞。長此滌塵襟。許精於醫。爲人診病不計酬金。曾傳余秘方。試之皆效。附錄之以濟世。治頭風。用頭風膏藥。入草烏末少許。貼之。治牙痛。用北細辛五錢。薄荷五錢。樟腦一錢五分。置銅鍋中。上覆小碗。紙糊泥封。勿通氣。煖火熏之。令藥氣上升至小碗。取塗痛處。治刀傷久爛。用生糯米於清明前。一日一換水。浸至穀雨日。曬乾。研末敷之。治火燒傷方。雞子煮熟。去白取黃。猪油去膜。二味等分。搗勻抹之。

炳章按。治牙痛方。蟲牙痛最效。風火牙痛。亦可治之。虛火上炎牙痛。牙根浮長。外肉不腫。外塗無效。宜玉女煎。

家傳單方

單方之神驗者。可爲世寶。余家傳有數方。屢試屢效。濟人多矣。恐久而失傳。特誌之。刀傷。用苧葉末。糝之。端午夏至日各採等分。晒乾俟霜降日磨末。受溼氣爛腿。用松香不拘數。置釜中。用水慢火煮。以焚一炷香爲度。取出松香。取出松香入冷水中。屢帶換水再煮。如此方能凝結。否則屢帶換水再煮。如此

換入次水。煮八炷香時候。松香之毒始盡。研極細末。入猪油搗爛調勻。用隔紙膏攤之。其法以長薄油紙。摺成兩方塊。一面鑿滿鍼孔。一面攤藥。將兩面合攏。藥摺在裏面。以鑿鍼一面。向患處貼上。線圍扎之。勿著水。有脂流出自愈。一切疥瘡。用檳榔。木驚子。穿山甲。血餘。雄黃。硃砂。黑砒。大風子肉。各二錢五分。研極細末。入土硫黃七兩五錢。煮烱爲錠。菜油磨搽。日三次。牙縫出血。名牙紅。用元明粉。研細末。糝之。一切無名腫毒。用鮮桑枝。火熬患處熏之。小兒頭爛。名染瘡頭。用銅青一錢。瀝青一錢。松香一錢。蓖麻子肉四錢。同搗爛。以布一方。如染瘡頭大。攤藥包患處。跌打損傷。用冬瓜子炒研細末。溫酒沖服三錢。日二次。

煎章按。松香製入次治濕瘡。醫宗金鑑外科類。有九製松香膏法。加葱同製。宜參攷之。

禁咒治病法

禁咒治病。自古有之。往往文義不甚雅馴。而獲效甚奇。殆不可以理測。余內人之乳母顧嫗。其父曾習祝由科。傳有二咒甚驗。一治蜈蚣螫咒云。止見土地神知。

載靈。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治法。以右手按螫處。一氣念咒七遍。卽揮手作撮去之狀。頃刻痛止。一治蛇纏咒云。天蛇蛇。地蛇蛇。騰青地扁烏梢蛇。三十六蛇。七十二蛇。蛇出蛇進。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勅。凡人影爲蛇所啄。腰生赤瘰。痛癢延至心。則不可救。名蛇纏。亦名纏身龍。治法。以右手持稻榦一枝。其長與腰圍同。向患處一氣念咒七遍。卽揮臂置稻榦門檻上。刀斷爲七焚之。其患立愈。又治蜈蚣螫方。急以手向花枝下泥。書田字。勿令人見。取其泥。向螫處擦之。卽愈。類章按。祝由符籙治病。發原於上古。精其業者。湖南人爲最多。祇能溫飽。不能藉此斂錢置產。故操此業者。多是遊方謀食。無資產者流。如截瘡符。骨鯁符。余目覩亦有效。

油污衣方

油污衣。麵塗法最佳。用生麥粉入冷水調勻。厚塗污處。越宿乾透。以百沸熱湯和皂角洗之。油化無迹。

宜忌

食忌

醫書所載食忌。有無藥可解者。錄以示戒。痧症腹痛。誤服生薑湯。疔瘡誤服火麻花。骨蒸似怯症。誤服生地黃。青筋脹。腳腫。誤認爲陰症投藥。渴極思水。誤飲花瓶內水。驢肉荊芥同食。茅檐水滴肉上食之。食三足髓。銷饌過。荆林食之。老雞食百足蟲有毒。誤食之。蛇虺涎毒。暗入飲饌食之。炳章按。食毒甚多。此其一斑耳。如徐忠可註金匱要略卷二十四五。及解毒編。食物本草等書。如二物相合。有畏惡相反者。如動物異於常態者。苟誤食之。輕則增病。重則中毒而死。有司命之責者。宜注意及之。

藥忌

吳江徐靈胎徵君大椿。謂醫藥爲人命所關。較他事尤宜敬慎。今乃眩奇立異。欲駭愚人耳目。將古人精思妙法。反全然不考。其弊何所底止。略舉數端。以示儆戒。人中黃。腸胃熱毒。偶有用入丸散者。今入煎人。中白。是以歸并。灌人。若煎服。鹿茸。麋

茸。俱入丸藥外。症痘。症偶入煎藥。又古方以治河車、臍帶。補腎丸藥。偶用今煎。血寒久痢。今人以治熱毒。時痢。腐腸而死。治小兒死。陽明熱毒。蚯蚓。症。症。冲。已。屬。用。數。條。腸。代。之。蚌。水。今。人。用。一。碗。半。碗。以。治。小。兒。死。者。入。九。條。酒。冲。已。屬。不。典。今。用。三。四。十。條。蜈。蚣。蟻。蟻。子。胡。蜂。死。間。有。不。死。者。俸。耳。石。決。明。磨。眼。光。大。毒。大。寒。服。者。多。死。蜈。蚣。蟻。蟻。子。胡。蜂。死。間。有。不。死。者。俸。耳。石。決。明。磨。眼。光。鹽。水。煮。入。末。藥。今。亦。以。白。螺。殼。煎。劑。其。味。何。在。雞。子。黃。此。少。陰。不。寐。引。經。燕。窩。此。法。入。一。切。煎。劑。何。義。白。螺。殼。煎。劑。其。味。何。在。雞。子。黃。此。少。陰。不。寐。引。經。燕。窩。海。參。淡。菜。鹿。筋。丑。筋。魚。肚。鹿。尾。酒。方。可。入。口。今。入。藥。劑。必。須。洗。侵。極。淨。加。以。薑。椒。菴。嘔。醋。炒。半。夏。醋。煨。赭。石。麻。油。炒。半。夏。皆。能。傷。肺。令。橘。白。橘。內。筋。荷。葉。邊。枇。杷。露。查。核。扁。豆。殼。此。皆。方。書。所。棄。今。余。按。徐。氏。所。指。誠。切。中。要。害。惟。海。參。淡。食。最。能。益。人。嘗。有。食。之。終。身。而。康。強。登。上。壽。者。惟。不。宜。與。熟。地。等。藥。同。煎。耳。又。枇。杷。露。治。肺。熱。咳。嗽。獲。效。頗。速。似。不。當。在。屏。棄。之。列。

炳章按。如人中白必先漂出臭氣。火煨用入煎劑。治口疳牙疳。頗有效。石決明鎮肝陽亦頗效。惟毒性蟲類。應當禁入湯劑為妥。

錫

臨海洪僉事若臯南沙文集。謂方書金銀玉石銅鐵。俱可入湯藥。惟錫不入。間用

鉛粉亦與錫異。錫白而鉛黑。且須鍛作丹粉用之。明名醫戴元禮嘗至京。聞一醫家術甚高。治病無效。親往觀之。見其迎求溢戶。酬應不暇。偶一求藥者。既去。進而告之曰。臨煎時加錫一塊。元禮心異之。叩其故。曰。此古方爾。殊不知古方乃錫字。錫即今糯米所煎糖也。嗟乎。今之庸醫。妄謂熟譜古方。大抵皆不辨錫錫類耳。余謂今之庸醫。不特未識古方也。即尋常藥品。亦不能辨其名。有書新會皮作會皮。蓋不知新會是地名也。有書撫芎作撫川芎。蓋不知川與撫爲二地也。此皆余所目見者。

煎章按。古方之錫。即今飴糖。用大麥芽或糯米蒸成之。調補胃氣。如小建中湯所用。即是物也。

常食之物

醫家謂棗百益一損。梨百損一益。韭與茶亦然。余謂人所常食之物。凡和平之品。如參、苓、蓮子、龍眼等。皆百益一損也。凡峻削之品。如檳榔、豆蔻仁、煙草、酒等。皆百損一益也。有益無損者。惟五穀。至於鴉片煙之有損無益。人皆知之。而嗜之者日

衆亦可憫矣。

炳章按、梨性寒液足。脾腎虛寒之體。多食則腹痛便澹。便是損也。若陰虛火旺。乾咳無痰食之。則能潤肺化痰。清火滋燥。乃益也。

饑飢餓解

穀不熟爲饑。腹不實爲飢。飢之甚爲餓。饑飢古異義。後人通用誤也。

炳章按、又有菜不熟爲饑。近人饑饑亦合用。爲穀菜俱不熟可也。其義如此。

博物

麒麟

明史外國貢麒麟者甚多。阿丹國麒麟。前足高九尺。後六尺。頸長丈六尺。有二短角。牛尾鹿身。按爾雅釋獸。麇麇身牛尾。一角。注云。角頭有肉。京房傳云。麟麇身牛尾。馬蹄。有五彩。腹下黃。高丈二。明史所言頸長如此。未見古書。且不言一角有肉。疑是別種。非真麒麟。

類章按野語云。順治辛卯山西平定州牛產麒麟。徧體肉鱗。有光。四足有甲。康熙十七年。江西袁州牛產麒麟。康熙二十八年。餘姚北鄉胡氏牛產麒麟。居易錄云。烏山胡氏有牛產一麟。狼項馬足。麕身牛尾。徧體肉鱗。金紫相差云。

塵角解

時憲書十一月。改麕角爲塵角解。始於乾隆戊子年。高宗純皇帝。以爲木蘭之鹿。吉林之麕。角皆解於夏。惟塵角解於冬。曾於南苑驗之。特正其訛。又命時憲書紀年。仍增注六十一歲。至百二十歲。使花甲環周。益綿壽世之慶。蓋始於乾隆辛卯年云。

類章按塵產遼東寧古塔各地。頭似鹿。脚似牛。尾似驢。背似駱駝。從全體觀之。無一所似。故北人俗呼四不像。體大如小牛。毛淡褐。背稍濃。腹漸淡。角質堅。扁平而闊。瑩潔有紋理。表面有凸凹。角基甚厚。從幹分兩叉。一向外。一向後。足頗大。蹄較小。體長。除尾七尺二三寸。性似鹿。常慢走。食植物。馳驅時比馬尤速。每年五月產子。孕期八月。解角於長至節。長尾可爲拂塵。此辨塵之形態也。

鼠

爾雅隸鼠於釋獸。以四足而毛。謂之獸也。埤雅隸鼠於釋蟲。以其爲穴。蟲之長也。鼠之種。見於爾雅者十有四。有同名而異種者爲鼯鼠。一在寓屬。一在鼠屬。有與鳥同穴者爲鼯。至釋鳥之鼯鼠。釋蟲之鼠。則與寓屬之鼯鼠。皆名鼠。而實非鼠矣。

烟章按。雲南有香鼠。形似鼠。長僅寸許。周爍園云。密縣西山中有香鼠。較凡鼠小。死則有異香。蓋山中之鼠多食香草。亦麝之有香臍也。山中人捕之。筐箬中。經年香氣不散。桂海志云。香鼠小如指。摩穴於桂中。行地上。疾如激箭。治疔甚效。亦鼠之異類也。

猴經

藥物中有猴經。乃牝猴天癸。治婦女經閉神效。李心衡金川鎖記云。獨松汛之正地。溝山高。箐密。巖洞中。猴猱充。土人攀懸而上。尋取所謂猴經者。赴肆貿易。多

至百觔。此可以補諸家本草之闕。

炳章按。猴經一名申紅。拾遺云。深山羣猴聚處極多。覓者每於草間得之。色紫黑成塊。夾細草屑云。是母猴月水乾血也。產廣西者良。治乾血勞甚效。

鱒魚

爾雅。鰕當作魷。郭璞注。今江東呼最大長三尺者爲當魷。邵氏正義。謂卽鱒魚。杭州鱒初出時。豪貴爭以餉遺。價甚貴。寒窶不得食也。凡賓筵。魚例處後。獨鱒先登。胡書農學士詩云。銀光華宴催登早。鯉味寒家餽到遲。體物殊切。

炳章按。鱒魚鱗取後不落。陰乾。凡遇疔瘡。取鱗貼疔上。外膏藥蓋貼入時許。疔黏鱗上。能拔出之。亦奇方也。

蠶嫂

蠶嫂音嬰搜。蟲名。玉篇曰。蛛。博雅曰。踦。昌黎詩。蜿垣亂蛛垣。卽此。吾鄉俗呼爲絡蛛。二鬚多足。狀如小蜈蚣。而體較短闊。匿居隱處。溺射人影。令人生瘡。如熱

癩而大。身作寒熱。千金方法。畫地作蠮螋形。以刀細取腹中土。以唾和塗之。再塗即愈。近又傳一方云。入夜以燈照生瘡處之影於壁。百滾湯澆之即愈。此皆以影治影之法。氣類相感。抑何奇耶。

炳章按此等療法皆屬心理療法。如祝由科之類歟。然用之亦多奇效。合之科學實質。咸謂玄學邪說矣。

蒼耳子蟲

蒼耳子草。夏秋之交。陰雨後梗中霉爛生蟲。取就熏爐上烘乾。藏小竹筒內。隨身攜帶。或藏錫瓶氣患疔毒者。以蟲研細末。置治疔膏藥上貼之。一宿疔即拔出而愈。貼時須先以樹余在台州。僕周錦種之盈畦。取蟲救人。屢著神效。比在杭郡學舍。微搗疔頭。出以樹余在台州。僕周錦種之盈畦。取蟲救人。屢著神效。比在杭郡學舍。旁。蒼耳草蟲甚多。以療疔毒。無不獲效。同邑友人鄭拙言學博鳳鏘。攜至開化。亦救治數人。彼地無蒼耳草。書來索種以傳。又青蒿蟲。治小兒驚風最靈。余孫榮霖。曾賴此得生。此二方皆見本草綱目。而世罕知其效。特誌之。青蒿蟲亦在梗中。焙乾研末。和燈心灰。湯下。

炳章按蒼耳蟲。不獨治疥瘡有特效。凡陽癰紅腫已成膿。以此蟲一條。放於瘡頂。外用清涼膏蓋貼八小時。毒即咬通。余常於八九月採取。用麻油浸藏備用。可代刀鍼。真奇效也。

子不蟲

杭城水濁。人家皆接天泉水用之。日久往往生子不蟲。以齋雜著。謂自天明至日未入接者為陽。日沒至鷄鳴前接者為陰。陰陽水。各自為盜。孤陰不生。獨陽不長。自無子不蟲之患。涇縣胡子暉子貫附言。亦云午前之雨屬陽。午後之雨屬陰。獨陽之水。取養金魚子。不生蟲蠶。

炳章按。天泉水生子不。有因積蓄日久。或水分不潔而生為多。凡久晴初雨之水。必有屋上積塵沖下。應接出缸外。待後落之清淨水。接置缸中。水缸底濁。常用吸筒吸出。使水清潔。自無此弊。

檳榔

醫書檳榔治瘴。川廣人皆喜食之。近則他處亦皆效尤。不知其性沈降。破洩真氣。耗損既久。一旦病作不治。莫識受害之由。嗜之者終無所警也。余按宋周去非嶺外代答有云。川廣人皆食檳榔。食久頃刻不可無之。無則口舌無味。氣乃穢濁。嘗與一醫論其故。曰檳榔能降氣。亦能耗氣。肺爲氣府。居膈上。爲華蓋。以掩腹中之穢。久食檳榔。則肺縮不能掩。故穢氣升聞於輔頰之間。常欲噉檳榔以降氣。實無益於瘴。彼病瘴紛然。非不食檳榔也。此論檳榔之害。最爲切要。知非特無瘴之地不可食也。嗜檳榔者其鑒之。

炳章按檳榔種類甚多。有大白檳榔。海南檳榔。雞心檳榔。棗兒檳榔。閩粵人所嗜食檳榔。乃棗兒檳榔。或鮮檳榔。其味濇。其性消滯殺蟲。如小兒腹內有蟲。用檳榔棗黑棗食之。則蟲瀉下。然此消補並施法也。

構李

嘉興本構李地。所產李。卽以是爲名。色紅肉脆。而味絕鮮。吾郡果品。以此爲最。惜不可多得。皮有爪痕。相傳爲西施所搯。此殆飾說耳。而文人賦構李者必及之。如

朱竹垞賦云。傳諸故老。一事矜奇。遇入吳之西子。臙脂之匯舟移。經纖指之一搯。量心賞之在斯。何造物之工巧兮。化千億於來茲。雖彼美之云亡兮。髣髴若或覩之。金學博介復詩云。此邦書越絕。彼美憶西施。指點痕如捻。流傳事不疑。沈明經翼詩云。爪痕千古在。入市合輸錢。皆指此也。

炳章按。構李爲嘉興地名。亦爲嘉興特產嘉品。故前哲有構李譜之輯。亦誌其異而且珍也。

火浣布鳳首木火油

凡物遇火則焚。而火浣布、鳳首木等。獨得火不焦。又火油得火焰彌盛。錢武肅王嘗用以勝淮師。

自然氣化

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人則易齒。此自然之氣化也。

炳章按。物理之變易。往往有難以常理解者。如鯨魚變鹿。以魚變獸。又如田鼠

化爲鷲。鷹化爲鳩。腐草爲螢。雀入大水爲蛤。雉入大水爲蜃。載在曆書。皆非常人所可察也。

鬚髮早白

氣血衰則鬚髮易白。每於此徵年祚焉。余觀晉書王彪之傳云。年二十。鬚髮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而官至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卒年七十三。此殆異稟。不可以常情測矣。又宋杜祁公衍。年過四十。鬚髮盡白。卒年八十。

炳章按。少年勤學。及操勞過度。血氣耗傷。則鬚髮早白。此因營養不足。色素不榮。鬚髮其白必乾燥。無光澤。若具有異稟。鬚髮早白。其白如銀絲。而有光澤。必面現紅色。聲如洪鐘。清而且長。所謂童顏鶴髮。爲長壽富貴之徵。如晉王彪。宋杜祁公衍之類歟。

冷廬醫話補編終

冷廬醫話補編 博物 續纂 早白



曹炳章主編
中國醫學大學
冷廬醫話

全二冊 實價國幣肆角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一月初版

原著者 清·陸定圃

發行人 沈駿聲
上海北福苑路三三二號

印刷者 大東書局
上海北福苑路三三二號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福州路三一〇號

分發所
開封 安慶 常州 無錫 信陽
南京 北平 天津 濟陽 河安
徐州 濟南 漢口 梧州 重慶
徐州 廣州 衡陽 哈爾濱
大東書局

(本 書 校 對 者 朱 晉 材)

